

胡適留學日記一

胡適自題



胡適留學日記

第一冊

胡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重印自序

這十七卷「留學日記」原來題作「藏暉室劄記」民國二十八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會排印發行，有民國二十五年我寫的自序，說明這七年的日記保存和付印的經過。這書出版的時候，中國沿海沿江的大都會都已淪陷了，在淪陷的地域裏我的書都成了絕對禁賣的書。珍珠港事件之後，內地的交通完全斷絕了，這部日記更無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國之後，有些朋友勸我重印這部書。後來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這件事現在辦好了，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

我向來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齋做書名的舊習慣，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這個法子可以節省別人的腦力，也可以免除後

人考訂「室名」「齋名」的麻煩。「藏暉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約自己的一個室名。在日記第十一卷的開始，我曾說：「此冊以後，吾劄記皆名『胡適劄記』，不復仍舊名矣。」民國初年，我的朋友許怡蓀摘鈔我的日記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曾用「藏暉室劄記」的標題。後來我允許亞東圖書館印行全部日記的時候，因為紀念一個死友的情感關係，我就沿用了「藏暉室劄記」的名目。現在回想起來，我頗懊悔這件太牽就舊習慣的舉動，所以我現在決定改用「胡適留學日記」的標題。

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這幾十萬字，用力很勤苦，錯誤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對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錯誤。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胡適記于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自序

這十七卷劄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裏印出的劄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爲北田 Northfield 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

闕。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劄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劄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爲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爲我的好朋友許怡孫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劄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孫，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因此我對於這種劄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無論怎麼忙，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劄記，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我從自己經驗裏得到一個道理，會用英文寫出來：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

sions.

譯成中國話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試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學生對於『儒教』大概都有一點認識。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儒教是什麼』，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你拿起筆來起草，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必須查書，必須引用材料，必須追溯儒教演變的歷史。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然後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揮出來，成爲一篇有條理的講演。你經過這一番『表現』或『發揮』(expression)之後，那些空泛的印象變着實了，模糊的認識變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識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麼』了。

這種工作是求知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劄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劄記是爲自己的了解的；談話，討論，寫信，是求一個朋友的了解的；演說，發表文章，是求一羣人的了解的。這都是『發揮』，都有幫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爲我相信劄記有這種功用，所以我常用劄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時我和朋友談論一個問題，或通信，或面談，我往往把談論的大概寫在劄記裏，或把通信的大要摘鈔在劄記裏。有時候，我自己想一個問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驟，結論，都寫出來，記在劄記裏。例如我自己研究詩三百篇裏「言」字的文法，讀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始大悟」，「言」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爾」「汝」「吾」「我」等字，隨筆記出研究的結果，後來就用劄記的材料，寫成我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義，非戰主義，不抵抗主義，文學革命的見解，宗教信仰的演變，都隨時記在劄記裏，這些劄記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

我寫這一大段話，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爲什麼在百忙的學生生活裏那樣起勁寫劄記。

我開始寫劄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吾豈敢」（卷三首頁）。但我現在回看這些劄

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烟，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烟，時時戒烟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信徒；記他在一個時期裏常常發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會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辨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裏我要指出，劄記裏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劄記裏。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劄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佔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

『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劄記的體例最適宜於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劄記裏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這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了。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我後來完全不信任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諱我曾有一次『自願爲耶穌信徒』。我後來很攻擊中國舊家庭社會的制度了，但我不刪削我當年曾發憤要著一部『中國社會風俗真詮』。『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得失』（頁一〇三）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的和平論了，但我完全保存了劄記裏我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許多理論。這裏而有許多少年人的自喜，誇大，野心，夢想，我也完全不曾刪去。這樣赤裸裸的記載，至少可以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歷史。

因爲這一點真實性，我覺得這十幾卷劄記也許還值得別人的一讀。所以此書印行的

請求，我拒絕了二十年，現在終於應允了。

整理這一大批劄記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呂用力最多最勤（劄記的分條題目，差不多全是希呂擬的），我要特別致謝。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的鈔寫，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謝的。

最後，我用十分謝意把這部劄記獻給我的死友許怡蓀。他在二十年前曾摘鈔『藏暉室劄記』在新青年上陸續登載。這部劄記本來是爲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在太平洋上總統柯立芝船裏。

目錄

卷一

日記……………一—六

卷二

日記……………七—一五六

卷三

國家與世界……………一—三

道德觀念之變遷……………一—四〇

第一次主議事席……………一—四二

『博學鐵匠』巴立特……………一—四三

雜誌之有益……………一—四四

中國似中古歐洲？……………一—四三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一—四四

讀 Synge 短劇……………一—四五

讀嘉富爾傳……………一—四六

胡彬夏女士……………一—四六

苦學生……………一—四六

讀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一—四七

西文詩歌甚少全篇一韻……………一—四七

論紐約省長色爾叟被劾去位……………一—四八

五十年來黑人之進步……………一—四九

論語譯本……………一—五一

假期中之消遣……………一—五一

耶穌誕日詩……………一—五二

托爾斯泰臨終時事	一五三
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	一五四
燈謎三則	一五五
叔永歲莫雜感詩	一五五
大雪放歌和叔永	一五六
孔教問題	一五七
康南耳大學費用	一六〇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	一六三
倫敦一塊地三百六十年中增價四千倍	一六三
湘省一年之留學費	一六四
友人勸戒吸紙煙	一六五
但怒剛死事情形	一六六
鮑希參天折	一六六
今日吾國急需之三術	一六七
我之自省	一六七
我所關心之問題	一六七

演說吾國婚制	一六八
美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	一六八
『宗教之比較研究』講演	一六九
壁上格言	一七一
借一千，還十萬	一七三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	一七三
樂觀主義	一七五
裴倫哀希臘歌	一七七
記白里而之社會名劇『梅毒』	一九二
綺色作城公民議會旁聽記	一九八
郊天祀孔	一九九
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	一九九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	一九九
英國布商之言	二〇〇
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證據	二〇〇
應桂馨死矣	二〇二

死矣趙秉鈞……………三三

雜俎三則……………三三

美國有色人種之大官……………三三

卷四

養家……………三五

母之愛……………三五

言字……………三六

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六

雪消記所見並楊任二君和詩……………三六

學生會之哲學教育羣學委員會……………三七

四人研究中國學問之心得……………三八

入春又雪因和前詩……………三八

請得畢業助學金……………三六

美國禁酒……………三九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三五

初次作臨時演說……………三〇

趙元任胡達同時得兩種學會榮譽……………三一

歐美有一種『剪報』營業……………三一

『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三一

赴白博士夫婦家宴……………三五

卸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三五

在世界會演說『世界和平與種族界限』……………三六

趙元任作曲……………三六

叔永作卽事一律案和……………三六

山谷詩名句……………三八

論律詩……………三八

杏佛和前韻……………四〇

吾國人無論理觀念……………四一

張希古亡故……………四一

春朝一律並任楊二君和詩……………四二

山谷之三句轉韻體詩……………四四

叔永贈傅有周歸國余亦和一章贈行	二四四
記曆	二四五
春秋爲全世界紀年最古之書	二四七
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	二四八
題室中讀書圖分寄 <u>萬臣近仁冬秀</u>	二四八
得家中照片題詩	二四九
圖畫週報中余之照片	二五〇
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	二五〇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	二五三
思家	二五五
遊 <u>英菲兒瀑</u> 泉山三十八韻	二五五
記本校畢業式	二五七
觀西方婚禮	二六一
科學社之發起	二六三
黃監督不准學生暑期上課	二六五
奧太子 <u>飛的難</u> 死於暗殺	二六五

余之書癖	二六六
積財不善用，如高臥積薪之上	二六七
提倡禁煙	二六七
綺色佳城公民會議第二次旁聽記	二六八
統一讀音法	二七〇
讀 <u>愛茂生劄記</u>	二八〇
舊約 <u>驚斯傳</u> 與法國 <u>米耐名畫</u>	二八一
劄記	二八二
伊里沙白朝戲台上情形	二八三
讀老子「三十幅共一轂」	二八五

卷 五

自殺篇	二八七
愛迪生拜 <u>蜜蜂</u> 做老師	二八九
勉冬秀	二九〇
時事畫四十五幅	二九〇

美國亦有求雨之舉	二九八
美國駐希臘公使義憤棄官	二九九
錄舊約以斯拉一節	二九九
威爾遜與羅斯福演說之大旨	三〇〇
威爾遜	三〇〇
哀希臘歌譯稿	三〇二
乘桴歸來圖	三〇三
記興趣(Interest)	三〇四
利用光陰	三〇五
讀書會	三〇五
讀東方未明	三〇六
歐洲幾個『問題劇』鉅子	三〇六
諾貝爾獎金	三〇七
讀織工	三〇九
戒紙煙	三二〇
『遺傳』說	三二一

讀懶表	三一
印度無族姓之制	三一
瑪志尼語	三二
兩處演說	三二
錄怡潔來書	三三
撰特勞『吾鄰』之界說	三三
師友匡正	三四
『是』與『非』	三五
遊活鏗谷記	三五
赫僕特滿所著劇之長處	三七
標點符號釋例	三八
法律之弊	三三
讀夢劇	三三
往聽維廉斯歌曲	三三
解兒司誤讀漢文	三三
記歐洲大戰禍	三四

客來附之愛國說……………三三

讀海姐傳……………三三

叔永活饜谷遊記……………三三

誰氏之書……………三四

答某夫人問傳道……………三四

卷六

悉爾演說歐戰原因……………三七

蔣生論歐戰影響……………三七

讀君武先生詩稿……………三八

刺殺奧皇嗣之刺客……………三九

記奧匈人種……………三九

本校夏課學生人數……………四〇

送許肇南歸國……………四〇

頌先節……………四一

青島歸誰……………四二

赴肯勿演說……………三四三

一個模範家庭……………三四三

還我青島，日非無利……………三四三

日英盟約……………三四四

聖安廟記……………三四六

裴厄司十世死矣……………三五二

讀老子(二)……………三五二

神滅論與神不滅論……………三五六

叔永送肇南斷句……………三六二

日德宣戰……………三六二

歐戰之罪魁禍首……………三六二

征人臨別圖……………三六二

都德短篇小說……………三六三

裴頠崇有論……………三六三

范縝因果論……………三六四

哲學系統……………三六五

近仁來詩……………三六八

稟父行……………三六八

亞北特之自敘……………三六九

俄之仁政……………三七二

波士頓遊記……………三七二

再論無後……………四〇〇

朝鮮文字母……………四〇二

卷七

傳記文學……………四〇五

遷居……………四〇八

海外送歸人圖……………四〇九

木爾門教派……………四〇九

耶穌之容忍精神……………四二〇

錄新約文兩節……………四二二

征人別婦圖……………四三三

悼鄭仲誠……………四三二

赴亥叟先生之喪……………四三四

家書屢爲人偷拆……………四三七

韋蓮司女士之狂狷……………四三六

惜別……………四三九

羅斯福演說……………四三九

紐約美術院中之中國名畫……………四三一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四三一

『一致』之義……………四三七

讀葛令倫理學發凡與我之印證……………四三八

周詒春君過美之演說……………四三九

李鴻章自傳……………四四〇

演說之道……………四四〇

近世不婚之偉人……………四四一

『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四四二

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話……………四四三

理想貴有統系	四三五
吾國「月中玉兔」之神話	四三五
法人剛多賽與英人毛萊之名言	四三七
西人所著之中國詞典	四四九
說文內典名字	四五〇
所謂愛國協約	四五三
讀十字架之真諦後寄著者書	四五四
備作宗教史參考之兩篇呈文	四五六
專精與博學	四六一
拒虎進狼	四六三
西人骨肉之愛	四六三
秋柳	四六四
讀英譯本漢宮秋	四六六
記「辟克爾克」	四六六
袁氏尊孔令	四六六
劉仲燾病歿	四七〇

讀“David Harum”	四七〇
世界大同之障礙	四七〇
讀墨子	四七一
得耦之道	四七一
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	四七二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出處	四七三
猶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四七四
譯詩經木瓜詩一章	四七五
墨茨博士	四七六
毛萊子爵	四七七
節錄威爾遜訓詞	四八〇
歌德之鎮靜工夫	四八四
再與節克生君書稿	四八五
卷八	
論充足的國防	四八九

金仲潘來書	四九三
海外之家人骨肉	四九四
讀戲劇七種	四九五
世界會十週紀念，詩以祝之	四九六
告馬斯詩	五〇二
世界學生總會年會雜記	五〇四
善於施財之富翁	五〇一
裴立先生對余前二詩之指正	五〇二
記世界會十年祝典	五〇三
再遊波士頓記	五〇五
羅斯福昔日之言	五〇六
英日在遠東之地位	五〇七
C. W. 論男女交際之禮	五〇八
爲學要能廣大又能高深	五〇九
加藤演說遠東問題	五一〇
本校學生的文學團體	五一〇

李鴻章自傳果出僞託	五四〇
矛盾	五四一
戰時新婦	五四二
室中攝影兩幀	五四三
記新聞兩則	五四四
裴倫論文字之力量	五四五
與善耳君一段文字因緣	五四六
本趙耳寄贈飛瀑冬景影片	五四七
四方學者勇於改過	五四八
詩貴有真	五四九
三句轉韻體詩	五五〇
羅素論戰爭	五五一
荒謬之論	五五二
紐約旅行記	五五三

卷九

自課.....	五六三
國立大學之重要.....	五六五
寫生文字之進化.....	五六六
救國在『執事者各司其事』.....	五六七
婉而譎之樂觀語.....	五六八
范鴻仙.....	五六八
蔣翊武.....	五六九
海外學子之救國運動.....	五六九
爲祖國辯護之兩封信.....	五七〇
投書的影響.....	五七五
致張亦農書.....	五七七
塔虎脫演說.....	五七七
吾國各省之歲出.....	五七九
致 The Post-Standard (Syracuse) 書.....	五八〇
往見塔虎脫.....	五八一
韓人金鉉九之苦學.....	五八二

可敬愛之丁讀學生.....	五八二
紐約公共藏書樓.....	五八三
理想中之藏書樓.....	五八三
夢想與理想.....	五八四
貝爾博士逸事.....	五八六
睡美人歌.....	五八七
告馬斯詩重改稿.....	五八九
致留學界公函.....	五九一
吾國之歲出歲入.....	五九六
星期日之演說詞.....	五九八
誤刪了幾個『？』.....	六〇三
一九一四年紐約一省之選舉用費.....	六〇三
日本要求二十一條全文.....	六〇五
墓門行.....	六一〇
莎士比亞劇本中婦女之地位.....	六一三
陸軍用稿.....	六一三

致留學界公函發表後之反應	六三三
赴尼格拉縣農會演說	六三三
霧中望落日	六三四
火車中小兒	六三四
黃興等通電	六三五
老樹行	六三八
立異	六三〇
得冬秀書	六三〇
書懷	六三二
留日學界之日本觀	六三二
抵制日貨	六三三
致 Itaca Daily News 書	六三三
遠東戰雲	六三五
五月六日晨之感想	六三五
東西人士迎新思想之不同	六六六
章女士	六六七

讀 Aucassin and Nicolette	六三九
讀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六三八
觀 Forbes-Robertson 演劇	六三八
又作馮婦	六三九
日人果真悔悟乎	六三九
月報編輯選舉	六三六
威爾遜演說詞	六三六
哀白特生夫人	六四五
藹城演說	六四六
第九號家書	六四七
都德短篇小說	六四八
讀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六四八
狄女士論俄美大學生	六四九
美人不及俄人愛自由	六四九
報紙文字貴簡要達意	六五〇
讀梁任公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	六五〇

吾之擇業	六五三
致 C. W. 書	六五四
墓門行之作者	六五五
東方交易	六五五
兩個最可敬的同學	六五六
英國哲學家鮑生葵之言	六五七
日本議會中在野黨攻擊政府	六五八
美國男女交際不自由	六五八
秦少游詞	六五九
詞乃詩之進化	六六〇
陳同甫詞	六六一
劉過詞不拘音韻	六六二
山谷詞帶土音	六六二
整庭芳	六六七

讀獵人	六六七
日與德開戰之近因	六六八
揚任詩句	六七〇
記國際政策討論會	六七〇
記農家夏季「辟克匿克」	六八四
盛名非偶然可得	六八五
思遷居	六八五
再記木爾門教派	六八六
讀托爾斯泰安娜傳	六九一
題歐戰諷刺畫	六九三
遊凱約嘉湖攝影	七〇一
夜過紐約港	七〇一
克鸞達兒軼事	七〇三
歐美學生與中國學生	七〇三
節錄王臨川集三則	七〇三
讀墨子及公孫龍子	七〇三

卷 十

『今別離』	七〇五
婦女參政運動	七〇七
讀 <u>小人及辟邪符</u>	七〇九
論句讀及文字符號節目	七一九
馴鼠	七二四
<u>水調歌頭</u> 今別離	七二五
讀詞偶得	七二五
讀白居易與元九書	七三一
讀香山詩瑣記	七三八
劉記不記哲學之故	七三〇
老子是否主權許	七三〇

卷十一

『時』與『間』有別	七三七
論『文學』	七三七
論袁世凱符節帝	七四一
臨江仙	七四九
『破』號	七四九
『證』與『據』之別	七五二
與佐治君夜談	七五三
將往哥倫比亞大學叔永以詩贈別	七五三
美國公共藏書樓之費用	七五五
凱約嘉湖上幾個別墅	七五八
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七五八
瘦琴女士	七六四
百字令 吾母輓白特生夫人	七六四
成詩不易	七六六
<u>水調歌頭</u> 杏佛贈別	七六六
將去綺色佳留別叔永	七六七

關古德諾謬論……………七六八

讀滄溟傳……………七六八

英人莫利遜論中國字……………七六九

沁園春 別杏佛……………七六九

對語體詩詞……………七七〇

兩個僑工學生……………七七三

韋兒斯行文有誤……………七七三

新英字典……………七七四

拉丁文諺語……………七七五

讀獄中七日記……………七七五

讀 The New Machiavelli……………七八〇

『八角五分』桑福……………七八二

送梅觀往哈佛大學詩……………七八二

論文字符號雜記三則……………七六六

叔永戲贈詩……………七六八

別奕綺色佳……………七六八

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七六八

有些漢字出於梵文……………七九〇

古今圖書集成……………七九二

調和之害……………七九五

相思……………七九五

文字符號雜記二則……………七九六

讀集說詮真……………七九七

聖域述聞中之孟子年譜……………七九八

印書原始……………七九八

葉書山論中庸……………八〇〇

姚際恆論孝經……………八〇一

讀 "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八〇一

論宋儒注經……………八〇一

爲朱熹辯誣……………八〇二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八〇六

女子參政大遊街……………八〇七

卷十一

許肇南來書	八二
楊杏佛遺興詩	八三
晚郵報論『將來之世界』	八三
西人對句讀之重視	八五
鄭萊論領袖	八六
國事壞在姑息苟安	八六
錄舊作詩兩首	八七
梅任揚胡合影	八八
秋聲 右序	八八
Adler先生語錄	八九
論『造新因』	九〇
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九三
再論造因，寄許怡葆書	九三
七絕之平仄	九三

目錄

趙元任	八三四
論教女兒之道	八三五
美國銀幣上之刻文	八三七
和叔永題梅任揚胡合影詩	八三七
讀音統一會公製字母	八三九
論革命	八四二
水調歌頭 壽曹懷之母	八四二
與梅親莊論文學改良	八四四
『文之文字』與『詩之文字』	八四四
論譯書寄陳獨秀	八四五
叔永答余論改良文學書	八四八
杏佛題胡梅任楊合影	八四八
詩經字字解	八四七
美國初期的政府的基礎	八五二
家書中三個噩耗	八五二
伊麗瑪論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	八五三

澤田吾一來談……………	八五七
往訪澤田吾一……………	八五八
吾國古籍中之烏託邦……………	八五六
柳子厚……………	八六〇
劉田海……………	八六〇
叔永詩……………	八六一
憶綺色作……………	八六三
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	八六三
李清照與蔣捷之聲聲慢詞……………	八六七
胡紹庭病逝……………	八六八
寫定讀管子上下兩篇……………	八六九
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	八七〇
沁園春 警詩（初稿）……………	八六九
怡葆近仁鈔贈的兩部書……………	八九〇
燈謎……………	八九〇
沁園春 警詩（改稿）……………	八九一

卷十三

沁園春 警詩（第三次改稿）……………	八九三
吾國文學三大病……………	八九三
試譯林肯演說中的半句……………	八九五
沁園春 警詩（第四次改稿）……………	八九六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	八九六
論文字符號雜記四則……………	八九九
沁園春 警詩（第五次改稿）……………	九〇三
讀蕭山來裕恂之漢文典……………	九〇三
古代文明易於毀滅之原因……………	九〇八
談活文學……………	九〇八
「反」與「切」之別……………	九一八
記「的」字之來源：「之」「者」二字之古音……………	九二〇
元任論音與反切……………	九三三
美國詩人 Lowell 之名句……………	九三三

死矣袁世凱	九六六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爲無利	九七七
爾汝二字之文法	九七八
馬君武先生	九七九
喜朱經農來美	九八〇
杜威先生	九八一
麥荆尼快享四則	九八二
『威爾遜之笑』	九八三
恍如遼子歸故鄉	九八四
陶知行與張仲述	九八五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	九八六
記 <u>寰瀛圖論文學</u>	九八七
得 <u>國際陸韻會徵文獎金</u>	九八八
記第二次 <u>國際關係討論會</u>	九八九
<u>觀莊</u> 對於新文學主張之非難	九九〇
<u>克麗女士</u>	九九一

目錄

羅素被逐出康橋大學	九七七
移居	九七八
國事有希望	九七九
政治要有計畫	九八〇
大笑論『之』字	九八一
卷十四	
答 <u>梅觀莊</u> ——白話詩	九八二
答 <u>觀莊</u> 白話詩之起因	九八三
雜詩二首	九八四
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	九八五
杜甫白話詩	九八六
不要以耳當目	九八七
死語與活語舉例	九八八
再答 <u>叔永</u>	九八九
打油詩寄 <u>元任</u>	九九〇

答朱經農來書……………九九六

蕭伯納之憤世語……………九九九

根內特君之家庭……………一〇〇〇

宋人白話詩……………一〇〇一

文學革命八條件……………一〇〇二

寄陳獨秀書……………一〇〇三

作詩送叔永……………一〇〇四

打油詩戲柬經農杏佛……………一〇〇六

窗上有所見口占……………一〇〇七

觀莊之文學革命四大綱……………一〇〇八

答江亢虎……………一〇〇九

贈朱經農……………一〇〇九

讀論語二則……………一〇一〇

又一則……………一〇一一

論我吾二字之用法……………一〇一二

讀論語一則……………一〇一八

嘗試歌 有序……………一〇一九

讀易(一)……………一〇二〇

早起……………一〇二一

讀易(二)……………一〇二二

王陽明之白話詩……………一〇二三

他……………一〇二五

英國反對強迫兵役之人……………一〇二五

讀易(三)……………一〇二六

中秋夜月……………一〇二九

虞美人 戲朱經農……………一〇三〇

研(讀易四)……………一〇三一

幾(讀易五)……………一〇三一

答經農……………一〇三一

啞戲……………一〇三三

改舊詩……………一〇三四

到紐約後一年中來往信札總計……………一〇三五

白話律詩……………一〇三五

打油詩一束……………一〇三六

成驕……………一〇四一

讀論語……………一〇四二

打油詩又一束……………一〇四三

寫景一首……………一〇四四

打油詩……………一〇四五

卷十五

歐陽修易童子問……………一〇四九

希望威爾遜連任……………一〇五一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一〇五三

戲叔永……………一〇五四

黃克強將軍哀詞……………一〇五五

編輯人與作家……………一〇五六

舒母夫婦……………一〇五六

發表與吸收……………一〇五七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一〇五八

陳衡哲女士詩……………一〇五八

紐約雜詩……………一〇五九

美國之清淨敦風……………一〇六〇

月詩……………一〇六一

打油詩答叔永……………一〇六三

『打油詩』解……………一〇六五

古文家治經不足取……………一〇六四

論訓詁之學……………一〇六四

論校勘之學……………一〇六五

近作文字……………一〇七〇

印像派詩人的六條原理……………一〇七一

詩詞一束……………一〇七三

黃梨洲南雷詩曆……………一〇七六

論詩雜詩……………一〇七九

威爾遜在參議院之演說詞	二〇八
羅斯福論『維持和平同盟』	二〇八
維持和平同盟會之創立	二〇八
補記爾汝	二〇八
一九一六年來往信札總計	二〇六
中國十年後要有什麼思想	二〇七
在斐城演說	二〇七
湖南相傳之打油詩	二〇八
記朋友會教派	二〇八
小詩	二〇九
寄經農文伯	二〇九
迎叔永	二〇九
王王秋論作詩之法	二〇九
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追記	二〇九
無理的干涉	二〇九
落日	二〇九

叔永柬胡適	二〇五
『赫貞且』答叔永	二〇五
寄鄭萊書	二〇六
又記吾我二字	二〇七
記燈謎	二〇八
蘭鏡女士	二〇九
哥倫比亞大學本年度之預算	二〇九
威爾遜連任總統演說辭要旨	二〇〇
論『去無道而就有道』	二〇〇
豔歌三章	二〇五
吾輩留學生的先鋒旗	二〇六
俄國突起革命	二〇七
讀報有感	二〇七
趙元任辨音	二〇八

卷十六

沁園春 俄京革命	二二
讀 <u>厄克登致媚利書信</u>	二三
映	二五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二五
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	二六
漢學家自論其爲學方法	二七
幾部論漢學方法的書	二九
杜威先生小傳	二九
訪 <u>陳衡哲女士</u>	三五
觀莊固執如前	三五
作論九流出於 <u>王官設</u> 之謬	三六
記 <u>荀卿</u> 之時代	三七
沁園春 新俄萬歲	三三
清廟之守	三三
我之博士論文	三三
新派美術	三六

目 錄

讀 <u>致韋女士書函</u>	二七
寧受囚拘不願從軍	二七
關於 <u>歐戰</u> 記事兩則	二九
瞎子用書	二九
絕句	二〇
紐約世界報	二〇
在白原演說	二二
祁暄『事類串珠』	二二
博士考試	二三
改前作絕句	二三
辭別 <u>杜威先生</u>	二四
朋友篇 寄 <u>怡葆經農</u>	二四
文學篇 別 <u>叔永杏佛</u> 觀莊	二四
卷十七	
歸國記	二七

藏暉室劄記卷一

——一九二一年一月卅日至十月卅日——在康南耳大學農學院

▲一九二一年一月卅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書（母四）考生物學，尚無大疵。

今日五尺叢書送來，極滿意。五尺叢書（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叢書（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學校長伊里鴉（Eliot）主編之叢書，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冊，長約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詩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來歲已更。
層冰埋大道，積雪壓孤城。
往事潮心上，奇書照眼明。
可憐逢令節，辛苦尙爭名。

一九二一年一月

▲一月卅一日（星二）

保民有母喪，以一詩寄之：

雪壓孤城寒澈骨，天涯新得故人書。驚聞孫綽新廬墓，欲令溫郎悔絕裾。秋草殘陽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虛。埋憂幸有逃名策，柘澗山頭築隱居。

▲二月一日（星三）

讀英文詩。作植物學報告。得雲五一片。

余初意此後不復作詩，而入歲以來，復爲馮婦，思之可笑。

▲二月二日（星四）

考英文，計默詩三首，作五題。得仲誠一書。溫德文。讀時報十數紙。

▲二月三日（星五）

考德文。溫植物學。

▲二月四日（星六）

考植物學。

連日以溫課失眠，今日下午無事，晝寢三小時，醒後一浴，暢快極矣。
作家書（兄二）夜與同居諸君烹鷄煮麵食之。

▲二月五日（星期）

入日，自日起戒吸紙烟。劉千里以電話邀打牌。讀左傳兩卷。

向沈保艾處借得顏魯公元次山碑，偶一臨摹，以懸腕習之，殊覺吃力，擬此後日日爲之，不知有效否？

▲二月六日（星期一）

寫字二張。讀狄更氏雙城記。

平日已習於學，今假中一無所事，反覺心身無着落處，較之日日埋頭讀書尤難過也。
大雪深尺許。

▲二月七日（星期二）

寫字一張。看沈艾君寫隸字一張。沈君作字極佳，亦新少年之不可多得者也。（君爲沈文肅公之孫。）

下午與 Mr. Ace 入城購拉丁文法一冊，此君許以相教故也。

▲二月八日（星二）

晨訪 Gould 醫生。踏雪行二里許，過去年所覓得之幽境始達其家。先診兩目，敷以藥水。驗視目力已乃歸。故是日不能讀書。

讀古詩十九首。

▲二月九日（星四）

尙不能讀書。夜赴學生會所舉編輯人會。

▲二月十日（星五）

晨往訪 Dr. Gould。醫言吾右目幾完全無虧，惟左目甚近視，故右目實作兩日之工作，不御目鏡，將成盲人。蓋余少時常患目疾，左目尤甚。

往市定購目鏡，下午復往取之。

▲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入校辦註冊事，訪 Dr. Gould。

今年吾國新年適逢大考，未得一日之休暇，今諸事大定，此間同人於今夜會宴於 Hambra。是夜有中西音樂，程君之幻術，蔡李兩君之演說，極一時之盛。

▲二月十二日（星期）

讀拉丁文十課。寫顏字二紙，似稍有進境矣；自入日以來，幸未作輟，不知後此尙能如是否？

得 Kappa Alpha 會柬邀夜宴。

▲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今日爲吾國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適於此時上第二學期第一日之課，回思祖國燈市之樂，頗爲神往。

下午生物學實習。作字。德文新讀一書，甚苦多生字。

▲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上課。昨今兩日皆每日七時，頗忙碌。

此次大考，生物學得九十五分，植物學得八十三分，殊滿意矣。

▲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上課。

夜赴 K. A. 會夜宴，主人爲 Mr. Watson。來賓有休曼校長（President Schurman）及會員。席上有歌詩，有演說，既撤筵，乃聚於客室，談笑爲樂，極歡而散。

無忘威爾遜教授之講演！

（補註）氣象學教授威爾遜先生是日在班上說：『世界氣象學上有許多問題，所以不能解決，皆由中國氣象學不發達，缺少氣象測候記載，使亞洲大陸之氣象，至今尙成不解之謎。今見本班有中國學生二人，吾心極喜，盼望他們將來能在氣

象學上有所作爲。』大意如此。此條所記卽指此。於今二十餘年，我與同班之王預君皆在此學上無有絲毫貢獻，甚愧吾師當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楨君等的努力，中國氣象學已有很好的成績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二夜記。

▲二月十六日（星四）

上課，讀 Shakespeare 一生事蹟。

連日失眠，殊非佳事。

前此此間中國學生會擬著一書曰康南耳，余亦被舉爲記者之一，今日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發達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二月十七日（星五）

上課。

讀報有樹穀一篇，擷譯爲中文。

作中國虛字解六紙。

一九一一年二月

讀莎氏“Henry IV” “Shakespeare” 當譯蕭思璧。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上課。

夜有學生會，余適值日，須演說，即以『虛字』爲題。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說也。
記“Shakespeare's Wife” 未完。

連日報載吾國將與俄國有邊釁，辭甚迫切，不知結果如何？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晨起出門，思買報讀之，偶一不慎，仆於冰上者二次，手受傷，去皮流血，幸無大害。
寫字。作家書。夜讀德文。

▲二月廿日（星期一）

連日似太忙碌，昨夜遺精，頗以爲患。今日訪 Dr. Wright 詢之，醫云無害也。余因請其
遍察臟腑，云皆如恆，心始釋然。

作植物學報告。

▲二月廿一日（星期二）

上課。

自昨日起爲此間『農人星期』，農院停課，招四方農夫來此參觀，並爲開會演講，去年來者至千人之多。

得二兄書，附一照片，極喜。

▲二月廿二日（星期三）

上課。

夜赴青年會歡迎會，中西學生到者約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樂及演說，頗極一時之盛。

▲二月廿三日（星期四）

上課。因作一文須參考書，遂至藏書樓讀書，至夜十時半乃歸，即燈下作之，夜半始脫稿。

▲二月廿四日（星五）

晨入學時，大風雪撲面欲僵，幾不可呼吸，入冬以來，此日最難堪矣。

讀蕭氏“Henry IV”。

▲二月廿五日（星六）

上課。

是日下午與劉千里出外散步，循 Bryant 街而上，繞一大圈子而歸。

是夜赴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

▲二月廿六日（星期）

寫植物學與生物學報告。

英文須作一辯論體之文，余命題曰『美國大學宜立中國文字一科』。

▲二月廿七日（星一）

上課。

下學期之課雖未大增，然德文讀本虛馨傳，英文“Henry IV”皆需時甚多，又實習之時間多在星期一與星期二兩日，故頗覺忙迫。

▲二月廿八日（星二）

上課，讀國粹學報三冊，讀“Henry IV”及“Hühnchen”。

▲三月一日（星三）

上課，寫字，讀“Henry IV”。

▲三月二日（星四）

上課，擬成辯論文之綱目。

▲三月三日（星五）

讀畢“Henry IV”上課。

▲三月四日（星六）

上課，寫字，寫生物學報告。

▲三月五日（星期）

此間有學生組織一會，互相討論中國情狀，大率以教徒居多，今日 Mr. Ace 邀往一觀，彼中人令予爲述中國宗教情狀，予爲述『三教源流。』

▲三月六日（星一）

作辯論文。但時間不足，未能盡量發揮。

寫植物學報告。

▲三月七日（星二）

上課，讀虛馨傳畢。

▲三月八日（星三）

英文及德文均有小考。

新課本：“Kleider Machen Leute”（德）“Romeo and Juliet”（英）

▲三月九日（星四）

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爲民請命，義正詞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續林肯 Gettysburg 演說，此亦至文也。

▲三月十日（星五）

上課。讀達爾文“Origin of Species”

夜打牌，晏睡。

▲三月十一日（星六）

上課。至芭痕院讀 Smith's "China and America" 一冊。讀蕭氏“Romeo and Juliet”

夜赴第一年級新生宴會（Freshmen Banquet）是夜與宴者凡六百人，興會飛舞，極歡樂，他日當另爲作一記。

▲三月十二日（星期）

赴中國討論會。

讀 Smith's "The Uplift of China"。此君居中國三十餘年，故其言皆切中情弊焉。

▲三月十三日（星一）

上課，作一書寄二兄。

閱報見有一婦再嫁至十二次之多，計重婚者三次，凡嫁九夫，亦可謂怪物矣。

▲三月十四日（星二）

上課。

夜讀 "Romeo and Juliet"。此書情節殊不佳，且有甚支離之處。然佳句好詞亦頗多，

正如吾國之西廂，徒以文傳者也。

是日聞生物學教員言美國今日尚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論』致被辭退者，可謂

怪事！

▲三月十五日（星三）

上課，英文試卷得九十一分，頗自喜也。

是日始習游水。

▲三月十六日（星期四）

天大風，道行幾不能呼吸，又寒甚；是日生物學教員爲之罷課，可見其寒矣。回首故國新柳織桃之景，令人益念吾祖國不已也。

▲三月十七日（星期五）

讀“Romeo and Juliet”完。背誦 Romeo 『窺豔』一節，此書有數處詞極佳，如『初遇』、『窺豔』、『晨別』、『求計』、『長恨』諸節是也。此劇有楔子（Prologue），頗似吾國傳奇。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作『Romeo and Juliet 一劇之時間的分析』

夜與金仲藩觀戲於蘭息院。是夜演“White Sister”，爲悲劇，神情之妙，爲生平所僅見。

今而後知西國戲劇之進化也。

▲三月十九日（星期）

今日爲先君誕辰（二月十九日）

讀生物學，頗有所得，另作筆記，夜讀德文。

▲三月廿日（星一）

上課。連日讀德文甚忙。

▲三月廿一日（星二）

上課。現『植物一』已學畢。下星期將有大考。

▲三月廿二日（星三）

購 Webster 大字典一部，價二十元。

讀 Keats' "The Eve of St. Agnes" 詩，未畢。

改前日所作辯論體文。

▲三月廿三日（星四）

作書致仲誠君武，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

▲三月廿四日（星五）

英文小試。

連日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夜中時失眠，知『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是人情天理中事也。

▲三月廿五日（星六）

得保民書，以一書復之。

余前評賴芬傳（W. D.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以為書名

『振起』（Rise），而其中事實，皆言賴芬衰落之狀，書名殆指其人格之進境（Rise）也。今日教員宣讀著者 Howells 來書，正是此意，余不禁為之狂喜。

▲三月廿六日（星期）

溫植物學。

連日大忙，雖星期亦不得暇。

▲三月廿七日（星二）

上課。下午適野爲生物學之實習，道遇大雨。夜溫植物學，晏睡。

有馬小進君者以一詩見寄，因以一詩答之。

▲三月廿八日（星二）

考植物學。溫氣象學。

昨日和詩甚劣，有『應憐何處容歸鶴，只有相攜作鬼雄』二句稍佳。

▲三月廿九日（星三）

考氣象學。讀蕭氏“Much Ado”。

得家書及大哥書。

▲三月卅日（星四）

作一文讀“Hamlet”

夜讀德文“Kleider Machen Leute”完。

▲三月卅一日（星期五）

讀生物學。

讀“Much Ado”是夜大學學生演是劇於蘭息院，余往觀之，景物佈置，殊費經營，演者亦多佳處，而尤以扮 Dogberry 者爲最佳。

▲四月一日（星期六）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中國之夜』由中國學生作主人，招待會員及來賓。成績大好。

▲四月二日（星期日）

寫生物學講義。溫德文。

自今日起就餐於 A. C. C. 會所。

▲四月三日（星期一）

考德文，甚不滿意。讀生物學。

▲四月四日（星二）

考生物學。

德文新讀 Lessing's "Minna von Barnheim"，乃一喜劇也。

▲四月五日（星三）

上課。

明日爲耶穌復活節，共得假期五日。

讀『Andrew White 自傳』。此君前爲本校校長，以學者爲外交家。其書計二鉅冊，亦殊有趣味。

▲四月六日（星四）

此間吾國學生舉行運動會，余亦與焉，與跑百碼賽跑兩次。此亦生平創見之事也。一笑。今日得友人書甚多，夜一一答之。

▲四月七日（星五）

讀 "Mina" 英譯本（載五尺叢書中）完，甚喜之。讀 "Hamlet" 讀左傳。

▲四月八日（星六）

讀左傳畢。計余自去冬讀此書，至今日始畢。

讀本校創辦者康南耳君（Ezra Cornell）傳此傳爲君之長子 Alonzo（後爲紐約省總督）所著。

▲四月九日（星期）

晏起。讀杜詩。

下午與劉寰偉君往遊 Buttermilk Falls，步行數英里始至。地殊可觀。歸時已明月在天，林影在地。飯於二十世紀。至沈君處打牌，十二時始歸。

▲四月十日（星一）

作康南耳傳，未完。

前此傳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聯名稟大學校長，請拒絕有色人種女子住校。今悉此稟簽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稟反對此舉，簽名者卅二人。幸校長 Schurman 君不阿附多數，以書拒絕之。

▲四月十一日（星二）

今日假期已畢。上課。下午讀“Hamlet”讀“Minna 傳”。夜讀英文詩數十首。

▲四月十二日（星三）

上課。

今日習農事，初學洗馬，加籠辮，駕車周遊一週。

讀周南。

▲四月十三日（星四）

上課。

讀召南邶風。漢儒解經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蓋詩之爲物，本乎天性，發乎情之不

容已。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而數千年來，率因其說，坐令千古至文，盡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讀詩，推翻毛傳，唾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意爲造『今箋新注』。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誇也。

▲四月十四日（星期五）

作一文論“Ophelia”。

赴學生會。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

上課。讀“Hamlet”畢。

赴世界會之『德國夜』（German Night）有影片六十張，寫德國學生事業極動人。作一文論“Hamlet”，未畢。“Hamlet”真是佳構，然亦有疵瑕。余連日作二文，皆以中國人眼光評之，不知彼中人其謂之何？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

一九二一年四月

續作『Hamlet 論』寫成之讀“Minna”。

閱報有 Philadelphia Express 報者，每日平均銷 80,559 份，星期日銷 177,049 份，然猶未爲大報也，真令人可驚。

▲四月十七日（星一）

上課。作植物學筆記，讀“Minna”。

今日已爲吾國三月十九日，春莫矣，此間猶有雪，天寒至冰點以下。Browning 詩曰：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讀之令人思吾故國不已。

▲四月十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花』，嫣紅姹紫，堆積几案，對之極樂，久矣余之與花別也。“Be-

gonia” 名海棠，餘多不知漢文何名。

▲四月十九日（星二）

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見街頭有推小車吹簫賣錫者，占一絕記之：

遙峯積雪已全消，洩漏春光到柳條。最愛暖風斜照裏，一聲樓外賣錫簫。

今日英文小試。

▲四月二十日（星四）

讀警察總監（Inspector-General）曲本。此爲我人 Gogol 所著，寫俄國官吏現狀，

較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尤爲窮形盡相。

明日大學生將會演於蘭息院，余擬往觀之。

得君武一片。

▲四月廿一日（星五）

余前作『Ophelia 論』爲之表章甚力，蓋彼中評家於此女都作貶詞，余以中國人眼光爲之辯護，此文頗得教師稱許。

讀 Bacon's Essays: "Studies"; "Dis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觀演俄劇 "Inspector-General" 大有『魯衛之政兄弟也』之感。

今日雨後甚冷。

▲四月廿二日（星六）

上課。讀詩：王鄭齊魏唐秦諸國風。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菲律賓之夜』以讀詩甚不忍釋手，故未往。

▲四月廿三日（星期）

在世界會午餐時聞席間人言，昨夜菲律賓學生有演說者，宣言菲人宜自主。今日席上人談及，尚有嗤之以鼻者。有某君謂余，吾美苟令菲人自主，則日本將攘爲己有矣。余鼻酸不能答，頷之而已。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如其欲圖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耳。

▲四月廿四日（星一）

上課。讀倍根文。

▲四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野外實習，踏枯樹以渡溪，攀野藤而上坂，亦殊有趣。夜讀倍根文，倍根有學而無行，小人也。其文如吾國戰國縱橫家流，挾權任數而已。

▲四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讀 "Mima" 得母書

▲四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作氣象學報告，論空氣之流動（Circulation of Atmosphere）作倍根文提要
一二篇。

▲四月廿八日（星五）

上課。作倍根友誼論提要。

美國畫家 Melchers 嘗畫『聖餐』（The Communion）爲一時名作，有 Hawkins 者以重價購之，以贈此間大學，今懸於文學院南廊。今日爲作一記。

▲四月廿九日（星期六）

天時驟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讀書，與沈陳諸君打紙牌，又與劉侯諸君打中國牌，以爲消遣之計。

夜赴世界會之『美國夜』（American Night）

▲四月卅日（星期）

晏起。讀生物學打牌。

同室陳君赴某地神學院之招，往爲演說中國教會情形，今日歸爲予談此事甚有趣。讀 Emerson's "Friendship"，甚歎其見解之高，以視倍根，真有霄壤之別。

▲五月一日（星期一）

生物學爲野外實習。讀 "Minna"。

連日熱極，今日下午忽雨雹，繼以大雨，積暑盡祛矣。

▲五月二日（星期二）

今日遂甚冷，猶有雨也。

作一文，評倍根與愛麥生之「友誼論」。

▲五月三日（星三）

今日微雪，中曆已四月矣，而此間猶至冰點以下。

得家書，得友人書甚多，極慰。

作書復怡孫，怡孫兩次來書，詞旨暢茂，進境之猛，可欽可欽。

▲五月四日（星四）

讀倍根之建築與花園兩文，皆述工作之事。惟此君爲英王進士土木之策，其逢迎之態，殊可嗤鄙。

▲五月五日（星五）

作一文評倍根財富篇，此文與小考同等。

讀漸風。漸風真佳文。如七月鷓鴣東山，皆天下之至文也。

▲五月六日（星六）

讀艾迭生與斯提爾（Addison and Steele）之旁觀報（Spectator）論文集。

打牌。夜赴中國學生會。

▲五月七日（星期）

作一文論倍根，以中人眼光東方思想評倍根一生行跡，頗有苛詞；不知西方之人其謂之何？

▲五月八日（星一）

上課。讀旁觀報。

連日春來矣，百卉怒長，嫩柳新榆中，天氣驟暖，如在吾國五六月間；蓋此間無春無秋，非大寒即大熱耳。

▲五月九日（星二）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五月十日（星期三）

讀旁觀報中有“Westminster Abbey” and “Visions of Mirzah” 二篇，余極愛之。
讀 Johnson's 『Addison 傳』

▲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上課。

夜讀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囊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讀詩中『言』字，漢儒以爲『我』也，心竊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數十條以相考證，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久不作文，幾不能達意矣。

▲五月十二日（星期五）

“Minna”已讀畢。今日讀歌德（Goethe）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打牌。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

今日英文小考，即作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至 Percy Field 看聯合運動會（Track）及棒球（Baseball）是日康南耳與普
麟斯吞（Princeton）競爭，結果康南耳勝。

（附註）Track Meet 今譯『田徑賽』

▲五月十四日（星期）

作生物學報告。

夜與劉下里諸人打牌。劉君已畢業，云下星期二將歸祖國矣。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

得君武一片。

生物學課觀試驗腦部，以蛙數頭，或去其頭部，或去其視官，或全去之，視其影響如何，以定其功用。

▲五月十六日（星二）

植物學課往野外實習，行道甚遠。讀歌德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旁觀報。自今日爲始，每日讀書有佳句警句，摘錄其一，另紙錄之。

▲五月十七日（星三）

讀“Hermann and Dorothea”。改所作諸文。

得家書及友朋書甚多，一一復之。怡蓀來書有『世風日下，知音不可得，得一性情中人，吾輩當性命視之，——然而不可得也！』

▲五月十八日（星四）

大熱。

昨夜往聽 Prof. John A. Lomax 演說，題爲“Cowboy Songs in America”，蓋即吾國所謂『牧童放牛之歌』。此君搜求甚多，亦甚有趣。

▲五月十九日（星五）

一九一一年五月

三三

苦熱不能作事，作詩一篇，寫此同景物，兼寫吾鄉思。

孟夏

孟夏草木長，異國方深春。平蕪自怡悅，一綠真無垠。柳眼復何有？長條千絲綸。青楓亦怒茁，葉葉相鋪陳。小草不知名，含葩吐奇芬。昨日此經過，但見櫻花繁；今來對汝歎，一一隨風翻。西方之美人，蹀躞行花間；飄飄白練裾，顛顛薔薇冠。人言此地好，景物佳無倫。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況復氣候惡，且夕殊寒溫。四月還雨雪，溪壑冰嶙峋。明朝日杲杲，大暑真如焚。還顧念舊鄉，桑麻遍郊原。桃李想已謝，雜花滿籬樊。舊燕早歸來，喃喃語清晨。念茲亦何爲？令我心煩冤。安得雙仙鳥，飛飛返故園。

夜讀『Macaulay's Addison 傳』，愛不忍釋，計全篇七十九葉，讀畢已鐘二下矣。

▲五月二十日（星六）

鄧守純君邀往 Cayuga 湖上盪舟游覽。余來此幾及一年，今日始與湖行相見禮。湖水稍有浪，然尚不礙舟行，景物亦佳，但少點綴耳。

晝夜赴中國學生年宴。

▲五月廿一日（星期）

大熱。讀“Hermann and Dorothea”。

作家書上吾母，另以一書寄冬秀，吾母書言冬秀已來吾家，故以一書寄之。

▲五月廿二日（星期一）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大熱至華氏表百○三度。夜中猶熱，窗戶盡開，亦無風來，卽有亦皆熱風，尤難堪也。而百蟲穿窗來集，几案口鼻間皆蟲也。此真作客之苦況矣。

▲五月廿三日（星期二）

上課。

旁晚時大雨如注，積暑盡除，始能讀書。

讀氣象學，明日將有小考。

▲五月廿四日（星期三）

英文小考。氣象學小考。

得家書。得德爭書，大是快事。作書覆德爭。

▲五月廿五日（星期四）

上課。讀“Hermann and Dorothea”。夜讀 M'caulay's "Leigh Hunt"。

▲五月廿六日（星期五）

上課。讀說文。

連日精神疲倦，終日思睡，下午晝寢，及覺已過七時，幾誤餐時。

▲五月廿七日（星期六）

今日爲校中所謂『春朝』（Spring Day）假期。赴 Spring Day 會場。

下午讀英文詩數家。

是日日本校與哈佛（Harvard）競舟，與耶而（Yale）競球，皆大勝；又參與美國全國

運動大賽 (Track) 亦大勝，尙有小競皆勝，計一日而七捷，此間士女喜欲狂矣。

▲五月廿八日 (星期)

看報。美國報紙逢星期日則加圖畫增篇幅，價亦倍於平日，蓋星期無事，幾於無人讀報。

讀 Macaulay's "Byron"

▲五月廿九日 (星期一)

上課。夜作一英文小詩 (Sonnet) 題爲 "Farewell to English I" 自視較前作之歸夢稍勝矣。

▲五月卅日 (星期二)

上課。植物學野外實習，行道極遠，歸途過湖，遂與郭君蕩舟入湖遊覽，一時許始歸。

▲五月卅一日 (星期三)

上課。有 Adams 君者，其母來視之，留此已數日，君日偕往遊此間名勝，今日來邀余偕

往，遊 *Corse*，風景絕佳，惟途中忽大雨，衣履淋漓，且天驟冷，頗以爲苦。

▲六月一日（星期四）

上課。連日生物學教授倪丹先生（Dr. Needham）所講演，均極有趣，此老胸中自不凡也。

▲六月二日（星期五）

寫生物學講義。讀『*Thackeray's Swift* 論』*Swift* 卽著海外軒渠錄（*汗漫游*）者。*Thackeray* 卽著新婦人集者。

▲六月三日（星期六）

本學期英文科，余得免考（*Exempt*），心頗自喜，實則余數月以來之光陰大半耗於英文也。（每學期平均分數過八十五分者得免大考。）

寫生物學講義。作生物學報告。

▲六月四日（星期日）

溫德文。德文之『主有位』(Genitive Case)甚有趣，漢文『之』字作主有位時亦與此同，他日擬廣此意爲作『之』字說。

▲六月五日(星一)

考生物學。下午考德文。夜打牌。

▲六月六日(星二)

得大哥一書，以書覆之。作書與容揆監督。

閱報見但怒剛成仁於廣州之耗，不知確否？念之慨然。

▲六月七日(星三)

溫氣象學。考氣象學。

下午看水滸。久不看此書，偶一翻閱，如對故人。此書真是佳文。余意石頭記雖與此異曲同工，然無水滸則必不有紅樓，此可斷言者也。

▲六月八日(星四)

讀植物學。

得怡蓀一書，知樂亭（程幹豐）已於三月廿六日謝世，聞之傷感不已。樂亭爲松室翁之子，余去歲北上，卽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其人沉毅，足以有爲，而天不永其年，惜哉！

△六月九日（星五）

溫植物學。

昨日怡蓀寄一長詩哭樂亭之喪，情真語摯，讀之令人淚下，爲另錄一通藏之。

哭程君樂亭

許怡蓀

始與君同學，高樓共晨昏。同學數十輩，我獨心許君。氣味漸相投，交情日以親。西閣聯床夜，竟夕同笑言。奄忽盡二載，業畢將離羣。離羣傷吾意，脈脈不忍分。故復與君約，擔簦遊滬濱。從此長聚首，意氣彌復新。齊心同志願，剖腹見性真。感念時多難，慷慨氣益振；砥勵復砥勵，耿耿此心存。豈圖旦夕間，堂上萎靈萱。君軀旣清羸，君懷慘莫仲；以此傷心意，二豎遽相纏。參苓罔能效，悵悵歸故園。方期天倫樂，可以療瘳癘；

何堪風雨夜，西望招汝魂！顏色不可見，徒想平生人。杳杳卽長夜，聲氣不相聞。君親素長者，豈第聞四鄰；君亦無罪過，胡不永其年！天道果何知，已矣復何論！往歲七八月，自家來貴門。君望見我來，眉宇喜欲顛；走伴招舊雨，剪燭開清樽。吾適有遠行，不得久盤桓。江天下木葉，明月滿前軒；執手一爲別，黯黯共傷神。還問何時會，要我以明春。豈知成虛願，念之摧心肝？四野多悲風，哀鴻遍中原，死者長已矣，此生復何歡！擲筆一長嘆，淚下如流泉。

△六月十日（星期六）

考植物學。

作書寄松堂翁，亦不作感詞。夫天下豈有勸爲人父母者不哭其子者哉？大考已畢，一無所事矣。

第一學年畢矣！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

得保民仲誠慰慈蜀川書。蜀川書言饒敬夫（名可權，嘉應州人）亦死於廣州。此君前殞其婦，吾輩救之，得不死，今乃死於革命，可謂得所矣。

讀王臨川集。

▲六月十二日（星一）

慰慈爲我寄馬氏文通一部來，今日始到。

讀馬氏文通，大歎馬眉叔用功之勤，真不可及，近世學子無復如此人才矣。若賤子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打牌。

▲六月十三日（星二）

出門旅行第一次，遊 Pocono Pines。十二時廿五分車行，下午五時半到。自 Ithaca

至此，計百四十七英里。中國基督教學生會在此開夏令會，明日起至十九日止。今日華人到者十三人。（到會者不全是基督徒。）

▲六月十四日（星二）

第一日：中國公學同學陳紹唐君亦來，不相見者三年矣。中國學生來者約三十人，有張履齋曹雲祥等。游湖上。是夜開會，穆德（Dr. John R. Mott）演說，極動人。會已，爲歡迎茶會。

▲六月十五日（星四）

第二日：穆德演說二次，此君演說之能力真不可及。有 Prof. Hildebrand 之經課及 Dr. Beach 之討論會。游湖上。夜會。與陳君談。與胡宣明君談。齒痛。

▲六月十六日（星五）

第三日：李佳白君（Dr. Gilbert Reid）經課。李君自上海來。洛克烏德君（Mr. Lockwood）演說，亦自上海來者。朱友漁君演說。合影。是日牙痛甚劇，不能赴夜會。早睡。

▲六月十七日（星六）

第四日：經課。討論會。題爲『孔教之效果』。李佳白君主講，已爲一恥矣。既終，有 Dr.

Beach 言，君等今日有大患，卽無人研求舊學是也。此君乃大稱朱子之功，余聞之，如芒在背焉。Mr. T. R. White 演說『國際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下午爲歡迎茶會夜會。

得希呂一書。

▲六月十八日(星期)

第五日討論會，題爲『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 經課 Father Hutchington 說教，講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節，極明白動人。下午紹唐爲余陳說耶教大義約三時之久，余大爲所動。自今日爲始，余爲耶穌信徒矣。是夜 Mr. Mercer 演說其一身所歷，甚動人，余爲墮淚。聽衆亦皆墮淚。會終有七人起立自願爲耶穌信徒，其一人卽我也。

附記

這一次在字可諾松林(Pocono Pines)的集會，幾乎使我變成一個基督教徒。這冊日記太簡略，我當時有兩封信給章希呂與許怡蓀，記此事及當時的心境稍

詳細，現在附鈔在此，與怡孫信附有八年十月一跋，也附鈔在此：

一 寄章希呂

希呂足下：

現方外出赴一耶教學生會於 Pocono 山之巔。此間地高，氣爽天寒，有圍爐者。今日忽得由 Itasca 城轉來手書，讀之亦悲亦慰。樂亭之噩耗，已於怡孫手書中知之。自是以後，日益無聊，又兼課畢，終日無事，每一靜坐，輒念人生如是，亦復何樂？此次出門，大半爲此，蓋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殺吾悲懷耳。樂亭已矣！吾輩生者，失一分功之人，即多一分責任，今方求負責任之人而不可得，而忍見沈毅少年如樂亭者夭折以死耶！來書言舊日同學將爲樂亭開哀悼會，適與樂亭非獨友朋之感而已，豈可默然無一言以寫吾哀！惟頃見怡孫已有長詩哭之，適心緒如焚，不克有所作，僅集文選句成一聯。弟能爲我倩人書之否？

此間耶教學生會乃合二會而成：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一爲中國留美東省

耶教會。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餘人。適連日聆諸名人演說，又觀舊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變化氣質之功，真令人可驚。適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現尙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讀 *Bible*，冀有所得耳。

來書言有『無恆』之病，此爲今日通病，不止第一人而已也。治之之法，在於痛改。其法大概如下：

(一) 讀書非畢一書勿讀他書。

(二) 每日常課之外，須自定課程而敬謹守之。

(三) 時時自警省。如懈怠時，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古諺）』、『德不進，學不勇，只可責志（朱子）』、『精神愈用則愈出（曾文正）』之類，置諸座右，以代嚴師益友，則庶乎有濟乎？

居此十日，使仍歸去。適有去 *Cornell* 之志，不知能實行否？

匆匆奉聞，卽祝

無恙。

小兒適頓首。一九二一，六十七。

二 寄許怡蓀

怡蓀吾兄足下：

得手書，及哭樂亭詩之後，已有書奉復，想已得之。此後日益無聊，適大考已畢，益無所事事，適此間耶教學生會於亨可諾（Pocono）山之巔，余往赴之。此會合二會而成：一爲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計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五人，美國學生約二百人。此山地高二千英尺，故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擁爐者，可稱避暑福地。會中有名人演說，如Mott即（青年會報所稱之穆德，乃世界名人），Beach（此君曾居中國，能通說文，亦一奇也），Gilbert Reid（李佳白）等，弟愁苦之中，處此勝境，日聆妙論，頗足殺吾悲懷。連日身所經歷，受感益甚，昨日之夜，弟遂爲耶氏之徒矣。想故人聞之，必多所駭怪，頗思以五日以來感人最甚之事爲足下言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

四七

方弟人中國公學時，有同學陳紹唐君（廣西人）與弟同班，一年之後，此君忽人守真堂專讀英文，後遂受洗爲耶教徒。他於前年來美，今於此相見。其人之言行，真如程朱學者，令人望而敬愛。其人信道之篤，真令人可驚。然其人之學問見識非不如吾輩也。此可見宗教之能變化氣質矣。

昨日之夜，有 Mercer 者，爲 Mott 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學時染有種種惡習（美國大學學生之風俗有時真如地獄），無所不爲，其父遂擯棄之，逐之於外。後此人流落四方，貧不能自活，遂自投於河，適爲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而送之於一善堂。堂中人勸令奉耶教。從此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贖。數年之後，一日有會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歷，有一報紙爲揭登其詞；其父於千里之外偶閱是報，知爲其子，遂自往覓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爲父子如初。此君現卒成善士，知名於時。此君之父爲甚富之律師，其戚卽美國前任總統也。此君幼時育於白宮（總統之宮），則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至於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舉一切教育所不能

助，財產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貧窮所不能助之惡德而一掃空之，此其功力豈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見其子時，抱之于懷而呼曰：『My boy, My boy……』予爲墮淚，聽衆亦無不墮淚。會終有七人（此是中國學生會會員，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爲教徒耳。）起立，自言願爲耶教信徒，其一人卽我也。

是會在一小屋之中，門矮可打頭，室小如吾南林里所居之半，拾門外落葉枯枝爲爐火，圍爐而坐，初無宗教禮儀之聲容節奏，而感人之深一至於此，不亦異乎？現弟尙留此，三日後卽歸 Ithaca 城……

匆匆奉聞，卽祝

無恙。

弟適頓首。

六月廿一日。

此書所云「遂爲耶氏之徒」一層，後竟不成事實。然此書所記他們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實是真情。後來我細想此事，深恨其玩這種「把戲」故

起一種反動。但是這書所記，可代表一種重要的過渡，也是一件個人歷史的好材料。適。八年十月追記。

▲▲六月十九日（星一）

第末日祈禱集會。事務會。美國基督學生夏令會之歡迎茶會。運動比賽。

▲▲六月廿日（星二）

吾國學生會已畢，自今日爲始。吾輩留此爲美國學生會之客。

外出散步。看打棒球。

是日早晚俱有講道會。

有 Elkington 者，爲此間地主，曾至中國，現招吾輩明日往遊其家。

▲▲六月廿一日（星三）

是日早有 Talbot 主講之講道會。

步行至 Pocono 湖，Elkington 以舟來迎，舟行湖中，約一時始至其家（湖廣約四英

里)其地幽絕，冬青之樹參天蔽日，湖光蕩漾，如在畫圖。主人導吾輩周覽一匝，出橋漿飲吾輩已，復致詞甚殷摯，有陳某答之。五時辭歸。

▲六月廿二日(星期四)

Fosdick, Hurry等演講。

下午與陳紹唐胡宣明二君盪舟於 Naami 湖，約二小時至一小島，名“Comfort”，登岸一遊，以小刀刻『二胡一陳』四字於一楓樹之上而歸。

▲六月廿三日(星期五)

今日歸矣。十二時十分上車，一時至 Seranton。其地有車站極壯麗，垣壁皆以花石爲之，嵌畫甚多，皆就有色之石綴合而成，可謂奇觀。過 Elmira，卽陳晉侯(茂康)所游者也。八時至 Buffalo，住 Iroquis 旅館。

▲六月廿四日(星期六)

晨以電車至尼格拉瀑布(Niagara Falls)觀飛瀑，所謂全景(General View)者。

是也。泉自高巖飛下，氣象雄極，唐人詩所謂「一條界破」，對此便覺其語寒酸可嘔，水觸石噴沫皆成雲霧。既復以車游瀑布下之大壑（Gorge）下壑仰觀飛瀑，狀尤雄偉。三時歸 Buffalo。五時五十分上車，十時至 Ithaca。

▲六月廿五日（星期）

晏起。作一書寄母。昨日歸，得保民叔永等書。

▲六月廿六日（星期）

訪憲生諸君於湖上別墅，下午始歸。

▲六月廿七日（星期）

作康南耳傳未完。

▲六月廿八日（星期三）

今日始習打網球（Tennis）。夜打牌。

閱國風報，見梁卓如致上海各報館書，心頗隨其言，以爲上海各報對梁氏，誠有失之秦

甚之處，至於辱及妻女，則尤可鄙矣。

▲六月廿九日（星期四）

寫字一紙，甚苦磨墨。打球。夜讀周昀叔（星譽）鷗堂日記三卷，亦殊好之。今日天氣甚涼，僅七十餘度耳。思作詩輓樂亭，未成。

▲六月卅日（星期五）

作康南耳傳未完。

讀馬太福音第一章至第五章。

▲七月一日（星期六）

天驟熱。初購希臘文法讀之。讀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讀班洋（Bunyan）之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七月二日（星期日）

讀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作書寄李辛白。天熱不能作事，打牌消遣。

▲七月三日（星一）

有休寧人金雨農者，留學威士康星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電科，已畢業，今日旅行過此，偶於餐館中遇之，因與偕訪仲藩。十二時送之登車。

今日天氣百一十度。打牌。

▲七月四日（星二）

讀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今日為美國獨立紀念日，夜八時至湖上觀此間慶祝會。士女來遊者無算，公園中百戲俱陳，小兒女燃花爆為樂。既而焰火作矣，五光十色，備極精巧。九時半始歸。

▲七月五日（星三）

往暑期學校註冊。下午打牌。

▲七月六日（星四）

暑期學校第一日，化學（八時至一時）打牌。

▲七月七日（星五）

上課。打牌。

▲七月八日（星六）

無事。打牌。天稍稍涼矣。

▲七月九日（星期）

讀馬太福音。

▲七月十日（星一）

上課。化學實驗，左手拇指受玻璃管刺傷，流血甚多。

▲七月十一日（星二）

讀 Fosdick's "The Second Mile"。此書甚佳。余在 Pocono 曾見此人演說三次。
作『哭樂亭詩』成：

人生趨其終，有如潮趣岸；前濤接後瀾，始昏倏已旦。（此四句譯蕭士璧小詩第六

十章）念之五內熱，中夜起長歎。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今年覆三豪，（粵亂吾友二人死之，與樂亭而三也。山谷詩云：『今年鬼祟覆三豪。』）令我肝腸斷。於中有程子，耿耿不可漻。揮淚陳一詞，抒我心煩惋。惟君抱清質，沈默見貞幹。似我澹蕩人，望之生敬憚。去年之今日，我方苦憂患。酒家爭索逋，盛夏貧無幔。君獨相憐惜，行裝助我辦。資我去京國，遂我游汗漫。一別不可見，生死隔天半。蘭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復何論，令我皆裂肝！我今居此邦，故紙日研鑽。功成尙茫渺，未卜維與轍。思君未易才，尙如彩雲散。而我獨何爲？斯世真夢幻！點檢待歸來，闔園抱甕灌。閉戶守殘經，終身老藜覓。

▲▲七月十二日（星期三）

上課讀 H. Legbie's "Twice-born Men".

得怡孫書，附樂亭行述，囑爲之傳。下午爲草一傳，久不作古文，荒陋可笑。昨日一詩，今日一文，稍稍了一心願。然此豈所以酬死友者哉！

程樂亭小傳

樂亭以辛亥三月二十六日死。後二月，其友胡適爲詩哭之。詩成之明日，而許怡蓀以樂亭之行述來囑爲之傳，適不文，然不敢辭也。謹按行述：

君程姓，名幹豐，居績溪十一都之仁里。其先代以服賈致富，甲於一邑，累葉弗墜。父松堂先生，敦厚長者，好施而不責報，見侵而不以爲忤。當國家初廢科舉，卽出資建思誠學校，近又建端本女學，以教育其鄉之子女，吾績風氣之開，先生有力焉。

君爲人少而溫厚，悱惻有父風，爲思誠校中弟子，與其弟三四人晨趨學舍，皆恂恂儒雅，同學咸樂親之。日夕罷學，則與同學胡永惠、胡平及其諸姑之子章洪、鐘章恆、望數人促膝談論，以道義學行相砥礪。君深於英文，尤工音樂，同學有所質問，輒極其心思爲之往復講解。蓋其愛人之誠，根於天性如此。

既卒業而有母喪，後半載，始與其友數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讀書於復旦公學。君既遭母喪，意氣卽慘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而讀書仍不少輟，嘗曰：『爲

學宜猛進，何可退也？至庚戌之夏，日益不支，家人乃促之歸，歸未一年而死。年二十一。君生平篤於朋友恩誼，其卒也，同學皆哭之如手足云。

胡適曰：『嗚呼！余識樂亭在戊己之際，已喪母矣，形容慘頓，寡言笑，嗣後雖數數相見，其所與我言，纔七八十語耳，蓋其中懷慘痛有難言者。不知者以爲樂亭矜重難合，而烏知此固前數年沉毅佳俠抵掌談論不可一世之少年耶！』

許怡孫曰：『嗚呼！余與樂亭六載同學，相知爲深，孰謂樂亭之賢而止於此！夫以樂亭與其尊甫之惻怛好義，天不宜厄之，而竟死，可傷也！』胡適曰：『許君之言誠也。』遂以爲傳。

▲七月十三日（星期四）

上課。讀陶淵明詩一卷。

▲七月十四日（星期五）

化學第一小試。讀拉丁文。

夜遊公園，適天微雨，衆皆避入跳舞廳內。已而樂作，有男女約二十雙，雙雙跳舞。此爲余見跳舞之第一次，故記之。

▲七月十五日（星期六）

讀拉丁文。讀謝康樂詩一卷。作書寄友人。夜赴暑期學生之歡迎會。

▲七月十六日（星期日）

游湖上別墅，歸後大風雨。讀拉丁文。

▲七月十七日（星期一）

上課。化學試卷竟得百分，真出意外。讀拉丁文。

▲七月十八日（星期二）

上課。作化學算題，久不作算數之事矣。（去年北京試後，卽未一親此事。）

夜聽 Prof. Sprague 演說“Milton”。此君爲本校最先英文掌教，今老矣。

▲七月十九日（星期三）

上課。偶與沈保艾談，以爲吾輩在今日，宜學中國演說，其用較英文演說爲尤大。沈君甚以爲然，卽以此意與三四同志言之，俱表同意，決於此間組織一『演說會』。

▲七月廿日（星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一日（星期五）

化學第二小試。是夜邀演說會同志會於余室，議進行大旨。打牌。得近仁一書。

▲七月廿二日（星期六）

晨往 Robinson 照相館攝一小影。打牌。讀美國短篇名著數種。

▲七月廿三日（星期日）

晨十時，康南耳中國演說會第一會，余演說『演說之重要』。是日有參觀者六七人。余演說每句話完時常作鼻音“m”聲，亦不自覺，此是一病，今夜承友人相告，當改之。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

上課得德爭一書。打牌。演化學算題。

▲七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作書覆德爭。打牌。

▲七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演化學算題。

連日極寒，中夜尤難堪。天明時夢見吾母，又夢見蜀川。

▲七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八日（星五）

化學第三小考。

▲七月廿九日（星六）

讀馬太福音。讀 Samuel Daniel 情詩數章。打牌。

▲七月卅日（星期）

演說會第二次會，余爲主席。

▲七月卅一日（星一）

上課。演算題。

▲八月一日（星二）

上課。讀 George Eliot's "Silas Marner"。

▲八月二日（星三）

讀 "Silas Marner"。此書雖亦有佳處，然不逮 "The Mill on the Floss" 遠甚。友

人某君昔極稱此書，蓋所見不廣耳。

▲八月三日（星四）

讀 "Silas Marner" 之第十二回 "The Discovery of Eppie"。不覺毛髮爲戴，蓋慘

愴之至矣。

▲八月四日（星五）

化學第四小考，極不稱意；平生考試，此爲最下。打牌。

▲八月五日（星六）

打牌。

▲八月六日（星期）

演說會第三次會，余演說『祖國』。

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賤之煙捲，繼復吸最貴之煙捲，後又吸煙草，今日始立誓絕之。

▲八月七日（星一）

上課。

▲八月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讀『Silas Marner』畢。作家書。作書寄近仁。朱友漁君自紐約來。取回所攝

影。

▲▲八月九日（星期三）

得保民一書演算題。

▲▲八月十日（星期四）

上課。夜早睡；連日或以讀書，或以打牌，恆子夜始寢，今日覺有不適，故以此矯之。

愛國會舉余爲主筆，尙不知何以答之。

▲▲八月十一日（星期五）

上課。下午晤 Brown 君夫婦。此君夫婦皆嘗至吾國，教授於天津某校者也。取照片。夜

打牌。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讀狄更氏雙城記。

▲▲八月十三日（星期日）

演說會第四次會，余演說『克己』。

韓安君自西方來。此君字竹平，吾皖巢縣人，畢業於此校，今以愛國會事，周遊東方諸校。溫化學。

演說會自下星期起暫停。

▲八月十四日（星一）

化學大考。讀雙城記。

▲八月十五日（星二）

上課。天大雷雨。讀雙城記完。

韓君見訪，談甚久，此君貌甚似保民。

學生會特別會，爲愛國會事也。

▲八月十六日（星三）

今日爲暑期學校課最末一日。

去年今日去國，去祖國已一年矣。今日得堂上家書，坐 Morse 院外坡上讀之。讀已四望，湖光如鏡，白楊青楓，蕭蕭作聲，樹間駐蹕窺人，毫無畏態。佳哉此日！

▲八月十七日（星四）

讀愛麥生文 (Emerson's Essays) 讀五尺叢書中之 'Tales'。此書如吾國之搜神述異，古代小說之遺也。連日無事，極無聊，故讀之。

此間國人士去其九，皆赴中國東美學生年會者也。

▲八月十八日（星五）

讀馬可梨 (Macaulay) 之 'History' 及 'Johnson'。打牌。

見北京清華學堂榜，知觀莊與鍾英皆來美矣，爲之狂喜不已。

▲八月十九日（星六）

讀密爾頓 (Milton) 之 'L'Allegro'。

與魏作民諸君遊湖上別墅，夜八時始歸。

▲八月廿日（星期）

與魏李諸君躬自作饌，烹雞炙肉，大啖之。

下午獨遊 Cascadilla 谷，獨行林中，長松蔽天，小橋掩映，溪聲淙淙可聽，胸襟爲之一舒。

讀密爾頓之 "Lallegro" 及 "Il Penseroso"，皆佳構也。

▲八月廿一日（星一）

讀密爾頓稍短之詩。下午至藏書樓作康南耳傳。

▲八月廿二日（星二）

作康南耳傳畢，凡五六千言，擬係以短論，久之未成。

▲八月廿三日（星三）

下午與同居諸君泛舟湖上，此日所用爲帆船，但恃風力，亦殊有趣。夜打牌。

▲八月廿四日（星四）

是日打牌兩次。讀密爾頓小詩。

▲八月廿五日（星五）

作康南耳傳結論，約三百餘字，終日始成；久矣余之不親古文，宜其艱如是也。打牌。

▲八月廿六日（星六）

讀德文詩歌“Lyrics and Ballads”打牌。

▲八月廿七日（星期）

金句卿君歸自紐約，聞其談旅行事甚詳，擬今冬亦往紐約一遊。

王益其君昨日約往一談，今日赴之，談氣象學建設事。

▲八月廿八日（星一）

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贖家，擬於明日起著德文漢語一書，雖爲貧而作，然自信不致誤人也。

讀“Lyrics and Ballads”

▲八月廿九日（星二）

晨起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極愛其議論之深切著明，以爲臨川集之冠。

訪 Prof. Wilson 承其導觀氣象所 (Weather Bureau) 一切器械。

夜讀 "King Lear"

▲八月卅日 (星三)

晏起打牌讀 "The Tempest"。連日讀蕭士璧戲劇，日盡一種，亦殊有趣。

▲八月卅一日 (星四)

上午至王益其處，與同炊爨爲午餐食之。下午散步 Cascadilla 谷。是日讀 "Macbeth"。

未完。

▲九月一日 (星五)

昨夜誤碎目鏡，今日入市令工治之。理什物。

讀 "Macbeth" 畢。此書爲蕭氏名著，然余讀之初不見其好處，何也？

得傅有周寄小影，附題詞廿四韻，以一書報之，亦媿以一影。

▲九月二日（星期六）

陳晉侯沈保艾歸自年會，爲言余被舉爲賠款學生會中文書記兼任會報事，余已許愛國會爲任主筆之一，今若此，恐遂無寧日矣。

讀 Dryden's "All for Love" 畢。此劇甚佳。

▲九月三日（星期）

讀仲馬小說。改康南耳傳結論，刪去二百字，存百字耳。打牌。

見小說時報所登上海伎人小影，知吾前所識之某輩今皆負盛名矣。

▲九月四日（星期一）

今日爲勞動節（Labor Day）爲休息之日。打牌。

讀仲馬小說。吾讀俠隱記續集，已盡六鉅冊，亦不知幾百萬言矣。此“Son of Porthos”爲最後之一冊。偉矣哉，小說之王也！

▲九月五日（星期二）

讀小說打牌閱報知第三次賠款學生今日抵舊金山與金濤君談話今日擬遷居而未成。是夜大雨。

▲九月六日（星期三）

主婦大可惡，幾致與之口角。此婦亦殊有才幹，惟視此屋爲一營業，故視一錢如命，爲可嗤耳。

今日遷居世界學生會所。初次離羣索居，殊覺悽冷。

昨日與金濤君相戒不復打牌。

▲九月七日（星期四）

得君武書，知楊篤生投海殉國之耗，爲之嗟嘆不已。其致君武告別書云：『哀哀國祖，徇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洵此無名之骨。』讀之如聞行吟澤畔之歌。

君武贈詩一首。

▲九月八日（星期五）

一九一一年九月

昨夜譯 Heine 小詩一首。作書寄君武。讀荀子一卷，小說一卷，陶詩數首。寫去國後之詩詞爲天半集。

▲九月九日（星六）

讀荀子第二卷。讀“Fortunes of Nigel”小說也。

與匈牙利人 A. Janitz 君談。備明日演說。

▲九月十日（星期）

演說會第五次會，余演說『辯論』與諸君論下次辯論會擇題事。

讀荀子半卷。讀“Fortunes of Nigel”

▲九月十一日（星一）

讀“Fortunes of Nigel”畢。此爲司各得氏小說之一，以有蘇格蘭文字故讀之稍費

時力。

得鍾英一電，知明日可到。

▲九月十二日（星二）

至車站迎鍾英十二時車到，同來者四人：裘維榮、楊孝述、章元善、司徒堯諸君。是日與鍾英及諸君閒談終日。

▲九月十三日（星三）

讀荀子半卷。

得保民一書，附藝舟雙楫及廣藝舟雙楫二書。

夜開歡迎會，歡迎新來諸君。

▲九月十四日（星四）

與鍾英諸人閒談，又同遊農院。

得二兄一書，久不得二兄書矣。

▲九月十五日（星五）

鍾英前已定居 W.C. 姓之屋，今日始遷往，主婦之子，余同班也。

讀“Man in the Iron Mask”作公私書函。

鍾英攜來照片甚多，有余十八歲時小影，對之不勝今昔之感。

▲▲九月十六日（星六）

讀小說。與鍾英往見註冊主任 Hoy。與程計二君議明日會事。
夜與鍾英閒步至 Happy Hour 看影戲，余九閱月不至此矣。

鍾英父母俱存，有兄有妹，承以合家影片見示，天涯游子，對之感慨何限！

▲▲九月十七日（星期）

演說會第一次舉行辯論，題爲『中國今日當行自由結婚否？』余爲反對派，以助者不得其人，遂敗。

讀小說。

▲▲九月十八日（星一）

讀小說。作書讀荀子。是日購 C. Lamb 尺牘二帙讀之。

▲九月十九日（星二）

讀 Lamb 尺牘。刪定氣候學論。

下午往觀 Ithaca Fair。Fair 者，所謂「展覽會」也。陳一鄉之所出而定其優劣焉，以鼓舞其優者而汰其劣者，意至善也。

▲九月廿日（星三）

作家書。今日爲始，以後每七日作書一次寄吾母與吾兄。作書寄上海友人。今日終日未讀一書，何也？

▲九月廿一日（星四）

讀荀子。

下午至 Fair 觀飛行機，所見爲一雙葉機，亦不甚大，待之久乃不見飛起。天忽大雨，時來觀者約數萬人，皆狼狽走散。余亦衣履皆濡。

▲九月廿二日（星五）

讀 Sophocles' (希臘人 495-405 B. C.) "Oedipus The King" 一劇。讀荀子。以所居之圖寄卅兄。得仲誠一書，覲莊一書。

▲九月廿三日（星期六）

今日匆匆竟未讀書何也？上午拍球；下午預備演說，定下學期課程。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今日以會所不可用，故演說會展緩一星期。讀馬太福音兩卷。

▲九月廿五日（星期一）

在藏書樓閱書，爲作本校發達史之材料。史目如下：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白校長 (White) 時代

第三章 亞丹校長 (Adams) 時代

第四章 休曼校長 (Schurman) 時代

▲九月廿六日（星二）

至藏書樓讀書。作校史第一章未成。作書寄觀莊，約二千言。有 M. B. Haman Felix Kremp 者來談。

▲九月廿七日（星三）

上山註冊，歸時小雨。下午作校史第一章成。

出遊偶見書肆有 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亨利喬治著進步與貧窮）憶君武曾道及此書，遂購以歸，燈下讀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動人。

▲九月廿八日（星四）

昨夜夜分腹痛大作，幾不可忍，一夜數起，今晨詣醫視之，服藥兩種，稍稍愈矣，然尚泄不已。

今日爲上課之第一日，休曼校長演說。

▲九月廿九日（星五）

今日猶時時泄下，醫云：『此藥之力也，病已祛矣。』

上課。夜讀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九月卅日（星期六）

上課。聽 Prof. Strunk 講 "Tintern Abbey" 甚有味。西人說詩多同中土，此中多有足資研究者，不可忽也。

偶見 "Little Visits With Great Americans" 一書，甚愛之。

▲十月一日（星期一）

至 Sage Chapel（本校禮拜堂）聽 Anderson 講道。

今日以會所未得空地，遂不開演說會。

讀 Wordsworth（華茨沃氏）詩。

▲十月二日（星期一）

經濟學第一課宣言農院二年生不許習此課，以人太多故也。

聽 Prof. Northup 講英文，謂欲作佳文，須多讀書。其說甚動人。

▲十月三日（星二）

以改定課程頗費周折，卒僅得讀十五時耳。

得觀莊所寄顏習齋年譜，讀之亦無大好處。

▲十月四日（星三）

上課讀華茨沃詩。

得觀莊一書，亦二千字，以一書報之，論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

是日大雨。天驟熱。中夜忽流鼻血不已。

▲十月五日（星四）

上課讀 De Quincy's "The Knocking"，甚喜其言之辯，惟所論余殊不謂然，爲作一

文駁之。

▲十月六日（星五）

一九一一年十月

今年每日俱有實驗課。上午受課稍多，竟不暇給；懼過於勞苦，自今日爲始，輟讀演說及英文詩二課，而留英文散文一科。

今日爲中秋節，天雨無月，爲之悵悵不已。

▲十月七日（星期六）

上課。下午看影戲，有科學片『花的生長』（The Growth of Flowers）真妙不可言；又有 Cornell 景物，真亦可觀。

夜學生會第一次會，新職員爲金濤、劉仲端、林亮、程義藻等。會畢訪鄒樹文，歸見月色甚佳，心神爲之怡悅無已。

▲十月八日（星期日）

未讀一書，未作一事。

▲十月九日（星期一）

上課。讀 Burke's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文穢麗極矣。寫地質學報告。

▲十月十日（星二）

上課。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讀 Thackeray's "Round About Papers" 甚趣。至 Falls Creek 風景佳絕，余居此一年，乃未遊此地，可惜可惜。

▲十月十一日（星三）

上課。得觀莊書，攻擊我十月四日之書甚力。夜世界學生會 (Cosmopolitan Club) 常會，是日有人提議賓客不宜大濫一事，甚有理。作一書寄馬小進。

▲十月十二日（星四）

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為黨人所據。

▲十月十三日（星五）

作英文記一篇上課。

革命軍舉諮議局長湯化龍為湖北總督；黃興亦在軍，軍勢大振；黎元洪為軍帥。外人無

恙。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

上課。種果學野外實習。

武昌宣告獨立。北京政府震駭失措，乃起用袁世凱爲陸軍總帥。美國報紙均袒新政府。

▲十月十五日（星期）

Prof. Comfort 有聖經課。

起用袁世凱之消息果確，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漢口戒備甚嚴，念大哥與明姪在漢不知如何？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上課。夜溫習地質學與化學，以明日有小試也。

▲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上課。地質學小試。化學小試。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至湖上，還至鬼頭山而歸。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上課。作一書致本校圖書館長 *Harris* 君，論添設漢籍事。
聞有兵輪三艘爲新軍擊沉於江中。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課。昨日漢口之北部有小戰，互有殺傷。下午神州日報到，讀川亂事，見政府命岑春煊赴川之諭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於任事』之語，讀之不禁爲之捧腹狂笑。

▲十月廿一日（星期五）

下午至 *Percy* 場觀本校與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比球，本校勝也。

▲十月廿二日（星期六）

演說會開會，余演講 *Ezra Cornell* 之事跡。

經課，*Prof. Comfort* 主講。此君博學能言，辭意懇切動人。今日言人生處世如逆流之舟，須以汽力助之始可逆流而上耳。

▲十月廿三日（星一）

作一寫景文字。溫種果學，明日有考也。

報載袁世凱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辭。

▲十月廿四日（星二）

野外實習至南山，教師謂此地四千萬年前尚爲大海，汪洋無際，今考山石尚多介族化石之遺，山石分層，序次井然，非一川一瀆之所能成也。聞之感慨世變，喟然興思。

▲十月廿五日（星三）

上課。偶讀 *Newman* 文而喜之，余初不知此君，今始讀其文，始信盛名非虛也。讀俄國短篇小說數則。

▲十月廿六日（星四）

廣州新將軍鳳山赴任尙未登岸，有黨人以炸彈投之，鳳山死，同時死者二十餘人。廣州今日防衛之嚴，自不待言，而猶有此事，亦可異矣！

上課至花房 (Green House) 實習，見菊花盛開，殊多感歎。

▲十月廿七日 (星五)

作一書寄君墨。余去年作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之語，今竟成語讖，可異也！

▲十月廿八日 (星六)

腹中作痛。夜赴學生會，歸赴世界學生會 Smoker (‘Smoker’者，無女賓，可以飲酒吸煙，故名。) 是夜有諸人演說，侑以酒餅，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飲酒故也。

▲十月廿九日 (星期)

赴康福 (Prof. Comfort) 之經。課下午有辯論會。夜作植物生理學報告。昨日報記官軍獲勝，復奪漢口。

▲十月卅日 (星一)

今日爲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尙未可

知；
桂林長沙俱成戰場；
大江南北人心皇皇不自保；
此何時乎！

（以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二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廿五日至十二月廿八日——在康南耳大學文學院

元年九月廿五日（星期三）

晨起入校，辦註冊事。下午有印度人 Setna 君來訪，此君自孟買來，與前記之盤地亞君同鄉也。

夜往戲園觀南君夫婦（Southern and Marlowe）演蕭氏名劇“Hamlet”。南君串 Hamlet，其妻馬女士串 Ophelia。此戲為蕭氏名劇中之最難演者，因 Hamlet 之唱白居全書十分之九，為書中主人者甚不易得，故難也。劇中事實，約略記之如下：

丹麥之王有弟 Claudius，伺其兄晝寢，潛以毒灌入耳內，遂弑之；復求婚於其兄之后，許焉，遂篡位。故王之子 Hamlet 恥其母所為，哀痛不欲生。適故王之鬼現形

於某處，王子聞之，夜往伺之。鬼爲言遭弑之狀。王子大憤，誓爲報仇。然王子溫柔，寬仁長者也。轉念鬼語，或不可深信，思有以證之。又懼見猜，乃佯狂以自晦。嘗愛一女子 Ophelia，女子父兄皆不願之，令女盡還所遺書物，人或疑王子爲愛狂也。其叔狡詐，常戒備之。王子喜戲曲，一日觀劇，忽有所悟，因改竄一舊劇，令其中情節與其父之死相彷彿，因設筵招其叔往觀之。其叔觀至進壽一節，大怒，拂袖遁去。后招其子入宮，適篡王方伏地懺悔，王子拔劍欲刺之。繼思罪人方在懺悔，殺之，其魂魄可升天，是福之也。遂舍之入宮，數其母之罪。母愧悔大哭。時 Ophelia 之父 Polonius 方伏帷後竊聽，偶作聲，王子以爲其叔也，拔劍隔帷刺之，斃。明日，其叔假殺大臣罪，送其姪往英國，而囑英王殺之。途中王子竊發國書，得其謀，潛易其詞，令英人殺監者二人，皆其友也。海行數日，遇海盜，王子與鬪，被虜去。後盜知爲王子，縱之生還，令納金以贖，王子遂復歸丹麥。

時被殺大臣之女既慟失所歡，又哀父死於非命，遂發狂投水死。其兄歸自異國，欲

報父仇，王復聳動之，令與王子決鬪，以毒藥淬刃。決鬪之日，王猶恐其姪不死，則置毒酒中，欲以賜之。既鬪，王子受微傷，其仇傷重將死矣。后忽思飲，舉毒酒盡之，毒發立斃。臨死呼曰：『酒也，酒也！』受傷之仇本任俠少年，以父仇故，墮奸人術中，至是自知將死，遂告王子以刃中有毒，已不可救。主謀者篡王也。王子聞之，恨極，即刺刃篡王之腹，遂斃。王子毒發亦死。

南君 (Southern) 串王子大佳。吾去歲觀其串“Romeo and Juliet”頗以爲不如其妻，今乃知名下果無虛士耳。原書分五齣廿幕：

第一齣 幕一 (郊外) 守兵夜見故王之鬼

幕二 (宮中) 婚宴之後

幕三 (潘氏 [Polonius] 之家) 兄妹言別，潘老戒女。

幕四 (郊外) 王子見父。

幕五 (郊外) 父魂訴冤。

第二齣 幕一（潘老之家）王子驚所歡。

幕二（王宮）潘老以王子情書示王。王子見優人定計。

第三齣 幕一（王宮）以王子所歡試探王子之心事。

幕二（王子之宮）演劇大決裂。

幕三（王宮）王子入宮，見王跪禱，欲殺之，已而舍之。

幕四（后宮）訓母刺潘。

第四齣

幕一（王宮）流王子於莫。定計。

幕二（王宮之一室）王子隨監者下。

幕三（王宮）王子見王遂行。

幕四（郊外）王子在道上。

幕五（王宮）王子所歡發狂疾。潘老之子舉兵入宮，欲弑王復父仇。女

子投水死。

幕六（王宮之一室）王子之友得信，知王子已歸。

幕七（王宮之一室）王與潘老之子定計謀殺王子。

第五齣 幕一（墳地）掘墳。王子與其友過此。王子所歡之樞過此。王子與女兒

相見約決鬪。

幕二（王宮）王子與其友談別後事（追殺）決鬪。幕下。

是夜之戲僅有五齣十幕而已，則已刪去十幕矣。蓋蕭氏著書之時，遠在十七世紀初，舞台尙未有布景。所謂景者，正如吾國舊劇懸牌爲關門，設帳爲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劇場則不然矣。布景皆須逼真，則裝置爲難，決不能刻刻換景，則擇其可合併者併之，不可併者或仍或去，其所換之景，皆必不可不換者也。卽如今夜之戲，第一齣之五幕，皆不能不換者也（四五兩幕同在郊外，惟王子隨鬼下，故不能不另易一景）第二齣僅有一幕，布王宮之景。潘老立宮側，其女奔訴王子來訪狂態，遂同下。王子上，遇優人，已而下。王后並出，潘老以王子情書示之，是合第一幕於第二幕也。第三齣原有四幕，今僅存三幕，其原第一幕已併入

第二齣之下半所存幕一爲王宮演劇，篡王遁去；幕二爲王宮，王子入宮，見王方伏地祈天；幕三爲后宮，第四齣原有七幕，今刪存一幕，則原文第五幕也。原第七幕亦併入此幕。其餘各幕皆刪去，以其無甚緊要也。第五齣仍原文之舊，有二幕，以其不可刪併也。卽此一節，可見古今情形之異，尤可見戲劇之進化。留心此事者，苟細心研究之，於舞台布景分幕之法，思過半矣。此劇僅第一、四、五、三幕，鬼景幽寂動人，台上燈火盡歇，幽暗僅可辨人影往來而已。此景甚動人，餘皆尋常無足道也。

南君串王子，寫孝子神情都現。“Hamlet”爲蕭氏劇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殺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處天下最逆最慘最酷之境，以忠厚長者，而使之報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卽其母與叔也，其事又極闇昧無據。荒郊鬼語，誰則信之？不知者方以爲覬覦王位耳。讀其事者，宜合吾國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諸人之境地觀之，尤宜知王子處境，比較諸人尤爲難處，其人其事，爲吾國歷史倫理所未有，知此而後可以論此劇中情節。

王子之大病在於寡斷。當其荒郊寒夜，驟聞鬼語，熱血都沸，其意氣直可剗刃其仇而碎磔之。及明日而理勝其氣：一則曰鬼語果可信耶？再則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則曰吾乃忍殺人耶？至於三思，則意氣都盡矣。王子之人格全在獨語時見之。劇中無人自語，謂之獨語（Soliloquy），頗似吾國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劇中小連生諸人之演說。但西方之獨語聲容都周到，不如吾國自白之冗長可厭耳。獨語爲劇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劇獨多用此法，以事異人殊，其事爲不可告人之事，其人爲咄咄書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劃地之語耳。吾國舊劇自白姓名籍貫，生平職業，最爲陋套，以其失真也。吾國之唱劇亦最無理。卽如空城計，豈有兵臨城下尙緩步高唱之理？吾人習焉不察，使異邦人觀之，不笑死耶？卽如燕子箋一書，其布局之奇，可頗頹西劇，然以詞曲爲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扇使近人以說白改演之，當更動人。又如新劇中之明末遺恨，使多用唱本，則決不如說白之逼真動人也。

蕭氏之劇，必有一丑脚之戲，謂之插譚（Comical part）。此劇中之潘老丈，蠢態可掬，真是神來之筆。後半掘墳一節，掘墳工人亦是丑角，其人亦一蠢物，令人捧腹。凡丑角之戲，非

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領會。即如掘墳一節（原文第五齣幕一第十五行以下），匆匆讀過，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爲妙文也。吾國丑角之戲亦有佳者，然丑角要在俗不傷雅生平所見，西劇中丑角以蕭氏名劇“*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之Dogberry爲最佳他如“*Henry IV*”中之Falstaff當極佳，惜不得舞台上見之耳。

南君串王子，第一齣獨語時神情真佳絕。此後則對潘老丈種種藐視之態，尤爲畢肖。蓋王子極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戲弄之，冷嘲熱罵，以佯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此其所以爲佳也。

馬女士（*Julia Marlowe*）串娥蜚（*Ophelia*），王子之意中人也，此爲蕭氏戲中女子之特異者。蕭氏之女子如Portia，Juliet，Beatrice之類，皆有鬚眉巾幗氣象，獨娥蜚始則婉轉將順老父，中則猶豫不斷，不忍背其父之亂命，終則一哀失心，絕命井底。迹其一生所行，頗似東方女子，西人多不喜之。吾去歲曾作一論爲之辯護，以非論劇本旨，故不載。馬女士串此女，於第四齣發狂一幕，聲容淒惋，哀動四座。其狂歌數章，聲細僅可辨，然乃益哀，若放

聲高歌，則未免不近人情矣。散花一節尤傷心，初讀是書時，有人誌語謂此時女以花分贈王后及其兄，而是夜乃無贈花之事，但女自語作狂言耳。二解不知孰是。

劇中配角亦多佳者。丑角潘老，吾已言之矣。此外如篡王，奸狀如繪，亦殊不易得。潘老之子乃不甚出色，王子之友 Horatio 亦不大佳，殊失望耳。

是夜座客爲滿，名人如白博士 (Hon. Andrew D. White) 亦在座。

是夜有一二小節頗不滿意，如布景牽合之處有頗牽強者。如第二齣之第一幕合於第二幕，頗不近情。又如第三齣之演劇宜在王子之宮，所設景乃似王宮，是草率也。

此劇爲蕭氏第一名著，其中佳句多不勝收，文人多援引之。凡讀蕭氏書，幾無有不讀此劇者，書中名句如：

1.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2. "Give ever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
3. "T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4.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 n."
5.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此種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諺語矣。

▲九月廿六日（星四）

第一日上課：哲學史、美術哲學。

下午往旁聽 Prof. Burr 之中古史，甚喜之。夜譯割地，未成。

▲九月廿七日（星五）

上課：倫理學、英文、美術史、中古史。

英文課，予初意在學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課，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寫景記事之文，於吾求作論辨之文之旨不合，遂棄去。

美術史一科甚有趣。教師 Brauner 先生工油畫，講授時以投影燈照古代名畫以證之。今日所講乃最古時代之美術，自冰鹿時代（Reindeer Stage 約耶紀元前八九千年）以至埃及巴比倫，增長見聞不少。

▲九月廿八日（星期六）

上課夜作一長書寄德爭

▲九月廿九日（星期）

往聽 H. E. Fosdick 講經。

下午往聽 Dr. Moore 演說『青年衛生』，注重花柳病，甚動人。

夜譯割地（即最後一課）成寄德爭，令載之大共和。

▲九月三十日（星期一）

上課：論理美國政治。下午美國政黨。

▲十月一日（星期二）

上課心理學。第一課講師 Prof. Titchener 爲心理學鉅子之一，所著書各國爭譯之。世界大同會總會書記 Louis P. Lochner 君自麥狄森來。此君以會事故，與余早已有書往來，今始於此相見，執手言歡，快慰之至。

夜世界會開會歡迎 Lochner 君，卽以送總會長 George W. Nasmyth 君往遊歐洲，二君皆有演說。

送 Lochner 君登車往紐約。

▲十月二日（星三）

上課。作書寄仲誠。

美術哲學科所用書名“Apollo”，爲法人 S. Reinach 所著，記泰西美術史甚詳，全書附圖六百幅，皆古今名畫名像之影片，真可寶玩之書也。

夜至車站送 Nasmyth 夫婦往遊歐洲。

▲十月三日（星四）

上課。昨夜補記觀 *Hamlet* 記事，今日補成之，作學生會會計報告。

▲十月四日（星期五）

上課。夜有世界會董事會作報告，讀心理學，此書文筆暢而潔，佳作也。

是日上午有 Prof. N. Schmidt 演說『石器時代之人類』，輔以投影畫片，寫人類草昧之初種種生活狀態，觀之令人驚歎。吾人之祖宗，萬年以來，種種創造，種種進化，以成今日之世界，真是絕大偉績，不可忘也。今年大學文藝院特請校中有名之教師四人，每星期演講一次，總目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見聞，當每次往聽之。

▲十月五日（星期六）

上課。

下午擬賠款學生致黃監督書稿一道，金仲藩爲寫之。

夜學生會選舉新職員，余被推爲書記，辭之。

▲十月六日（星期日）

檢閱會中所藏舊雜誌中所載滑稽畫 (Cartoon) 擇其尤者集爲一編，將爲作一文，論『海外滑稽畫』送德爭載之。

午與新西蘭人 A. McTaggart 君同出散步，日朗氣清，天無纖雲，真佳日也。
下午小睡。

▲十月七日 (星一)

上課。作家書 (十一號) 錄世界會會員姓名住址錄。讀 "Apollo" 論希臘造像。

▲十月八日 (星二)

上課。寫會員錄。至藏書樓讀書。

▲十月九日 (星三)

上課。

山下有美國進步黨 (羅斯福之黨) 政談會，黨中候選紐約省長 Oscar Straus 過此演說，因往聽之。

下午讀書。夜有世界會議事會。

▲十月十日（星期四）

上課。

下午得紐約 The Outlook 一書，以予前投一稿，論我國女子參政權，因旁及選舉限制，此報欲知其詳，來書有所詢問，以書答之。余月前作此稿，投之紐約 The Independent，未蒙登載，故改投此報。此二報爲此邦最有勢力之雜誌，故以投之。

今日爲我國大革命週年之紀念，天雨濛濛，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今日 Montenegro 王國與土耳其宣戰，巴爾幹半島風雲又起矣。世界和平之聲猶在耳邊，而戰歌殺聲亦與相間而起，東亞革命之週年紀念，乃與巴爾幹戰雲相映，亦一奇也。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上課。下午作書寄友人。夜讀“Apollo”十篇。

▲十月十二日（星期六）

上課。

得家書（十一號）知二哥新喪愛妾，所遺子女數人，無人撫養。我兄此時處境當有非人所能堪者，作書慰之，并勸其歸。寫至「羈人遊子，百不稱意，時當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個家在」一語，不禁淒然欲絕者久之。慈親許我多留一二年，言期我歸在乙卯（一九一五）。我前知吾母爲天下賢母，吾終留耳。

夜金仲藩來語余，有中國女子李君過此，寓 Mrs. Treman 家，因與同訪之。座間有一人爲 Methodist Church 經課講員，爲余略述講經之法，其言荒謬迷惑，大似我國村嫗說地獄事，可見此邦自有此一流人，真不可解也。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

作書。

經課第一會，康福先生仍爲主講。

下午往聽一人演說：此人自言曾周遊列國，其言亞洲日本中國印度三國風俗毫無真知灼見，徒皮相耳。

夜與菲島友人 Loosin 君往訪此間最大寫真館主 Robinson 君。其人曾旅行歐洲，胸襟極恢廓，藹然可親。坐甚久始歸。

▲十月十四日（星一）

得德爭寄報甚多，一一讀之。
上課。

夜與印度盤地亞君閒談。

忽思著一書，曰中國社會風俗真詮（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言之得失，此亦為祖國辯護之事。書中分篇目，大約如次：

一 緒論

- 二 祖先崇拜 (Ancestral Worship)
- 三 家族制度 (Family System)
- 四 婚姻 (Marriage)
- 五 守舊主義 (Conservatism)
- 六 婦女之地位 (Position of Woman)
- 七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 八 孔子之倫理哲學 (The Confucian Ethical Philosophy)
- 九 中國之語言文字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十 新中國 (The New China)

▲十月十五日 (星二)

上課。下午至藏書樓讀 A. H. Sm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倭

讀 E.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 皆作筭記識之，以爲他日之用。

▲十月十六日（星二）

上課。

譯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中有一長篇論吾國廿年以來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於實在情形，瞭如指掌。美國人著書論吾國者，未有及此書之真知灼見者也。中於人名年月稍有訛誤，爲糾正之，作書寄之著者。

▲十月十七日（星四）

上課。下午作一文，未竟。

夜往聽此間進步黨演說大會，有 Judge Hundley of Alabama 演說，極佳。

（遠記）前二日，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至 Milwaukee 演說，下車時萬衆歡迎之。忽有人以鎗轟擊之，中脇，穿重裳而入。有人搏刺客不令再發。羅君受彈，亦不改容。時萬衆洶湧，將得刺客而甘心焉。羅君即壓止之，驅車至會所，演說六十五分鐘，然後解裳令醫診視，其鎮靜

雄毅之態，真令人敬愛。君體魄極強，故能支持。彈已入骨，不易取出，至今三日，尙未取出也。刺客名 John Schrank。美國總統爲刺客斃者已三人：

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65)

加非爾 (James A. Garfield, 1881)

麥荆尼 (William McKinley 1901)

▲十月十八日 (星五)

上課。

往聽 Prof. Sill 演說 "The Civilization fo Crete"。Crete 爲希臘之南一大島，文化之早，在希臘之前千餘年，今過其古宮殿遺址之宏壯，猶依稀可想見當日之文明也。宮殿皆石築，雕刻甚富，亦有精者，可見當日美術之發達。有女子像，腰細僅盈握，則此陋俗四千年前已風行矣。詩人荷馬言雅典當日須納歲幣若干於 Chosus。又島上宮殿，初無城郭防守之跡，可見當日海軍（舟師）之強，稱霸海上。而今安在哉！考古者遙度此島最盛時代當

在西歷紀元前一千七八百年之間，宮殿之燬當在十四世紀，則其盛時當吾國殷湯之時，其衰時當與盤庚遷亳同時耳。

下午作一書寄友人。

夜有世界會董事會。

是日下午曾往聽 Dr. Johnson 奏風琴，中有 MacDowell 之『海曲』(Sea Song) 特佳。

▲十月十九日(星六)

上課。

鄭萊君自哈佛來。

下午作文，未成。

夜有世界會 'Snoker' 來者甚衆。

▲十月廿日(星期)

晨與鄭君同出訪友。

赴康福先生經課。

夜讀報。作一報告論上兩星期中美國三大政黨之競爭。

▲十月廿一日（星一）

上課得 Outlook 一書，作長書覆之。夜赴理學會，（英文 Ethics 舊譯倫理，當作理學或道學，如宋人道學是也。）聽人講『債負之道德』甚得益。

▲十月廿三日（星三）

上課。下午下山聽共和黨談會，有共和黨候選紐約省長 Job E. Hedge 演說。作書。

▲十月廿四日（星四）

上課。

自警曰：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汝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後決不吸紙煙，今幾何時，而遽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

耶？汝自信爲志人，爲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尙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煙。又恐日久力懈也，誌之以自警。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what's past is to put a stop to it before it happens.”—Kipling.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Lowell

不知其過而不改，猶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恥。人卽不知，汝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乃自認爲懦夫耶？知過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恥之懦夫也。虧體辱親，莫大於是矣。

▲十月廿五日（星五）

上課。下午在藏書樓讀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此為世界有名歷史之一，與

吉本之羅馬衰亡史齊名。

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先哲如 Epictetus and Marcus Aurelius 皆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說，尊帝為父而不尊崇當日之國家，亦羅馬衰亡之一原因也。

（註）吾作此言，並非毀耶，實是當日實情。後世之耶教始知有國家，其在當日，則但知有教宗（Church）耳。

▲十月廿六日（星六）

上課。下午稍事作書。夜有學生會常會。辦書記事。

▲十月廿七日（星期）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講保羅悔過改行一節。其言曰：保羅改過之勇爲不可及。然 *Ananias* 知保羅懷叵測之心以來，將得新教之徒而甘心焉，乃敢坦然往見保羅，說以大義，則其人誠獨爲其難，尤不可及也。此說甚新，予讀此節時，乃未思及此，何也？

下午作文。夜讀上星期報紙所記三大政黨之事，摘爲報告，爲明日之用。

▲十月廿八日（星一）

上課。至藏書樓讀 Andrew D. White's "Seven Great Statesmen" 中之石台傳。

(Stein 普魯士大政治家)

▲十月廿九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書。夜與南非人法壘閒談，夜分始睡。

▲十月卅日（星三）

上課。下午寫信。

夜，予忽發起於世界學生會餐堂內作『遊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所得結果如下：

	T. R. 羅斯福	Wilson 威爾遜	Taft 塔夫脫	Debs 德卜
美國人	1	10	3	0
中國人	6	7	0	2
巴西人	1	8	0	0
菲島人	0	4	0	0
暹羅人	3	0	0	0
南非人	0	2	0	0
埃及人	1	0	0	0
法國人	0	0	1	0
印度人	0	1	0	0
匈牙利人	1	0	0	0
紐西蘭人	0	1	0	0
蘇格蘭人	0	1	0	0
共 53 人	13	34	4	2

進步黨 民主黨 共和黨 社會黨

此甚耐尋味者也。此中有數事，尤不可不留意：

(一)吾國人所擇 Wilson 與 Roosevelt 勢力略相等，皆急進派也，而無人舉 Taft 者。又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

(二)南美洲（如巴西）皆舉 Wilson 而不舉羅氏，則以羅氏嘗奪巴拿馬於哥倫比國，迫人太甚，南美之人畏之，故不喜之。

(三)菲島之人爭舉 Wilson，以民主黨政綱許菲島八年之後為獨立國，故舉之。

(四)暹羅共有三人，皆舉羅氏，則以此三人皆不關心美國政治，但震驚羅氏盛名而舉之。（吾之為此言，非無所據也。此三人所書票寫羅氏之名，皆有錯誤。其一人已下筆寫 Roo 矣，而不能拚其全名，故塗去而寫羅氏之渾名 Teddy，而又誤為 Taddy。其一人拚 Roosevelt 為 Roovelt，其一人則作 Rousvelt，皆誤。此可見此三人之不關心時事也。）

(五)吾國人所寫票，有一人作 Roosevelt，猶可原也；其一人作 Roswell，則真不可恕矣。羅氏爲世界一大怪傑，吾人留學是邦，乃不能舉其名，此又可見吾國人不留心視國之事，真可恥也。

△十月卅一日（星期四）

上課。

昨日大學日報亦舉行遊戲選舉，得票最多者爲 Wilson，其次爲 Roosevelt，二人相距百票耳。Tatt 則瞠乎其後，僅二百票耳。原文附黏於後。予亦往投票，所選者 Roosevelt 也。

此次所選紐約省長爲 Oscar Straus，乃一猶太人，然其人名重一時，人多歸之。卽如此間選 Straus 之票，多於他人幾及一千，雖學生中亦多猶太人，然教員中亦多歸之者。可見人心之趨向，初不拘種族界限矣。

夜讀書。

Cornell Daily Sun

Founded, 1880. Incorporated, 1905.

Thursday, October 31, 1912.

The Straw-vote results follow

TOTAL VOTE. (總票數)

Name	Oct. 十月試選	Feb. 二月試選
Wilson	969	516
Roosevelt	850	766
Taft	351	526
Debs	37	10
Chafin	18	
Invalid votes	50	65
	<u>2275</u>	<u>1883</u>

UNDERGRADUATE VOTE. (學生票)

Wilson	779	386
Roosevelt	741	687
Taft	325	461
	<u>1845</u>	<u>1534</u>

FACULTY VOTE. (教員票)

Wilson	99	94
Roosevelt	81	34
Taft	13	27
	<u>193</u>	<u>155</u>

SAGE VOTE. (女生票)

Wilson	91	36
Roosevelt	48	45
Taft	13	38
	<u>152</u>	<u>119</u>

BALLOT FOR GOVERNOR (紐約省長選舉)

First Choice.

	Student 學生	Faculty 教員	Sage 女生	Totals 總票數
Straus.....	1080	138	87	1305
Sulzer	343	27	24	394
Hedges	340	20	21	381
Russell	17	3	4	24
MacNichols, 8		4	4	16

Men Undergraduates over 21 717

Men Undergraduates under 21.....709

Undergraduates going home to vote179

▲十一月一日（星期五）

上課。

聽 Prof. N. Schmidt 演講摩西及猶太諸先知，甚動人。此君似極誠懇，每講至動人處，淚瑩瑩然盈睫，可見其讀書蓋真能為古人設身處境，故能言之真切如是也。

夜讀美術史。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上課。看本校與哈佛大學長途賽跑，第一人為 J. P. Jones，本校學生，然總計分數（52—55）本校乃不如哈佛。

下午讀書。小睡。是日始雪。

夜往訪 L. E. Patterson 之家，夜深始歸。

是夜偶談及 Free Mason（吾國譯『規矩會』）之原委始末。

▲十一月三日（星期日）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

下午作讀報報告。與法壘諸人同出散步，行至四英里之長始歸。

夜續作報告，見有 Homer Lee 之死耗（十一月一日）。此君爲孫中山作軍事參謀，聞爲革命事効力不少，今民國告成而此君死矣！此君著有一書名 “The Valor of Ignorance”，甚風行一時。

▲十一月四日（星期一）

上課。秋暮矣，感而有賦，填一詞記之，未成。閱昨日之 N. Y. Times 報，論土耳其事。

▲十一月五日（星期二）

上課。

今日爲美國選舉日期，夜入市觀之。此間有報館兩家，俱用電光影燈射光粉牆上，以報告各邦各州選舉之結果，惟所得殊不完備。市上觀者甚衆，每一報告出，輒歡呼如雷，以大勢觀之，似民主黨勝也。其附威爾遜者，則結袂連裾成一隊，挾樂器繞行市上，譁呼之聲，與樂歌

相答，其熱心政事可念也。來者亦多婦人，倚牆而立，歷數時不去，夜漸深始陸續歸去。然留者仍不少。聞確實效果，須明晨或上午始可見之也。

是日重讀 Plato's Apology, Crito, and Phaedo 三書，益喜之。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

今日選舉結果如下：

威爾遜（Wilson）得二百八十七票

羅斯福（Roosevelt）得一百九十九票

塔夫脫（Taft）得二十五票

選人票數共得五百三十一，得二百六十六爲過半，威氏得三百八十七，則其被舉決矣。續成昨日之詞，久不作此，生澀極矣，錄之：

水龍吟 送秋

無邊楓赭榆黃，更青青映松無數。平生每道，一年佳景，最憐秋暮。傾倒天工，染渲秋

色，清新如許。使詞人悠絕，殷殷私祝：秋無恙，秋常住。悽愴都成虛願，有西風任情相妬。蕭颯木末，亂楓爭墜，紛紛如雨。風捲平蕪，嫩黃新紫，一時飛舞。且徘徊，陌上溪頭，黯黯看秋歸去。

前日有 Mrs. F. E. Bates 者演說女子選舉權，亦引中國爲口實。作一書登之報端，以辨其非。

▲十一月七日（星期四）

作書寄人上課。

今日爲康南耳大學前校長白博士（Dr. Andrew Dickson White）八十壽辰。是日午正，全校學生齊集文藝院門外，時天大雨，學生來者蜂擁而至，初不爲雨小挫。已而鐘塔上『鐘樂』奏『母校』之歌，三千學生齊去冠和歌。歌已，白博士與校董自穆利爾院出，衆爭歡呼以歡迎之。歡呼之聲（Yell）震天。時雨益大，衆鶴立無散去者。院外廊下設小壇，學生四年班會長 J. P. Jones（即前日賽跑第一者）代表學生全體致賀詞。博士亦演

說十五分鐘，述此校發達之大略，兼述其今日快意之懷，結語云：願天佑汝。博士精神猶矍鑠，語時間作咳，然語聲極清脆可聽。

是日之會，三千男女鵠立雨中，至廿五分鐘之久，歡呼和歌祝此老康健，此景至可念也。余心爲大動，歡呼時幾欲下淚。至博士演說結語，則真淚下矣。

此老爲此邦之一偉人，是日壽誕，美國總統及德國皇帝維廉俱有電慶賀。

此老實此校之創始人也。人但知康南耳傾家建此校，而不知無白博士決無康南耳。吾昔作康君傳，記此甚詳。

夜中讀書，忽思發起「政治研究會」，使吾國學生得研究世界政治。

△十一月八日（星五）

上課。下午作一書寄德爭作家書（母，第十二號）。夜讀心理學，夜分始睡。

△十一月九日（星六）

上課。下午入市。夜聞 Mr. Brown 夫婦來此，與金仲藩往訪之，坐甚久。

▲十一月十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經課。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尙在人心也。梁任公爲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下午往聽 Prof. N. Schmidt 演說回教歷史，甚有味。夜讀美國政治。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上課。

以前日所念及之『政治研究會』質之同人，多贊成者，已得十人。

下山辦一事。

前予作一文論『中國女子參政權』寄登外觀報，至是始登出，今日寄贈報二冊，酬金五元。此稿初未全登，僅取其大要爲社論，故不能作投稿論。此予以英文稿賣文之第一次。

夜讀哲學史。

▲十一月十二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柏拉圖共和國。

夜有人邀往看戲，戲名“Officer 666”，乃一諧劇，Austin McHugh 所著，寫一盜畫巨猾，情節甚離奇。此劇實不出一室之間，故不須易景。予輩所坐乃在三層樓上，名 Gallery，價最賤，如吾國戲園之起碼座。座中多工人及大學生。在此座者，都不顧禮節，有不去帽者，有買食物大嚼者，有大笑者，樂作則大聲和之；樓下座中有少年男女入座，則鼓掌踏足以擲揄之；有時樂隊奏俗樂如“Oh My Baby!”之類，則合口呼嘯以和之；齣終幕下，則大譁呼，須劇中角色出謝，至數四次始已（尤注意女優出謝）。此生平第一次閱歷，故記之。

▲十一月十三日（星三）

上課。至藏書樓讀書。夜作一短文論建築五式。

▲十一月十四日（星四）

上課。下午與仲藩閒談。入市讀報。讀英報紙論吾國事，中心如擣。又至鄒秉文處讀上海報紙。

▲十一月十五日（星五）

上課。稍作事。近來殊苦忙，故百事廢弛，今日始一清理之。夜有世界會董事會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六日（星六）

上課。

午有政治研究會第一次組織會，會於予室。會員凡十人。議決每二星期會一次，每會討論一題，每題須二會員輪次預備演說一篇，所餘時間為討論之用。每會輪會員一人為主席。會期為星期六日下午二時。第一次會題為『美國議會』，予與過君探先分任之。

下午睡二小時。久不得睡足，每日僅得睡六七時耳。

夜有吾國學生會，會時，余起立建白二三事，頗有辯論，深喜之。會中久奄奄無生氣，能有人辯論，是佳兆也。

歸聽 Prof. Orth 演說 Francis Grierson 事蹟。此人爲晚近一奇人，狂放無匹，所著書有 "The Valley of Shadows" (Constable, London)。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今日爲吾廿一歲生日（以陽曆計之）。余生於辛卯十一月十七日，至今日（壬子）足廿一歲矣。歲月之逝，良可驚歎！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往聽人演說佛教。

▲十一月十八日（星一）

上課。下午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九日（星二）

上課。

有 J. O. P. Bland 者來自倫敦，曾在吾國海關執事甚久，今來美到處游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讀之甚憤。下午作一書寄紐約時報（N. Y. Times）登之。

▲十一月廿日（星期三）

上課。讀美術史。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四）

上課。

有 J. O. P. Bland 者今夜來此演說，題爲“*The Unrest of China*”，往聽之。既終，予起立質問其人何故反對美人之承認吾民國，彼言列強不能承認吾民國，以吾民國未爲吾民所承認也。（*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吾又問其人何所見而云吾民未嘗承認吾民國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嘗作此語也。予告以君適作此語，何忽忘之？彼言實未作此語，吾自誤會其意耳。實則此言人人皆聞之，不惟吾國學生之在座者皆聞之，卽美國人在座者

事後告我亦謂皆聞之。其遁辭可笑也。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五）

上課。

連日以 Bernard 在各地演說，吾國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與紐約均有書來議進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國學生會開特別會議事，余建議舉一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六）

上課。讀書。看東美十一大學野外賽跑。夜有世界會茶會。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會於余室。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日）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讀柏拉圖共和國。

▲十一月廿五日至三十日

此一星期雖有假期兩日，而忙極至無暇寢食，日記遂廢，可嘆也。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

昨夜二時始就寢，今晨七時已起，作一文爲今日演說之用。

十二時下山，至車站迎任叔永（鴻雋），同來者楊宏甫（銓），皆中國公學同學也。二君皆爲南京政府祕書。叔永嘗主天津民意報。然二君志在求學，故乞政府資遣來此邦。多年舊雨，一旦相見於此，喜何可言。

下午四時在 Barnes Hall 演說『孔教』，一時畢，有質問者，復與談半時。

是夜叔永宏甫均宿余所。二君爲談時下人物，有晨星寥落之嘆。所喜者，舊日故人如朱芾華、朱經農、王雲五諸人，皆慷慨任事，可喜也。

▲十二月二日（星期一）

爲叔永覓屋。

▲十二月三日（星期二）

上課。

理學會囑予預備一短篇演說，述吾國子女與父母之關係，諾焉。是夜予演說十五分鐘，有 Prof. G. L. Burr and Prof. N. Schmidt 二君稍質問一二事。Prof. Burr 以予頗訾議美國子女不養父母，故辨其誣。亦有人謂吾言實不誣者。此種討論甚有趣，又可增益見聞不少。

▲十二月四日（星期三）

有一小考。得 Lochner 一長書。上星期得怡蓀一長書，甚喜。余與怡蓀一年餘未通書矣。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

上課。

在叔永處讀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東渡

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人爲稅紹聖，亦舊日同學也。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爲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袁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資他日史料，不可不記。

▲十二月六日（星五）

上課。

與叔永宏甫同聽 Schmidt 講波斯古代之火祆教，創於 Zoroaster (650—583 B. C.?) 者，甚有趣，當參考書籍以考證之。

▲十二月七日（星六）

上課。

下午政治研究會第二會會於子所，所論爲英法德國會制度。

夜有世界會萬國大宴，甚歡。讀稼軒詞四卷。

▲十二月八日（星期）

聽 Robert E. Speer 演經。譯報一節。

▲十二月九日（星二）

上課。作書給怡孫，未完。

▲十二月十日（星二）

連日亦無甚可記者，姑略之。

▲十二月十一日（星三）

有人來與余言宗教事，甚有趣。余告以吾不信耶教中洗禮及聖餐之類，辯論久之，亦不得歸宿。

▲十二月十二日（星四）

往訪康福先生之家。

民國元年十二月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昨日作文論阿里士多得『中庸』說。嘗謂宋儒『不易之謂庸』之說非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之謂。中庸屢言賢者過之，愚不肖不及；又論勇有南北之別，皆過與不及之異也。又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則與阿氏中說吻合矣。庸者，尋常之謂，如庸言庸行之庸，書中屢及之。又言素隱行怪之非，以其非庸言庸行也。

是夜往 Patterson 家，坐甚久。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下午與任楊二君入市市衣。

夜有『不列顛之夜』甚歡。

讀紐約獨立報有文論承認民國事，甚厚我。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經課。下午讀英文詩數篇。作書寄友人。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

夜與友人同往訪 A. P. Evans 之家，小坐。歸途同至戲園看影戲，所演爲本仁 (John Bunyan) 小傳及所著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如西游記爲寓言之書) 台下樂隊爲俄國樂人，高下抑揚，與台上情節相應，如吾國舞台然。此雖小節，然有耐人尋味者，暇當研究之。

自此以後，有事值得一記則記之，否則略之。自今日爲始，凡日記中所載須具下列各種性質之一：

- (一) 凡關於吾一生行實者。
- (二) 論事之文。
- (三) 記事之有重要關係者。
- (四) 紀遊歷所見。
- (五) 論學之文。

▲十二月廿一日（星六）

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第二次會論『租稅』。胡明復尤懷皋二君任講演，甚有興味。二君所預備演稿俱極精詳，費時當不少，其熱心可佩也。

自十二月廿一日至一月六日爲年終假期。

▲十二月廿四日（星二）

本日爲耶穌誕節之夕，吾輩乃無家可歸，因招請無家之游子爲解愁之會，名之（*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樹爲『聖誕節之樹』，插燭枝上燃之。樹梢徧掛玩具，拈鬪俵散之。來者圍火爐圍坐，各道一故事爲樂，忽憶及前日夜行見月方圓，當爲吾國舊曆十一月中，檢舊曆，知明日爲十七日，則亦吾誕辰也，念之彌增感慨。

會畢，有人告我今夜天主教堂有彌撒禮（*Mass*），因往觀之。入門，座已滿，幸得坐處。坐定審視，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穌裸體釘死之像。像後有四像，似係四使徒也。兩廡各有像，右爲耶穌之母，其左側之像有髭，不知爲何人，疑是耶穌之父也。此等偶像，與吾

國神像何異，雖有識之士，初不以偶像禱祀之，然蚩蚩之氓，則固有尊敬頂禮迷信爲具體之神明矣。教中男女來者，將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國請安之禮）行禮，然後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長踞其上，良久然後起坐。有兒童數十人，結隊高歌頌神之歌。壇上牧師合十行禮，儼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杳杳可厭。其所用經文及頌禱之詞，都不可解，久之始辨爲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無二三能解其詞義者。此與佛教中之經呪何異乎？（佛經中梵文名詞都直譯其音，卽如『南無阿彌陀佛』，今有幾人能言其意耶？）始行禮時，已十一時，禮畢，則已一點半矣。子夜風雪中坐此莊嚴之士，聞肅穆之樂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正在此耳。『宗廟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古人知之熟矣。此爲吾生第一次入天主教之禮拜堂也。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三）

今日爲耶穌誕節，Patterson 夫婦招吾飯於其家，同飯者數人，皆其家戚屬也。飯畢，圍坐，集連日所收得節日贈禮一一啓視之，其多盈一筐。西國節日贈品極多，往來投贈，不可勝

數。其物或書，或畫，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則擇受者所愛讀之書，愛用之物，或其家所無有而頗需之者，環劍刀尺布帛匙尊之類皆可，此亦風俗之一端也。贈禮流弊，習爲奢靡，近日有矯其弊者，倡爲不贈禮物之會，前日報載會中將以前總統羅斯福爲之首領。

Patterson夫婦都五十餘矣，見待極厚，有如家人骨肉。羈人游子，得此真可銷我鄉思。前在都門，楊景蘇夫婦亦復如是，嘗寄以詩，有『憐我無家能慰我，佳兒嬌女倍情親』之語。此君夫婦亦憐我無家能慰我者也。此是西方醇厚之俗。

斐城 (Philadelphia) 遊記

先是此邦各大學皆有世界大同會 (Cosmopolitan Club)，後乃結合爲大同總會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而各校之大同會皆爲之支會焉。總會有總書記一人，會計一人，會長一人，以 Cosmopolitan Student 爲之機關。總會每年有年會一次，今年之會地在斐城。此間支會舉代表二人：J. C. Faure and M. A. Gonzalez 子。

亦擬往一遊。蓋以斐城爲此邦歷史上重要之地，古跡甚多，又此次赴會者多舊時相識，故決計偕往。已而代表之一 Faure 者忽病不能往，卽以予代之。商之會中董事會諸君，皆表同意，遂決。十二月廿六夜與 Gonzalez 君同行，車上遇威斯康新支會代表 Lochner, Carus, Kliefoth 三君。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五）

晨八時抵斐城，下車，總會會計 Sato（日人）來迎。又遇耶爾支會代表 Stevens 君。時天大雨，幸以電車行。抵彭省大學宿舍，遇會長 J. R. Hart Jr.，遇康福先生。陸續來者，Worcester 之梅貽琦及 Schmidt 君，Clark 之張仲述及 Oxholm 君，Purdue 之裘昌運君，哈佛之鄭萊及 Das 君，Iowa State College 之 Emerson 君，Michigan 之 Welsh 君，Illinois 之嚴家駒及 Monteiro 君，Syracuse 之 Barros 君。

下午會於大學博物院講室，由各職員及幹事員報告，中惟總書記及憲法股幹事員之報告最有關係。

是夜有 Mrs. J. B. Lippincott, 1712 Spruce Street 開歡迎會於其家。此婦爲本城鉅富之一。其夫業印刷發行。其住宅極華麗。夫婦皆極和藹可親。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六）

昨夜會長 Hart 君分幹事股（Committee）余爲憲法部，Gonzalez 爲財政部，憲法部股長爲嚴家騶君。先是去年年會時派有股長 Prof. T. E. Oliver 任修改憲法事，此君與總書記 Lochner 君意見歧異，深忌之，故欲廢總書記一職。（舊章總書記爲獨立之職，任之者可連任，不以地遷，而會長會計則由執行支會〔Executive〕舉之。執行支會者，歲由一支會輪值，爲行政機關，期一年，故名。）吾力與爭，卒得不廢，股員中多右吾說者。（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二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至三年（一九一四）二月廿八日——在廣南耳大學

吾作日記數年，今不幸中輟，已無可復補；今以劄記代之：有事則記，有所感則記，有所著述亦記之，讀書有所得亦記之，有所遊觀亦略述之。自傳則吾豈敢，亦以備他日昆弟友朋省覽焉耳。

民國二年四月。

一 國家與世界（四月）

吾今年正月曾演說吾之世界觀念，以為今日之世界主義，非復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 哲學家所持之說，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

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頃讀鄧耐生（Tennyson）詩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與吾暗合。故識之。

二 道德觀念之變遷（十月八日）

道德學課論道德觀念之變遷：古代所謂是者，今有爲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謂衛道而攻異端，誅殺異己，如歐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說，以爲衛道所應爲也，今人決不爲此矣。耶教經典以爲上帝爲男子而造女子，非爲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說今人爭嗤笑之矣。不特時代變遷，道德亦異也。卽同一時代，歐人所謂是者，亞人或以爲

非；歐亞人所謂非者，斐澳之土人或以爲是。又不特此也，卽同種同國之人，甲以爲是者，乙或以爲非；耶教徒以多妻爲非，而滿門之徒乃以爲是；民主黨以令斐律賓獨立爲是，而共和黨人爭以爲非。又不特此也，卽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異：天主舊教多繁文縟禮，後人苦之而創新教。然新舊教都以耶穌爲帝子，神也，死而復生，沒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說（Trinity）三尊者，天帝爲父，耶穌爲子，又有「靈」焉（Holy Spirit）近人疑之，于是有創爲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爲上帝一尊，耶穌則人也。凡此之類，都以示道德是非之變遷。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進者也。然則道德是非將何所取法乎？善惡果無定乎？抑有定乎？其無定者是是非乎？抑人心乎？人心是非觀念之進退，其有所損益于真是非乎？抑天下固無所謂真是非，眞善惡者耶？則將應之曰：天下固有真是非，眞善惡，萬代而不易，百劫而長存。其時代之變遷，人心之趨向，初無所損益於真是非也。事之眞是者，雖舉世非之，初不礙其爲眞是也。譬之殺人，則人爭非之，然復仇而殺人，則有嘉之者矣。復讎者以復仇爲是，許復仇者以許復仇之故而遂嘉殺人，然在被殺者則必不以復仇者之殺之爲是也，其被殺者之妻子

友朋亦必不以復仇者爲是也。若以『犯而不校』之說往，則復仇者又見非于孔子之門矣。若以『以德報怨』之說往，則復仇者又將見斥於老氏耶氏之門矣。若以『果報』之說往，則復仇爲多事矣。然終不能謂天下無真非真是也，其所見者異也。復仇者所見爲真是非之一面，孔佛耶老所見亦真是非之一面也。梭格拉底曰：『知識者，道德也。』（Knowledge is Virtue）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識不齊，吾人但求知識之進，而道德觀念亦與之俱進，是故教育爲重也。（此說亦有可取之處。然吾今日所持，已與此稍異矣。民國六年一月記。）

三 第一次主議事席（十月八日）

是夜世界會有議事會，余主席，此爲生平第一次主議事席，始覺議院法之不易。余雖嘗研究此道，然終不如實地練習之有效，此一夜之閱歷，勝讀議院法三月矣。

四 『博學鐵匠』巴立特（十月八日）

是日讀巴立特（Elihu Burritt, 1811—1879）事蹟及所著書，此人亦怪才也。幼貧爲鍛工，僅入學六月，而苦讀不輟，年三十能讀五十國文字，遂驚一世，稱博學鐵匠焉。（The

Learned Blacksmith) 三十以後，演說著書，持世界和平主義甚力，南北美黑奴問題之起，君主放奴贖奴之說，傳檄遍國中。其人慷慨好義，行善若渴，固不特以語學名也。

五 雜誌之有益 (十月九日)

讀外觀報論愛耳蘭 Ulster 省反抗與英分離事，讀竟于此問題之始末十得八九。因念此邦雜誌太多，不能盡讀，如每日能讀一篇，得其大概，勝於繙閱全冊隨手置之多矣，勝讀小說多矣。前此每得雜誌，亂翻一過，輒復置之，真是失計。

六 中國似中古歐洲 (十月九日)

讀 Ashley'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之末篇論 "The Canonist Doctrine" 甚有所得。昔 E. A. Ross 著 The Changing Chinese 其開篇第一語曰：『中國者，歐洲中古之復見于今也。』(China is the Middle Ages made visible) 初頗疑之，年來稍知中古文化風尚，近讀此書，始知洛史氏初非無所見也。

七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十月九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書見示。書末云：

『哲弟自戕，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緒，則覺人必有一死，先死後死，時日之異耳。

武松有言：「還是死得乾淨。」吾輩生此可憐之時，處此可憐之國，安知死之不樂

於生耶！』

此亡國之哀音也，希望絕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昔年楊篤生聞廣州之敗，作絕命書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國，殉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葬此無名之骨，』遂投海死。任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時艱，亦投井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爲者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憫也。余年來以爲今日急務爲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爲主腦，以爲但有一息之尙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真無望矣。使楊任二君不死，則終有可爲之時，可爲之事。乃效自經于溝壑者所爲，徒令國家社會失兩個有用之才耳。於實事會有何裨補耶？此邦有一諧報，自名爲『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

(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此言是也。然諸自殺者決不作此想也。故吾爲下一轉語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蓋人惟未絕望，乃知生之可貴；若作絕望想，則雖生亦復何樂？夫人至于不樂生，則天下事真不可爲矣。

八 讀 Synge 短劇 (十月十一日)

昨今兩日，讀愛耳蘭近代戲曲鉅子 J. M. Synge (1871—1909) 短劇二本：

1. Riders to the Sea

2.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寫愛耳蘭貧民狀況極動人。其第一劇尤佳，寫海濱一貧家，六子皆相繼死於水，其母老病哀慟，絮語嗚咽，令人不忍卒讀，真絕作也。

九 讀嘉富爾傳 (十月十一日)

今日讀 Andrew D. White 之嘉富爾 (Cavour) 傳，甚喜之。意大利建國三傑瑪里尼加里波的與嘉富爾，各有所長，各行其是。瑪主共和，以筆舌開其先；嘉主統一憲政國，以

外交內政實行之，加亦主民主，以一劍一幟實行之。三子者不同道，其爲人傑則一也。一者何也？新意大利也。

一〇 胡彬夏女士（十月十二日）

往訪胡彬夏女士，小坐，與偕訪 Prof. C. S. Northrup 歸途女士語余，以爲生平奢望唯在得良友。余亦以爲吾國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於一種高潔之友誼。女士聰慧和藹，讀書多所涉獵，議論甚有見地，爲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余前與鄭萊胡宣明諸君談，恆以吾國學子太無思想爲病，相對歎咨，以爲今日大患，在於國人之無思想能力也。今日與女士言亦及此。女士謂此亦有故，蓋晚近之留學生年齒較稚，思力未成熟，其膚淺鄙隘本無足責。此論殊忠厚，可補吾失。不觀乎美國之大學生乎？其真能思想者能有幾人耶？念此又足起我樂觀之望矣。

一一 苦學生（十月十二日）

夜有俄國學生 Gahnkia 造訪，與談甚久。此人抵美時，貧無可學，自紐約步行至此，力

作自給。所治爲工程學。余謂其向學之殷可敬也。君答曰：『此亦不足異，在我則求學之念正與俄之求食，渴之覓飲，初無小異也。』君語我，謂俄國學制非曾讀其國諸大文豪之詩文者，不得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君又言，凡人能愛其國之文學，未有不愛其國者也。此言甚可念。

一一 讀“*The Inside of the Cup*”說部（十月十六日）

連日讀 Winston Churchill's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以今日宗教問題爲主腦，寫耶教最近之趨向，暢快淋漓，讀之不忍釋手，蓋晚近說部中之最有力者也。書名出路加十一篇三十九節。

“Now do ye Pharisees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the platter; but your inward part is full of ravening and wickedness.”

耶穌痛恨僞君子之詞也。

一三 西文詩歌甚少全篇一韻（十月十六日）

西文詩歌多換韻，甚少全篇一韻者。頃讀 Robert Browning 見兩詩都用一韻，一爲

Avallier Tunes 之第三章，] 爲 Through The Metidja to Abd-el-Kady 以其不數見，故記之。

一四 論紐約省長色爾叟被劾去位（十月廿日）

紐約省長色爾叟（William Sulzer）被彈劾去位，其罪案爲報告選舉用款不實。蓋此邦年來因政黨運動選舉用款無節，弊竇百出，故立法以防之。凡候選人或辦理政黨選舉之幹事，須于選舉完結後二十日內將所收受之選舉捐款實數，及本期選舉所費實數，報告于選舉監督，列名某人捐金若干，某項用金若干存案。此法之用意有二：一，欲使各黨不敢收受不義之財（此邦之大公司大政客每出鉅資助其私人，冀被選後可得其庇蔭）；二，使各項用費一一公佈，庶不敢有以金錢賣買投票及以金錢運動選舉等事。色氏所報收支各項，乃漏報鉅款若干項（如某大銀行家之款），又私用所收選舉捐款以爲他項用途，爲其反對黨所舉發，遂被彈劾，由省議會上院及本省高等法庭會審，延至二月之久，今始決耳。

先是紐約省有所謂 Tammany Hall，乃一般政蠹小人所組織，勢力之大，莫與抗衡，

紐約省之行政官都其僂耳。晚年以來，清議切齒，然莫可如何也。色氏初亦屬此黨，受任後，欲博民心（爲候選總統之計也），遂一變故態，力攻此黨，倡直接推舉之法（Direct Primary），令公民得直接推舉，不由政黨把持。此黨中人（其魁首 Charles Murphy）恨色氏切骨，百計中傷之，而色氏又不慎，遂爲彈劾去。此事是非殊不易斷。色氏之攻小人是也，然論者不當以此之故，遂恕其作僞之罪。色氏罪固有應得，而劾之者非可劾之人，所謂盜固不義，而跽非誅盜之人也。吾於此案得一說焉：曰：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內行無絲毫苟且，然後可以服人，可以鋤奸去暴，否則一舉動皆爲人所牽掣，終其身不能有爲矣，可不戒哉！吾國古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以身先之。』此等金玉之言，今都成迂腐之談，嗚呼！吾安敢竊議異國政治之得失耶！吾方自哀吾政偷官邪之不暇耳！

一五 五十年來黑人之進步（十一月十七日）

外觀報記五十年來黑種人之進步，其言有可記者，摘錄如下：

人數 一七一〇年

七九〇〇〇

一八六三

四,四三五,八三〇

一九一〇

九,八二七,七六三

農業

一八六三

黑人有三〇〇,〇〇〇畝田,值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

黑人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值四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家產

一八六三

僅九,〇〇〇人有家

一九一三

五五〇,〇〇〇人有家

一八六三

二,〇〇〇人有職業

四,〇〇〇人有田

一九一三

四〇,〇〇〇黑人爲商

二二五,〇〇〇黑人爲農夫

一八六三

黑人全數財產不及二千萬金

一九一三

黑人全數財產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智識

一八六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九十五

一九二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三十

一六 論語譯本（十一月十七日）

E. P. Dutton 書局有新譯論語一部（1910）譯者 Lionel Giles 爲東方智慧叢書（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

一七 假期中之消遣（十二月廿三日）

在假期中，寂寞無可聊賴，任叔永楊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話，戲聯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極歡始散。明日余開一茶會，邀叔永杏佛仲藩鍾英元任憲先羣生周仁荷生諸君同敘，烹龍井茶，備糕餅數事和之；復爲射覆，謎語，猜物諸戲。余擬數謎，頗自喜，錄之如下：

（一）花解語（漢魏人詩一句）（對偶格） 對酒當歌

（二）可以（東坡詞一句） 何似在人間

（三）如（四書二句，不連） 其恕乎 心不在焉

(四) u (新出英文小說一) "The Inside of the Cup."

(五) 胡適 (歐洲名小說一) "Quo Vadis?" (譯言何往)

此等遊戲，雖本無可記之價值，惟吾輩去國日久，國學疏廢都盡，值茲佳節，偶一搜索枯腸，爲銷憂之計，未嘗不稍勝於博弈無所用心者之爲也。

一八 耶穌誕日詩 (十二月廿六日)

昨日爲耶穌誕日，今日戲作一詩記之。

耶穌誕日

冬青樹上明纖炬，廿四日爲聖誕夕，家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飾以綵線，枝上遍燃小燭無數，名聖誕節樹。冬青樹下，謹兒女，高歌頌神歌且舞。朝來阿母含笑語：「兒輩馴好神佑汝，竈前懸襪青絲縷，神自突(煙肉)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鬚眉古。神之格思不可覩，早睡慎毋干神怒。」明朝襪中實錫杖，有蠟作鼠紙作虎，夜來一一神所予。(俗懸小兒女襪於竈前，謂有神名聖大克羅者，將自竈突下，以食物玩具置

襖中，蓋父母爲之也。明日舉家作大醮，殺雞大於一歲，殺堆盤肴果難悉數，食終腹鼓不可俯。歡樂勿忘神之祐，上帝之子天下主（耶教徒稱耶穌爲上帝之子）此種詩但寫風俗，不著一字之褒貶，當亦覘國者所許也。

一九 托爾斯泰臨終時事（十二月廿七日）

有俄國人名 Galkin 者見訪，爲余言托爾斯泰（Tolstoj）臨終時事，甚有趣，記之。托氏於千九百十年間，一日忽遽去不見，報紙爭載其事，國家警察隨地訪查，乃不可得。蓋托衣敝衣，與工人等，雜稠人中，不易辨也。然其影片則舉國人都識之。故火車到一站，則居民爭集車下，默察下車者，疑中有此大怪傑也。托氏實往南方視其姊，其姊居尼寺中，老矣。教中長老聞托來，以爲托將復歸舊教，（希臘教，耶教之一宗，）爭迎之。托至，視其姊即去。歸途乘工人所坐之火車，車無蓋，不避風雨，托受寒，止於中途一站，臥病數日，即死。

死後，其尸歸葬於 "Easnaia Polnyana"（?）距莫斯科不遠。莫斯科有十九大學，一律輟講三日，有學生五六千人往赴其喪，Galkin 亦與焉。自四方來會葬者無數。其

尸由學生數十人移至墓所，墓地在數株槐樹間，蓋托氏生前所擇也。將葬，送葬者成列，一行過托氏尸前爲禮，逾數時始行盡。

既葬，此君往遊其書室。室小而陋，一桌一椅，皆托氏所手製，室中但有書無數耳。托氏平日但着犢鼻褌，與農夫工人同操作，好施不倦，其所居無賢不肖皆愛之如家人焉。

二〇 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三年一月四日）

忽念吾國女子所處地位，實高於西方女子。吾國顧全女子之廉恥名節，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爲之室，女子生而爲之家。女子無須以婚姻之故自獻其身於社會交際之中，僕僕焉自求其耦，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則不然，女子長成即以求耦爲事，父母乃令習音樂，嫻舞蹈，然後令出而與男子周旋。其能取悅于男子，或能以術驅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其本強樸訥，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終其身不字爲老女。是故，墮女子之人格，驅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此論或過激，然自信不爲無據，况國於其精微者，當不斥爲頑固守舊也。

二一 燈謎三則（一月五日）

前記燈謎數條，後復與任叔永作數則。叔永所作甚佳。如：

竺（唐人詩一句） 外人不見見應笑

這不是一十一，除非你認白字（一字） 亞

吾作一條：

恕（四書二句，不連） 有心哉 如在其上

則牽強矣。

二二 叔永歲莫雜感詩（一月廿三日）

任叔永作歲莫雜感詩數章見示，第一首總敘，第二首雪，第三首滑冰，第四首度歲。其雪詩起云：『昨夜天忽雪，侵曉勢益盛；』中有『輕盈尙撲面，深厚已沒脛。遠山淡微林，近潭黝深凝。疏枝壓可折，高檐滑欲迸。』其滑冰詩有『氈裘帶雙鞢，鐵屐挺孤棧；跣足一縱送，飄忽逐飛飈。』其度歲詩『冬青羅窗前，稚子戲階砌。有時笑語聲，款款出深第。感此異井物，坐懷

故鄉例。夙駕信未遑，幽居聊小憇。一皆佳。

二三 大雪放歌和叔永（一月廿三日）

余謂叔永君每成四詩，當以一詩奉和。後叔永果以四詩來，余遂不容食言，因追寫歲暮大雪景物，成七古一章，不能佳，遠不逮叔永作多矣。

大雪放歌

往歲初冬雪載塗，今年耶誕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詭，積久迸發勢益烈。夜深飛屑始叩窗，侵晨積絮可及膝。出門四顧喜欲舞，瓊瑤十里供大閱。小市疏林迷遠近，山與天接不可別。眼前諸松耐寒歲，虬枝雪壓垂欲折。窺人鼯鼠寒可憐，覓食凍雀跡亦絕。毳衣老農朝入市，令令瘦馬駕長轎。（冰雪中所用車，以馬駕之，行時纓鈴令令然。）道逢相識遙告語，「明年麥子未應劣。」路旁譁呼小兒女，冰漿（Hockey stick）鐵屐（踏冰所用）手提挈。昨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凍合堅可滑。客子踏雪來復去，朔風齧膚手皴裂。歸來烹茶還賦詩，短歌大笑忘日昃。開窗相看雨不厭，清

寒已足消內熱。百憂一時且棄置，吾輩不可負此日。

二四 孔教問題（一月廿三日）

今人多言宗教問題，有倡以孔教爲國教者，近來余頗以此事縈心。昨覆許怡蓀書，設問題若干，亦不能自行解決也，錄之供後日研思：

（一）立國究須宗教否？

（二）中國究須宗教否？

（三）如須有宗教，則以何教爲宜？

一、孔教耶？

二、佛教耶？

三、耶教耶？

（四）如復興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一、孔教之經典是何書？

- (12) 孝經
(11) 儀禮
(10) 周禮
(9) 中庸
(8) 大學
(7) 孟子
(6) 論語
(5) 禮記
(4) 春秋
(3) 易
(2) 書
(1) 詩

二、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 專指五經四書之精義耶？

(2) 三禮耶？

(3) 古代之宗教耶（祭祀）

(4) 并及宋明理學耶？

(5) 并及二千五百年來之歷史習慣耶？

(五) 今日所謂復興孔教者，將爲二千五百年來之孔教歟？

抑爲革新之孔教歟？

(六) 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一、學說之革新耶？

二、禮制之革新耶？

三、并二者爲一耶？

民國三年一月

四、何以改之？從何入手？以何者爲根據？

(七) 吾國古代之學說，如管子墨子荀子，獨不可與孔孟并尊耶？

(八) 如不當有宗教，則將何以易之？

甲、倫理學說耶？

東方之學說耶？

西方之學說耶？

乙、法律政治耶？

二五 康南耳大學費用（一月廿三日）

本校收支表（一九二一—一九二三）

(一) 全校

支出

全年總數

\$2,544,137.05

每日 6,967.49

每學生 403.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513,841.67

每日 1,407.78

每學生 81.43

(二)六個非省立的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 1,406,599.70

每學生 362.43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460,808.27

每學生

121.05

(三) 省立兩學院（農學院與獸醫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 1,197,597.35

每學生

468.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44,033.40

每學生

18.07

此一則見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之本校日刊。

二六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一月廿三日）

大總統命令（十一月廿六日）

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氣，咸蒙覆

疇，聖學精美，莫與比倫。溯二千餘年歷史相沿，率循孔道，奉爲至聖。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衍聖公孔令貽以本大總統就任禮成，來京致祝，並親齋孔氏世譜，闕里聖廟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瞻覽之餘，益深欽仰。本大總統受任以來，夙夜兢兢，以守道飭俗爲念。孔學擯道德之精，立人倫之極，淵泉溥博，需被無垠，高山景行，嚮往彌篤。所有衍聖公暨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惟尊聖典祀綦重，應由主管部詳稽故事，博考成書，廣徵意見，分別釐定，呈候布行。此令。

衍聖公孔令貽給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

二七 倫敦一塊地三百六十年中增價四千倍（一月廿三日）

提倡『單一稅』（Single Tax）的雜誌 The Public（公衆）最近（十八卷，八二四期）記一事，甚可尋味。倫敦市中心有十九英畝之地，最近出賣，賣價最初發表爲美金五千萬元，其後又謂止有一千三百七十五萬元。卽此第二次所稱賣價已大可令人注意了。

此地乃一五五二年英王愛德華六世賜給貝德福子爵 (Earl of Bedford) 的，其時其中最值錢的一塊地每年收租錢合美金三十元八角四分。至今日其中一塊地作菜市，每年收租金合美金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元。此地爲貝德福子爵一家所有，凡經三百六十一年，不但無絲毫損壞，反增價近四千倍！

二八 湘省一年之留學費（一月廿四日）

查復留學生經費。湯民政長准教育部來電，飭查湘省外國留學生名數費額，迅即電復等因。當即飭司查明，復電該部。文曰：『漾電悉。查湘省陸續選送留日學生四百九十六名，已到東者四百七十名。原定每名每月三十元，嗣遵部電每月各加六元，年共需日幣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二元。選送西洋留學生美六十五名，英二十九名，德十名，法四名，比三名，每名每年需洋一千四百四十元，共需洋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元。二共需洋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元。現已截止續送。此復。』

銘印。』

此一省所送已達此數，真駭人聞聽！吾非留學篇之作，豈得已哉！又按此數計算未確，上爲日幣，下爲墨金，而總數乃混合計之，何也？

二九 友人勸戒吸紙烟（一月廿四日）

I am very much worried about you, for the boys told me at Iowa city that your health was in bad shape. I wonder, old man, whether you have still kept up your furious smoking? I was dead in earnest when I told you last summer that I thought it was a mistake for you to smoke as incessantly as you did. In fact, as a non-smoker myself,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the use of tobacco. Please don't think that I want to preach to you or try to boss you. The fact is that I have seldom taken as intimately to a foreign friend as I have to you, and I honestly and without flattery believe you are a rare genius. I think it is your duty to society to preserve your intellectual power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and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you ought to take

every precaution to keep in good health. If the cause was something else than smoking, then remove that cause.

此友人 Louis P. Lochner 所寄書。記此以自警焉。

三〇 但怒剛死事情形（一月廿五日）

怒剛之死，言之慘然而其死事情形尤有可憫者。蓋渝中舉事後，怒剛即督師外出，西上取成都，連戰皆捷，已逼至資陽，距成都僅二百餘里。更分兵南上圍瀘州，進攻富順，亦均獲勝利，且夕卽下。不意以種種原因，渝中執事者先遁，根本遂失。是時怒剛方駐永川，前鋒聞渝中消息，不戰而退。後方根本已失，無所歸依，怒剛乃有自戕之舉。聞其死時，其麾下尚千餘人。

此楊伯謙君寄書敘但怒剛死事之狀，讀之令我數日不樂。

三一 鮑希參夭折（一月廿四日）

偶見郵來之聖約翰所出報名約翰聲者，隨手翻閱，見有哀鮑希參文，疑是澄衷同學榮

點，讀之果然。君爲蒙古族，兄弟二人，都嘗居澄衷。其兄榮輝，大不及君。君沉默好學，今遽夭折，可哀也！

三二 今日吾國急需之三術（一月廿五日）

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歸納的理論，

二曰歷史的眼光，

三曰進化的觀念。

三三 我之自省（一月廿五日）

余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汜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用以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

三四 我所關心之問題（一月廿五日）

近來所關心之問題，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據學，

二、致用哲學，

三、天賦人權說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謂膚淺矣。

三五 演說吾國婚制（一月廿七日）

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爲吾國舊俗辨護，略云：吾國舊婚制實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耦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媚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和相當配耦。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羞；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爲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爲之稱喜。男子對其未婚妻，

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于名分者，今爲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爲真實之愛情。（參看本卷第二〇則）。

三六 美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一月廿七日）

報載倭亥倭省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體育主任溫格（M. Shindie Winger）近作調查報告，謂全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每年超過十萬萬金元，而其中大部分之經費皆費於競賽之運動，其真爲多數學生體育之經費僅佔小部分。

三七 『宗教之比較研究』講演（一月廿八日追記）

1 宗教史

2 原始宗教

3 古代宗教

4 中國古代之國教

5 孔教

6 道教

7 日本之神道教

8 印度吠陀時代之宗教

9 婆羅門教

10 原始佛教

11 後期佛教

12 先知時代之猶太教

13 教典時代之猶太教

14 近代猶太教

15 摩訶末之宗教

16 回教的演變

17 回教中之密教

18 耶穌之教旨

19 希臘化之基督教

20 中古基督教

21 近世基督教

22 亞洲西部之基督教

23 亞洲東部之基督教

右爲本校基督教青年會講科，論世界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主講者多校中大師，或他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講三題：

一、中國古代之國教，

二、孔教，

三、道教，

余之濫竽其間，殊爲榮幸，故頗兢兢自惕，以不稱事爲懼。此三題至需四星期之預備，始敢發言。第一題尤難，以材料寥落，無從撫拾也。然預備此諸題時，得益殊不少；於第一題尤有心得。蓋吾人向所謂知者，約略領會而已。卽如孔教究竟何謂耶？今欲演說，則非將從前所約略知識者一一條析論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說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領會者，經此一番鑪冶，都成有統系的學識矣。余之得益止坐此耳。此演說之大益，所謂教學相長者是也。故記之。

三八 壁上格言（一月廿八日）

余壁有格言云：

“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汝果不敢高

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言也。）

此不知何人之言，予於書肆中見此帖，有所感觸，攜歸懸壁上，二年餘矣。此與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同意。不敢高聲言之者，以其無真知灼見也。余年來演說論學，都奉此言爲圭臬，雖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敢妄言無當，尤不敢大言不慚，則此一語之效也。

三九 借一千，還十萬（一月廿八日補記）

本校日刊記近日新落成之休爾可夫紀念堂之歷史，特著社論一篇，譯其大意如下：

一九〇二班之休爾可夫（Schoellkopf），在校時，綽號“Heinie”，在運動場上最露頭角，為全校崇拜之一人。當其在四年級時，校中有一畢業生，方計劃一種事業，需要一千金元之費用。此君甚貧，乃向朋友及銀行告貸，均無所成，已擬拋棄此計劃矣。休爾可夫聞其事，往訪此君，願借與一千元。此君得此千金，所計劃之事得以進行，不久即有大成功，遂成富人。彼深感激休爾可夫之厚誼，二人遂成至友。

已而休爾可夫忽病死。此向日受恩之某君乃邀休君之朋友，凡與休君相交或受其恩惠者，集會於一地，某君建議捐款為休爾可夫建一紀念堂，贈與母校，作為運動員訓練之館（Training House）。某君請諸友自由捐款，而自己願認十萬金元。諸友各有捐款，其總數僅總額之小小分數而已；餘款皆由某君一人獨任之。

今日新成之休爾可夫紀念訓練館，乃一個兼南耳畢業生所為一個特別可愛的

人建立之莊嚴紀念物也。

此一事寫西人之友誼，忠厚可風，故記之。建此堂之畢業生某君捐此鉅款，而不願發表其姓名，學校當局尊重其意，故亦隱其名。然人皆知其爲曾任駐中國奉天總領事施特來特君（Willard Straight），卽六國借款時之美國銀行團代表，曾爲塔虎脫總統建東三省鐵道中立之議者也。

四〇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一月廿九日）

十餘日前，此間忽大風，寒不可當。風捲積雪，撲面如割，寒暑表降至零下十度（華氏表）。是日以耳鼻凍傷就校醫診治者，蓋數十起。前所記之俄人 Gashkin 未着手套，兩手受凍，幾成殘廢。居人云：『是日之寒，爲十餘年來所僅見。』因作詩記之。追錄如下：

夢中石屋壁欲搖，夢回窗外風怒號，澎湃若擁萬頃濤。
侵晨出門凍欲僵，冰風挾雪捲地狂，齧肌削面不可當。
與風寸步相撐支，呼吸梗絕氣力微，漫漫雪霧行徑迷。

玄冰遮道厚寸許，每虞失足傷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狽禍猶可，未能捷足何嫌跛，抱頭勿令兩耳墮。
入門得暖百體蘇，隔窗看雪如畫圖，背爐安坐還讀書。
明朝日出寒雲開，風雪於我何有哉！待看冬盡春歸來！

此詩用三句轉韻體，乃西文詩中常見之格，在吾國詩中，自謂此爲創見矣。（十二月廿三夜與叔永杏佛聯句，亦用此體。余起句云：『入冬無雪但苦雨，客子相對語悽楚，故園此際夜何許？……』杏佛有句云：『黃河走地禹王死，』余接云：『橫流滔滔何時已？會須同作魚鱉耳。』

……』結句云：『況茲佳節懂兒女，冬青照座喧笑語，傷哉信美非吾土。何時拂衣歸去來？……』團圍圍坐雜叟孩，共迎新年入酒杯。〔冰〕此實第一次用此體也，亦余創之。以詩示許少南（先甲），少南昨寄東云：『三句轉韻體，古詩中亦有之。』因引岑參走馬川行爲證：『輪台九月風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軍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此詩後五韻皆每韻三句一轉，惟起數句不然，則亦未爲全用此體也。

四一 樂觀主義（一月廿九日）

前詩以樂觀主義作結，蓋近來之心理如是。吾與友朋書，每以「樂觀」相勉，自信去國數年所得，惟此一大觀念足齒數耳。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偶見日出，霜猶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濃可奈何！」後改爲「霜濃欺日薄」，足成一律，今決不能復作此念矣。前作雪詩亦復如是，蓋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語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嘗悲歌，「日淡霜濃可奈何！」年來漸知此念非，「海枯石爛終有時！」
一哀一樂非偶爾，三年進德只此耳。

蓋紀實也。親莊有句云：「要使枯樹生花，死灰生火，始爲豪耳。況未必爲枯樹死灰乎！」余極喜之。

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卜郎吟（Robert Browning）終身持樂觀主義，有詩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愛之，因信筆譯之曰：

吾生惟知猛進兮，

未嘗却顧而狐疑。

見沈霾之蔽日兮，

信雲開終有時。

知行善或不見報兮，

未聞惡而可爲。

雖三北其何傷兮，

待一戰之雪恥。

吾寐以復醒兮，

亦再蹶以再起。

此詩以騷體譯說理之詩，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他日當再試爲之。今日之譯稿，可謂爲我闢一譯界新殖民地也。

四二 裴倫哀希臘歌（二月三日）

裴倫（Byron）之哀希臘歌，吾國譯者，吾所知已有數人：最初爲梁任公，所譯見新中國未來記；馬君武次之，見新文學；去年吾友張奚若來美，攜有蘇曼殊之譯本，故得盡讀之。茲三本者，梁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尙少。而兩家於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瞭然。吾嘗許張君爲重譯此歌。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方怒號，窗櫺兀兀動搖，爾時羣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聲相對答耳。全詩如下：

裴倫哀希臘歌（附註）

民國三年二月

(一)

惟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咏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沙浮古代女詩人，生紀元前六百年，爲當日詩界之領袖，所作多綺麗之詞，未

嘗作愛國之詩。馬譯愛國之詩云云，豈誤讀 Where 爲 Which 耶？

原文第四句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馬譯

『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以二神爲兩英雄，是大誤也。蘇譯『情

文何斐靡，茶福思靈保，』上句雜湊成文，下句微得之而晦甚，又無註釋，不易

明也。Delos 卽 Artemis，月之神；Phoebus 卽 Apollo，日神也；吾以羲

和素娥譯之，借用吾所固有之神話也。

(11)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

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敘幽歡。

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

歌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此章追思荷馬與阿難（即阿難克利安）（Homer and Anacreon）兩

大詩人。第一句“The Scian and Teian muse”即指二人。荷馬生於

Scios，故曰 Scian。阿難生於 Teos，故曰 Teian。馬譯爲「莫說佻二

族事」云云，故全章盡誤。蘇譯「宰詞與諦詞，詞人之所生，」稍得之矣。惟原

文不指所生之地，乃指其地之詩人也，吾故直以荷馬阿難譯之。

荷馬之詩，多敘古英雄遺事。阿難之詩，專言愛情。後世凡言情之小詩作七字

句而悽惻可誦者，謂之阿難體（Anacreontics）原文 Lover's lute。初

不專指女子，馬蘇二家都失之。

仙島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古代神話言西海之盡頭有仙人之島，神仙居之。此蓋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三)

馬拉頓後兮山高，

馬拉頓前兮海號。

哀時詞客獨來游兮，

猶夢希臘終自主也；

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

吾安能奴僂以終古也！

西歷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大舉西侵，雅典人米爾低率師大敗波人於馬拉

頓 (Marathon) 梁譯此章最佳，幾令我攔筆。其辭曰：

馬拉頓後兮山容縹渺，

馬拉頓前兮海波環繞。

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弔。

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原文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乃願望之詞，馬

譯「猶夢希臘是自由，」殊失之。蘇譯「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視，」尤弱矣。

(四)

彼高崖何巉巖兮，俯視沙拉米之城；

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

千橋兮照海，

列艦兮百里。

朝點兵兮，何紛紛兮！

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馬拉頓之戰，波斯人恥之。後十年（前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見。希人禦之，戰於沙拉米（Salamis）（前四八〇）。波帥大敗，失二百艘，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之援師所大敗，波斯自此不復西窺矣。

馬譯：「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全失原意矣。』蘇譯：『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是也；下二句則雜湊無理矣。

（五）

往烈兮難追；

故國兮，汝魂何之？

俠子之歌，久銷歇兮，
英雄之血，難再熱兮，
古詩人兮，高且潔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此章譯者頗自喜，以爲有變徵之聲也。末二句蘇譯『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全失原意。第二句原文：『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非用騷體不能達其呼故國而問之之神情也。

(十六)

雖舉族今奴虜兮，
豈無遺風之猶在？
吾慨慷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魄磊。

吾惟餘顏爲希人羞兮，

吾有淚爲希臙灑。

(七)

徒愧汗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吾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

吾欲訴天關兮，

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

但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吾瘦馬披離之關兮！

瘦馬披離 (Thermopylae) 關名。紀元前四百八十年之戰，勇士三百人守

此，關破，盡死之。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

惟聞鬼語，作潮鳴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

嗚咽兮鬼歌，

生者之瘡兮，奈鬼何！

此章全取馬譯，略易數字而已。

(九)

吾曉曉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

且爲君兮歌別曲，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

聽其宰割吾胞與兮，

君不聞門外之簫鼓兮，

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原文第三四句指一八二二年突厥人屠殺 Scios 城事。此城即荷馬所生地

也。貝凱者，(Bacchanal) 賽神之會，男女聚合巫覡舞禱以娛神。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

霹靂之陣今何許兮？

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

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

獨不念先人佉摩之書兮，

寧以遺汝庸奴兮？

霹靂 (Pyrrhic) 源出 Pyrrhus 希臘 Epirus 之王，嘗屢勝羅馬人。

霹靂之舞爲戰陣之舞，如吾國之「武功舞」「破陣樂」耳，蓋效戰陣之聲容而作也。

原文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極不易譯，吾以「舞之靡靡」對「陣之堂堂」以曲傳其意。"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之意，蓋煞費苦心矣。

佉摩 (Cadmus) 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部，與龍鬪，屠龍而拔其齒，種之皆成勇士，是爲梯伯之始祖。又相傳佉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 (神話)。

(十一)

懷古今徒煩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憂混。

阿難醉兮歌有神。

阿難蓋代詩人兮，

信嘗事暴君兮；

雖暴君兮，

猶吾同種之人兮。

阿難見寵於希王

Polycrates，史稱其爲暴主。

(十二)

吾所思兮，米爾底兮，

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

吾撫昔而涕淋浪兮，

遺風誰其嗣昌？

誠能再造我家邦兮，

雖暴主其何傷

米爾低，英主也，嘗敗波斯之軍於馬拉頓之戰，遂竊希臘。

按此二章蓋憤極之詞。其意以爲屈服於同種之英主，猶可忍也；若異族之主，則萬不可忍受耳。蓋當時民族主義方熾，故詩人於種族觀念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幾爲所掩。君武譯此二章，似有意更易其辭，故有「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云云，其用心蓋可諒也。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懷！

湯湯兮自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離民族兮，實肇生於其間；

或猶有自由之種兮，歷百劫而未殘。

希臘兩大民族：一爲伊俄寧族（Ionians），一卽陀離族也（Dorians）。陀離稍後起，起於北方，故有白階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獨立之役，修里人（Suliotes）最有功。

（十四）

法蘭之人，何可托兮，
其王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臘之刀；
所可信兮，希臘之豪。
突厥慄兮，拉丁狡兮，
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希臘獨立之役之起也（一八二一），『神聖同盟』之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儀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

此章屢易稿始成。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顧兮傾城；

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此章譯者以爲全篇最得意之作。

(十六)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

民國三年二月

狎波濤而爲伍；

且行吟以悲嘯兮，

惟潮聲與對語；

如黃鶴之逍遙兮，

將於是焉老死；

奴隸之國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譯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於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能讀原文者，自能知吾言非自矜妄爲大言也。

所註各節，皆根據羣籍，不敢以己意揣測也。

四三 記白里而之社會名劇『梅毒』（二月三日）

二月三日，此間戲園演法國名劇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今載其
戲單如下：

LYCEUM THEATRE

ITHACA, NEW YORK DAILY NEWS PRESS

Bell Phone 991-W Program-Season 1913-14 Ithaca Phone 263

VOL. XXI Tues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February 3, 1914 No. 54-55

Richard Bennett's Co-Workers Present

DAMAGED GOODS

By Brieux (Academy of France).

Adap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jamin Blanchard.

The object of this play is study of the disease of syphilis in its

bearing on marriage. It contains no scene to provoke scandal or arouse disgust, nor is there in it any obscene word; and it may be witnessed by everyone, unless we must believe that folly and ignorance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female virtue.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their first appearance).

George DuPont.....	Mr. Raymond Bond
Doctor.....	Mr. Howard Hall
Henriette.....	Miss Arleen Hackett
Mme. DuPont.....	Miss Isabelle Winlocke
Nurse.....	Miss Maude Dickerson
Student.....	Mr. George Hanson
Loches.....	Mr. Thomas Irwin
Woman.....	Miss Anna Ashley
Man.....	Mr. J. D. Walsh
Girl.....	Miss Desiree Stempel

SCENIC SYNOPSIS

ACT I.—The Doctor's Consulting Room. Early Afternoon.

ACT II.—A Room in M. DuPont's House. Eighteen months later. Afternoon.

ACT III.—Same as Act I. Following day.

Staged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Richard Bennett and Guy F. Bragdon.

余與叔永藩同往觀之。此爲近日社會名劇之一，以花柳病爲題，寫此病之遺毒及於社會家庭之影響，爲一最不易措手之題。而著者以極委婉之筆，曲折達之。全劇無一淫褻語，而於此病之大害一一寫出，令人觀之，驚心動魄，真佳作也。演者都佳。串醫生者尤爲特色。第二幕最佳矣。

伊卜生 (Ibsen) 之『鬼』劇 (Ghosts) 亦論此事，惟不如此劇之明白。伊氏作『鬼』劇時 (一八八一)，花柳病學尙未大明，其攻之者，猶以爲花柳之病，流毒僅及其身及其子孫而已。三十年來，醫學大進，始知花柳之毒傳染之烈而易，不獨爲一家絕嗣滅宗之源，乃足爲滅國弱種之毒。白里而氏 (Briant) 此劇，蓋得法國花柳病學鉅子之助力，其言不獨根據學理，又切中時勢，宜其更動人也。

四四 綺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記（二月四日）

今夜 Professor Barnes 來邀往旁聽綺色佳城之『公民議會』（Common Council）會員到者八人，與市長（Mayor）市律師（City Attorney）及市秘書（City Clerk）共十一人。市長爲 Mr. Thomas Tree 舊相識也。

第一事爲推廣市界一案。此城日益發達，非擴張不可。惟市界以外之田產，向之不納市稅者，今皆在可稅之列，故有界外之田產者盡力反對，擴界之舉，久延未決。今夜爲最後之決議，唱名表決，卒得通過。聞此案將咨呈省議會議決，如得通過，仍須市民投票表決，蓋此爲本市憲章（Charter）之修改案，故慎重如此也。此案未決時，有旁聽者數人，蓋皆界外產者。會員有所疑問，旁觀者如諮詢及之，亦可對答。其人於界線所在，距湖若干丈尺，距公園若干丈尺，皆一一能舉之若指諸掌，其精明可畏也。案既通過，其人皆散去，獨余與二報館訪員在耳。此後所決諸事，皆不甚緊要。

有二事甚有趣，記之一爲市民某，道行仆冰上受傷，因具狀控市政府，謂其不應令堅冰

久積道上以害行人，索償金一萬元爲醫藥費。一爲大學中有所謂 Telluride Association 者，爲學生兄弟會 (Fraternity) 之一，會所頗壯麗，市政府徵其房稅，會中抗不繳納，自謂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此邦凡教育慈善之事業，可免稅。) 宜在免稅之列。市政府以爲此會與他種兄弟會無異，不得故爲區別。堅持數年不決，會中控於高等法庭。前日法庭判語，謂此會實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可援免稅之例。今夜市政府律師報告此會之祕密內容，蓋此會設於一富人(其人嘗爲 Telluride Co. 之主者故名)有總會在 Utah 省。其法擇青年之有志向學，又能刻苦自食其力至一年以上者，爲資送至一種預備學校，令預備入大學之課程。其入大學者，每人歲得千金，由總會在各名大學築屋爲會所，供其都備。會員須成績優美；其無所表見者，停止其費。卒業之後，各就所業覓事，總會不索其一文之酬報。(會員大抵都習工科，亦間有習他科者。) 此種慈善事業，真可嘉歎，免其徵稅，不亦宜乎！

是夜最可玩味之辯論，乃在最後一案，爲救火會事。本市有救火會九所，會員皆市民爲之，無俸給。每會自成一黨，各奮勇爲本會爭榮譽，其視他會儼若敵國，各謀得公款爲本會購

救火機器及他種器械，其運動奔走之烈，殊非局外人所可夢見。此次亦以第一會與第七會爭款事爲議案。議員中有救火會中人，爲救火會辯護甚力。其財政部股員則以財絀不支爲言。警政部股員則調停其間。市長則以會多靡費鉅，而散漫無能統一爲詬病，謂宜從根本上着力，重行組織，使諸會統於一司，既不致靡費，又可收指臂互應之効。議論甚有趣，余增長見聞不少。吾於此事有所感焉：一，市民之踴躍從公，可敬也。二，此間市政府去年費萬九千六百金爲火政之費，其重火政，可法也。三，事權不統一之害，朋黨私見之蔽，幾令極好之事業爲社會詬病，可畏也。

此等議會真可增長知識，視國者萬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每得暇輒至國會旁聽，尤數至衆議院，然所見聞，不如此間之切實有味也。

會員一爲大學教習，餘皆本市商人也。吾友告余：一爲雪茄烟商，一爲牛乳肆主，一爲雜貨店書記生，一爲煤商，一爲建築工師。今市長爲大學女子宿舍執事人。前市長余亦識之，嘗爲洗衣工，今爲洗衣作主人。其共和平權之精神可風也。

四五 郊天祀孔（二月四日）

報載「政治會議」通過大總統郊天祀孔法案。此種政策，可謂舍本逐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

四六 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二月九日）

有友人 Wm. F. Edgerton 思習漢文，余因授之讀。其法先以今文示之，下注古篆，如日（☉）月（☾）之類。先授以單簡之榦字。榦字者（root）語之根也。先從象形入手，次及會意，指事，以至於諧聲。此是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若吾能以施諸此君而有効，則他日歸國，亦可以施諸吾國初學也。一舉而可收識義及尋源之効，不愈於繪圖插畫乎？

四七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二月九日）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

大 分明是人形手足滿引。以示大之義。如說文『天大地大』云云，乃後人傳會之詞，初民不能作此種哲學語也。

天 象人上之物，尊之也。

王 象土上有物，示土地之主之意。說文引董仲舒之說，亦書生之談，初民不能有此種思想也。

玉 當從古文『丕』，王者所佩，貴之也。許氏註玉字作十數語，多而無當，是漢人說經大病。

四八 英國布商之言（二月十四日）

有英國布商二人（Laurie and Mackenzie, Edinburgh）往來英美各城，專售羊毛絨貨，適來此間兜售貨物，余遇之，因與談。其所操英語，字字句句都溫文儒雅，雖在此邦大學教師中，亦不可多聞此種英語。余因告以此意。其人初頗謙遜，繼見余意誠，因語余曰：「此邦人士之知識初不讓他國，惟於言語則終不肯修飾，其有能作上流言語者，則人爭腹誹之，以爲高傲自異於凡俗也，豈不可慨！」此言是也。

四九 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證據（二月十九日）

偶檢故紙，得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中所搜得之證據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終有公論，吾故以此諸件黏於左方。

昨見日本報紙，知應夔丞在京津汽車中爲人鎗斃，此雖快心之事，然吾恐殺之者即指使應殺宋遞初之人，今茲殺應以滅口耳。

應夔丞祕密證據之一部分（見民國二年四月廿七日大共和日報）

▲第一件 趙秉鈞致應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請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啓。

▲第二件 應致趙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洪正有事甯蘇，卅一號回。淮運司翌日來京。程督被迫將辭職，莊蘊寬誓勿自代，乞預慰程。國會官爭，真象已得，洪回而詳夔印。

明九字，密四十六字，共五十八字。二年正月廿六日上午七時發。應夔丞印。

北京椿樹胡同洪三十一號快車回，告趙。蔭。

▲第三件 趙致應電 夔電悉。已代陳調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於各

方面不落着痕跡，至佩服。菴十一日。

▲第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確有委任，即自行來領。何日到京，先覆電。蔭。

▲第五件 上海寄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款急，陳未到，迅復。瑞真。（下應親筆註云：

長江各黨領允許在前，鄂部應照漾電及發急令照致兩廣湘川未便指照，且非余勢力所能驟及，着嚴詞以拒。如欲攔入江境，無怪予之無情，否則將林先斃之。末蓋應夔丞圖章。）

▲第六件 上海應家致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趙款人已北上，請趙電家照付。瑞。

（下應親筆註云：各黨請款，無以應之，准來電先撥三萬兩，分別照付，已同趙致電照撥矣。）

趙囑速回。（應親筆批云：二年正月念五夜十二時北京來電，當已照復國務院趙總理

轉呈總統，並用明電飭知椿樹胡同內務部祕書洪查照轉告趙智菴，以資接協。前事已於當日用飛函致趙，稿與電略同。加以朱介人出爾反爾，忽保朱經田以民政長，今因中央信任經田，忽又反對。省會巨紳力保，乞維持，即發任令爲盼。正月廿五日二時申發。下蓋『應印』二字圖章。）

▲第七件 洪致應函 夔弟又鑒頃文泰快車已開，又記起一事：吳蘭英處有洋帽鎖鑰一把，又白皮箱鎖匙一個，請向伊索回，由郵局寄來爲盼。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閱後付丙。手頤台安。名心印。二月一號。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手啓。快信。津洪緘。

▲第八件 洪致應函 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似亦不宜太遲也。吳蘭英已有辦法否？手此，卽請台安。小兄名心照。三月二日。

(信面) 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東椿樹胡同洪緘。

▲第九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冬電到趙處卽交兄手，面呈總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卽照進行云云。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情節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徵信，用此飛函馳佈。望弟以後用「川」密與兄，再用「應」密，緣程君下手卽多一人也。且智老手續不甚機密。此信到後，望卽來簡電（「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

杜郵局漏誤之弊（連郵局亦須防。）手此，即頌台安。名心印。二月四日。

▲第十件 應致趙電（即冬電） 國務院程經世君轉趙鑒：應密。孫黃黎宋運動極

烈。黎外均獲華僑資助。民黨均主舉宋任總理。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虛被利用，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孫得信後，要黃遣馬信赴日重資買毀，索三十萬，陽許陰尼，已得三萬。一面又電他方要挾，使其顧此失彼，羣壑難填，一伏一起，雖百倍其價，事終無效。此事發生，間接又間接，變象萬千，使其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決可奏功，實裨大局。因夔於南京政府與孫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動人。黃宋則無論矣。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黎使田姓來滬籌款，迄未成。夔冬。

▲第十一件 應致趙密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憲法起草創議於江浙川鄂國民

黨議員，現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已招得兩省過半數。主張兩綱：一係總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係解散國會手續繁重，取效已難，已力圖。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夔東。

▲第十二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前山馬裕處轉交一信，諒收入矣。茲特將各事分列於後：

(一)來函已面呈總理總統閱過。

(二)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外），因智老已將『應』密電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

(三)近日國民黨有人投誠到中央，說自願取消歡迎國會團云云，大約亦是謀利，不由我輩，另是一路，於所圖略加鬆緊，然亦無妨。

(四)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國會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為數不可過三十萬，因不怕緊只怕窮也。

(一)所須水泥，已取桂聽第一函，可持往公平交易。渠公司甚窘，要求現款云云。函附上。

(二)觀察使一節，莊思緘已兩次與雪老言之，即有阻力，請探其內容，急過之。

(三)吳蘭英遷後，即望代覓替人，為盼。

(一)沈佩貞自稱代表章佩乙，故略與言籌款一事。此刻請民強報逕函王河屏，說借款不成，允協一節已無效云云可也。(我去說較有痕跡。)知名不具。二月念二日。

▲第十三件 洪致應電 應夔丞：應密。蘇省各觀使，雪老能保否？

▲第十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卽照辦，倘空言益爲忌者笑。蔭

▲第十五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應密。事速行。川効。

▲第十六件 應致洪電 北京洪蔭芝：『川』真電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二百五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滙交款，先電復。

▲第十七件 洪致應電 蒸電已交財政部長核辦。債票只六釐，恐折扣大通不過。滅

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蔭。

▲第十八件 應致洪兩電 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

勦捕，乞轉呈候示。變。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變。

▲第十九件 應致洪電 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報。

▲第廿件 洪致應電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
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銖。

▲第廿一件 應致洪函 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悉。茲別詳陳於後。

(一)前電述將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間所出之八厘公債票，外間展轉出賣，每百萬只賣六十五萬，至以過付之日起利。夔處親戚到胡薛三家承買，願出六六二，即每百萬出實洋六十六萬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之銀行，尅日過付所要公債三百五十萬元。蓋該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將外國銀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臨時期內，見政局財政之窘，藉此補助，夔處並不扣用，乞轉呈財政長從速電復。夜長夢多，日久又恐變計，夔費半月之功夫，得此一案，專爲補助中央財政之計，乞轉言。

(二)裁呈時報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囑令查登輪之記載，並民立實記遞初在甯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近彼在同李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夔爲之轉抵義豐銀行，(外有各種股票能值四十餘萬)計五十萬元，爲遞初

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夔處攤到十萬，昨被撥去二萬五爲蘇浙兩部暨運動徐皖軍隊之需。夔因勢利用，陰操故縱，不得不勉爲陽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譏。

(二)功賞一節，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無如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爲擾亂。惟中間手續，無米爲炊，固無易易，幸信用尙存，餘產摒擋，足可挪撥廿餘萬，以之全力從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三月十二。(下蓋應夔丞圖章)

(信封)北京投交椿樹胡同洪蔭之先生啓。三月十三日自上海文元坊應上。特派巡查長應印。快信。

▲第廿二件 洪致應信 蘇省各路觀察使尙未定人，兄思於常鎮或淮揚分得一席，然須雪老同意電保，弟晤時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爲然，則亦密示爲要。宋件到手，卽來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二月十一日。

(信面)南京下關第一標馬裕春先生收下，速交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洪函快。

▲第廿三件 洪致應函 夔丞老弟足下：廿三到京，於二十四發電，用「川」密本，不

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連日爲足下之事，請大總統特下教令，又請黎副總統取消通緝之案。幸目的均已達到。茲將程督轉來黎電，錄請查閱，即此可見鄙人之苦心矣。至大總統聽見鄙人陳述各節，甚爲許可，日昨傳諭，囑鄙人函知足下將各項成績可以辦至若何，具一條陳前來。譬如共進會成之處，決無擾亂治安爲一項，如裁兵可以省餉爲一項，種種權限手段効驗，由足下自具說帖，寄至兄處轉陳大總統，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因說夕話人多，有此則大總統易於措辭也。連前之表敘革命時之一書，封作一淘寄來更好。手頌助安。愚兄述祖手啓十月廿九日。

再前信係公事信，此再加私函：

- (一) 蟹到，謝謝。惜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僅檢二大箋與總理而已。
- (二) 程邵督相待甚好，相期甚殷，吾弟必須格外做驗。
- (三) 張紹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郵寄。

▲第廿四件 洪寄應信。附抄程督電。前信發時，所有電文一紙，匆匆未曾封入，茲再

補寄，望查閱。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手致夔臣仁弟，名心頓首。三十日。

南京程督來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北京內務部洪述祖君鑒：『華』密。前得敬電，當即達知黎公。茲接復電，文曰：有電悉。應夔丞既願効力自贖，亦能担保共進會無違背法律。擾害治安之事，且趕速設法解散武漢黨徒，是其悔過自新，實為難得。尊處辦法極是。敝處以前通緝之案，自應取消。除通電外，特此奉復。元洪宥等語。特聞。程德全。沁印。

▲第廿五件 洪致應信 夔臣仁弟足下：劉松回得手書，並金銀紀念幣等件，謝謝。續

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文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連日俄藏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准發。至寶山一節，陸軍參謀兩部尚須研究，緣頗有人為寶山運動，不獨朱瑞與吾弟反對也。總統極盼吾弟速來。近日莊都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屬其為吾弟揄揚。日象較勝。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路赴日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即行回甯，亦無不可。務祈注意為盼。（附上總理親筆信一紙，閱後仍帶還鄙人為要。）兄亦待款孔亟，欲設法加一浙江巡查長，以便與朱瑞合而為一，吾弟以為然否？手此密布，即頌時綏。小兄述祖手啓。十一

月廿九夕。互李事須本人認可，切不可勉強。

▲第廿六件 洪致應快信，附電稿。此函信封書云：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北京椿樹胡同洪緘。

夔丞老弟足下：別後廿日到津，廿二入都。張紹曾早已出京，吾弟手書，只好交郵局掛號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層，總理甚贊成，明後弟見大總統後再定。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前途來通機關，究竟京中設共進會與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補寄，因要敘助，非如此不可也。嘉興李女士事若何？（事成另往漢口結婚）手頌大安。小兄述祖手啓。廿日。致前中央特派員內務部洪述祖電：北京椿樹胡同洪蔭之君鑒：頃自浙回，函電均悉，詳情另復。夔叩。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敬悉。兩方有人說謗，現在張徐交鬥，弟如勸（導）（懲）寶山只許解散，正可趁此機會立功，能否兄電復。總統（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萬。兄到滬同來，於事有濟。初四。

▲第廿七件 洪寄應信 夔臣老弟足下前在南京發一快信，諒已先到。吾弟來信，如係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餘外須預備送大總統閱，）茲專弁劉松送上此函，望再發紀念幣數枚，交伊帶回爲要。足下何日北上，乞示。手頌侍安。小兄述祖再拜。十一月初一日。

（信面）專送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臣先生台啓。守取回信。北京洪緘，▲第廿八件 洪寄應信 尙未接伊回信。

（一）最好吾弟來京一行，輕車減從，一見大總統總理，必能賞識。如必需款成行，可用電來說其所以然。（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由我轉呈，或者能稍發，亦未可知。大總統前說允發，而日來大借款不成，京中窮極，應須原諒。

（一）如夫人同來尤妥，免到京浪費也。

（一）李女士處說過否？倘不成，或別尋一相宜者亦可。

以上請先復爲盼。兩知。廿九午刻期。（下註元年十一月初三到。）

(信面)上海西門文元坊應夔臣先生台啓。北京洪緘。

▲第廿九件 洪致應信及趙致洪信 頃歸得總理函，送閱，請即速行照辦可也。兄今夜不出城矣。夔丞仁弟，兄名心照三十。

應君之款，請屬具呈說明辦法，以便籌撥。鈞啓。念九。

(信面)內緘即送洪先生蔭之台啓。國務院緘。

▲第卅件 洪致應信 連日未晤，當念總理處手摺已否面遞？行期約在何日？鄙人明早須赴津，一二日耽擱耳。如何情形，示我爲荷。夔丞老弟足下，名心印。九號。

頃聞總理諭屬吾弟開一南邊辦法手摺，明日面交。又言次長處明早十鐘往辭爲要，此次渠甚力也。大總統處或星期二早往辭爲妥。夔丞棣台。小兄名心啓。二年一月五日。

▲第卅一件 洪致應信三紙 昨晚總理原件發回，內中三樣問題：

(一)領款不接頭，欲兄代辦，兄亦未見明文，須吾弟將雪老電請此數及中央允准覆電原稿抄附領狀之上，方爲合格。茲先將原領紙送回，乞察收。

(一) 總統屬開辦法，已說明禮拜二送去，切勿誤。

(二) 征蒙一件，請自送至參謀處可也。

以上三節，俟三鐘時面談一切。第一見大總統時，可謝其發款，略將以後辦法陳說。夔丞老弟，小兄名心照，十二半夜。

▲第卅二件 洪致應信 夔丞弟足下：陳文泰回，寄一函，又一專函，諒已達到，手摺遞後，口口欣悅云：足見（雲款已付，勿念）老弟辦事甚力。對於民強，允月協五百，先發四個月，頃已電博謙來取矣，免匯兌張揚也。

▲第卅三件 錢錫霖致應信 仁兄先生鑒：暢談快甚。英傑相逢，惜冗俗不得常聚。去年岳南尤蒙庇愛，心心相印，兩有同情也。附上南京軍警聯合徽章一具，以證聯合，以表慕敬。台旆有行期，乞早示知，抽閒謀一聚之樂何如？即頌旅祺。弟錢錫霖免冠。

敬再啓者：姚君振新爲弟世好，與我兄亦有舊，其才德固不必弟言也。務乞雅愛，攜同南下，位置一席，姚君可報知己，而我公亦惠及故人也。載叩助安。錫霖又及。（送來徽章號碼一

千九十二號又及)

▲第卅四件 張紹曾致應函 夔丞仁兄大鑒：敬啓者，前上函電，計登籤閣，每憶道範時切神馳。京師自孫黃二公惠然而來，與大總統握手言歡，社會之歡迎，日有數起，足爲南北感情融洽之證，不勝爲民國前途慶茲有內務部祕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幹，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於民國之建設，多所規畫，當道咸依賴之，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勝感企之至。弟如恆栗碌，乏善足陳。台從何日北上，至盼駕臨，暢敘別情也。敬請台安。愚弟張紹曾鞠躬。九月十七日。

▲第卅五件 應夔丞信 洪來電，奉總統府特委，爲與夔因改爲祕密結約，以便進行。定禮拜三即正月廿二日由京直南，廿三號晚抵甯轉申，妾事與棧房速辦定。妾即交蔡良去辦。棧定新洋棧，即桂仙底子翻造之處，統照前信一一辦妥，約計千元之譜。夔約禮拜三下午一點快車來滬，或今日晚車來，均不定。此間諸事都大順大吉，百凡如意，另獲款五千，已匯趙菊椒山甯交其帶申，俟夔蒞再收。夔手泐。正月廿一日。應夔丞印。

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行。所有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咸知，以爲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開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奠民生，則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布。

▲第卅七件 寄朱姓信稿一紙並附寄趙信稿一紙。

致北京亮果巷朱函 經田先生足下：還上假款，除現撥外，並向長江總稽查黃漢相君處劃交千元，曾否收到，爲念洪蔭芝老伯今日蒞此，詢以所事，浙未回電，債之社會，又有小部受人嗾使，肆意反對，皆由此公患得患失，出爾反爾所致也。於此事並無絲毫芥蒂於其間，不過遠望桑梓，令人心悸。公爲人望，必仗捨己救時，以應浙人求治之殷，解此倒懸之民耳。蓋浙之正紳大半寓申，現當事者率新進之徒，而實有功績者又被謫山林，甚有罪以大辟者。試問功罪倒置，人心平否？恃功怨大，亂機叢生矣。況防營只知仰邀上意以結合，豈能再顧及民情之向背耶！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外，並將致中央密函祕呈，乞查明回寄至上海文元坊爲盼。口口立正上書。正月廿五晚。

致趙總理函 應日口上言所事已於甯申查有實在。頃得湘鄂回電，其中尙別有舉動，奇離怪誕，十色五光，妙在運用未能一氣，措置當易爲力耳。詳情另密陳。中山先生同馬君武先遊東瀛，足見高人深致。頃讀民立所載，適洪老伯來滬，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實相離，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終慎之。因憶府中每有人員泄露機要，可否要求極峯於見客時，如有機事商量，總宜屏却左右爲安，則捕風捉影，盡可消弭矣。浙事介人嗾其機關，民權亂吠，並令國民黨之小部分張揚反對，未免患得患失，出爾反爾。然禍機已伏，發動不遠，南方爲天下人注目者，不得不未雨綢繆，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歡迎經田先生外，以此事應響於中央，請迅速賜酌裁，大局實幸。此上正月二十五日晚。

▲第卅八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承：川密，蒸電來意不明，請詳再轉。蔭真。

▲第卅八件 洪致應函 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因挈內子到常掃墓，並至徐匯啓明女學挈小女入京，出下關，所有一切，均俟面談。王博謙處之款，擬攜票面交。手頌夔弟足下。觀川居士啓。三月二十三日。

再請弟夫人薛君代覓女僕一人，要肯赴京者，工資能廉最好。此信到後，即求預爲物色，能於七號送到棧內更好。臨時兄再用電通知。此係至托之事，弟夫人必能爲我出力也。

▲第四十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今日疊接下關所發二月廿五號各信（計五件，並民強領紙），又接上海德順里信，又駐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之法手續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並可在民強登其死耗（此刻近於無徵不信），方是正辦。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無有，殊難啓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爲要），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民強款必肯竭力領取，惟望足下專一妥來取，不便交（三等車所費無幾。）隨後屬民強逐日寄我一份（今年陰歷正月起）爲盼。三月六日觀川啓。

再鎖匙並印章同寄，甚感，此刻還未到也。觀察使一節，想程應兩人不贊成，請將實情告我。

▲第四十一件 洪致應信 夔弟足下：函電諒入覽。日內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也。承擬金印式甚佳，請卽照鑄。原單附做雲君二百，早已收去，知念附聞。吳爾英已去否？手頌台安。小兄觀川手啓。二月八日。

▲第四十二件 洪寄應信 頃聞民強報館王博謙來，云弟允協一千五百元爲該館本歲之資，屬爲一言吹噓，兄允爲加函，又屬向中央說項，亦允相繼辦理。特函夔弟，觀川啓。廿八夕。

▲第四十三件 民強報信 手諭敬悉，感極。今明晚間再當趨教。敬頌夔公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二年二月一日爲國會憲法案，令其鼓吹兩大綱，先貼洋千元，予先送七百元，餘再補。夔渤下蓋應夔丞印圖章。收到七百元正。）

夔公偉鑒：昨日承賜款，感感。惟區區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廿七矣，而百孔千瘡，萬難過去者，尙須七八百元之多。歲暮途窮，如老哥之熱心慷慨者，能有幾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先乞惠下，以濟弟急，想老哥既維持於前，必能成全於後也。書到後，卽希

寵錫三百元。將來民強之存在，皆爲老哥所賜。弟等以全力辦民強，即當以全力報答老哥也。如一時不便，弟當於晚間走領，藉聆大教。何時有暇，乞示知爲幸。書不盡言，企盼而已。敬頌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上海民報已照撥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飭員照送。夔渤下蓋應夔丞印。）

夔公大鑒：前晚暢聆大教，快何如之？所謂憲法上之政策條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屬筆。於今日本報已登出大半篇矣。歲暮途窮，館事危急，一路福星，專賴我公。無論如何，總須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維持下去。公我黨偉人，既有志於建設事業，區區言論機關，想無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維繫，伏乞援手，並希從速賜下，以濟眉急。明日報已停刊，債戶環伺，弟築台無術，望勿坐視，以索我於枯魚之肆。異日民強之存在，皆出我公之賜矣。此頌大安。弟博謙佩乙再拜。

五〇 應桂馨死矣（二月十九日）

頃見日文報載一月十九日應桂馨出京，在京津火車中被人用六寸長短刀刺死。

五一 死矣趙秉鈞（二月二十七日）

英文報載直督趙秉鈞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爲被人用毒藥暗殺。

此案之詭譎，可謂極矣！兇手武士英死於上海獄中，應氏死于火車中，今趙氏復以毒死。繼趙氏而死者誰耶？

五二 雜俎三則（二月）

(1) 音樂神童

報載一個音樂神童，意大利人名 Willy Ferrero，才八歲，曾在俄皇面前指揮俄京之『帝國樂隊』（The Imperial Orchestra）。當日所奏樂有 Wagner, Grieg, Bizet 諸大名家之作。

音樂大家 Mozart 亦是神童，四歲已能彈琴，六歲已作樂曲。

(2) 賣酒者與禁酒者的廣告

奴瓦克 (Newark) 日報上登有賣酒業的廣告一則，其文云：

『亞歷山大愛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時，還不滿三十二歲。他若不喝啤酒，也許成功更早一點。可是誰知道呢？您還是別錯過機會罷。』

隔了一兩天，本地戒酒會把那條廣告重印出來，旁邊加上了一條廣告：

『亞歷山大醉後胡鬧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三歲。您還是別冒險罷。』

(3) 離婚案

『從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關係法庭 (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 判決之因遺棄妻子或不能贍養而離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於丈夫飲酒過度。』

此一條是本地日報上所登戒酒運動的廣告。

五三 美國有色人種之大官 (二月)

星期報紙圖畫欄中有一黑人貝克納 (G. B. Beckner) 今為美國駐 Liberia 公使；又有美洲土人派克 (Parker) 今為財政部收發主任；皆為此二種人中之居高位者。

藏暉室劄記卷四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十二日至七月七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養家（三月十二日）

余前爲大共和日報作文，以爲養家之計，今久不作矣。此亦有二故：一則太忙，二則吾與大共和日報宗旨大相背馳，不樂爲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錢寄家，每得家書，未嘗不焦灼萬狀，然實無可爲計。今圖二策，一面借一欸寄家，而按月分還此款，一面向大學請一畢業生助學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樂爲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爲之。

二 母之愛（三月十二日）

得家書，敘貧狀，老母至以首飾抵借過年。不獨此也，守煥兄家有圖書集成一部，今以家貧，願減價出售，至減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書，遂借貸爲兒子購之。吾母遭此窘狀，猶處

處爲兒子設想如此。

三 言字（三月十三日）

言字舌，从二舌。二者，上也。舌上之謂言，（西方 Language〔英〕Langue〔法〕）舌也，又言也。源出拉丁 Lingua，舌也。）不當從辛（鼻也）口，初民不能作道學先生語，以言爲口孽也。

四 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月十四日）

此間商人 Fred Robinson 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還債。

五 雪消記所見並楊任二君和詩（三月廿五日）

雪消記所見 久不作近體詩矣

春暖雪消水作渠，萬山積素一時無。欲檄東風討春罪，奪我寒林粉本圖。

楊杏佛見此詩而和之曰：

潺潺流水滿溝渠，漠漠林煙淡欲無。歸思欲隨芳草發，江南三月斷魂圖。

任叔永亦和二首，兼簡曾槭子。

料峭冬寒一日除，氈裘新卸覺輕舒。惠連死去情懷減，春草池塘夢更無。（叔永有弟喪故云。）

故人書共東風至，驅寒添暖未嫌遲。斜日小窗攤卷坐，最憶泉聲作雨詩。（槭子自日本西京來書，附東福寺閑居詩四首，最愛其『爐煙消盡空堂寂，夜半飛泉作雨聲』二句。）

六 學生會之哲學教育羣學委員會（四月一日）

學生會會長鄭萊君委余爲哲學教育羣學部委員長，本部委員六人，今日作書予之，尙未知能盡得此諸人否？

哲學 吳康（K. Wu） （允）

唐悅良（Y. L. Tong） （否）

教育 倪兆春 (Z. F. Nyi) (允)

黃啓明 (K. M. Wong) (否)

錢榭亭 (H. T. Chien)

羣學 朱進 (C. Chu) (否)

七 西人研究中國學問之心得 (四月十日)

哲學雜誌 "The Monist" Jan. 1914 有論『王陽明中國之唯心學者』一篇，著者

Frederick G. Henke (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Oregon.) 殊有心得，誌之

於此，他日當與通問訊也。

八 入春又雪因和前詩 (四月十一日)

入春忽又大寒，亦雪，遙林粉本，復珊瑚如故，因和前詩：

無復汗流漲小渠，但看飛雪壓新蕪。東風不負詩人約，還我遙林粉本圖。

詩成，一日而雪消圖散，不可復覩。春雪之易銷如此，其積不厚也。

九 請得畢業助學金

所請畢業助學金 (Graduate Scholarship) 已得之。

一〇 美國禁酒

美國禁酒政策，主張者甚衆，現有人在議會提議，立法由中央政府禁止酒業。蓋今日之禁律由各省或各市政府自定之，故不能畫一也。

全省禁絕者 九省

大半禁絕者 十七省

有禁酒之城市者 十三省

一一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 (五月九日)

余前作一文，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 (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

ism) 前月偶以此文爲大學中『卜朗吟獎賞徵文』(此賞爲此校已故教師 Hiram Corson 所捐設，故名 "Corson Browning Prize") 前日揭曉，余竟得此賞，值美金五十元。

余久處貧鄉，得此五十金，誠不無小補。惟余以異國人得此，校中人詫為創見，報章至著為評論，報館訪事至電傳各大城報章，吾於“New York Herald”見之。昨日至 Syracuse，則其地報紙亦載此事。其知我者，爭來申賀，此則非吾意料所及矣。（去年余與胡達趙元任三人同被舉為 Phi Beta Kappa 會員時，此邦報章亦傳載之，以為異舉。）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為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一一、初次作臨時演說（五月十日）

七日，余往 Syracuse 赴其地 Cosmopolitan Club 年筵。余去年曾赴此筵，演說“*The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此稿後經余刪改為“*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之沿革〕）曾演說一次，本校長 President J. G. Schurman 亦在座，頗得其嘉許。此次赴筵，乃未知又須余演說，故毫未預備。及至，會長 de Barros 以所延演說者二人都以病不能來，故堅令演說，不得已諾之。即於電車中略思片刻，以鉛筆書一題與之。題為“*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席終，余演說二十五分鐘，頗受歡迎。主席爲 Syracuse University 史學總教 Flick 君，許爲彼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此爲余生平作臨時演說之第一次，故記之。

一三 趙元任胡達同時得兩種學會榮譽（五月十二日）

Sigma Xi 名譽學會，乃大學中之科學榮譽學會。此次選舉六十七人，吾國學生四人得與焉。此四人者：

黃伯芹（地學）

趙元任（物理）

胡達（數學）

金邦正（農科）

此四人中之胡趙二君，均曾得 Phi Beta Kappa 會之榮譽。此二種榮譽，雖在美國學生亦不易同時得之，二君成績之優，誠足爲吾國學生界光寵也。

一四 歐美有一種『剪報』營業（五月十二日）

歐美有一種營業，名曰「剪報」，專為人摘擇各國報上有關係之消息，彙送其人。如吾欲得各報所記關於中國之新聞或評論，則彼等可將國內外各大報之消息彙送余處。又如我欲知各報對於巴拿馬運河免稅一事之意見，則彼等亦可將各報之社論彙送余所。其爲用至大至便，各雜誌及外交人員都利用之。余之得 Browning Prize 曾記各報，前日紐約 Herald 再載其事，附以影片，今日卽有二大剪報公司剪送此條寄與余，以爲招徠之計也。記之以示西人營業手段之一端。

一五 『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五月十五日）

自美墨交釁以來，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爲吾國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此言揭諸報端已逾旬日，亦無人置辯。一日，同居世界學生會之各國學生談論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對者，莫衷一是。余適過之，聆其言論，有所感觸，故以所見作一書寄此報主筆。其不敢登載，社中訪事某

女士堅請登之，乃載入新聞欄（其書見下）。昨日余往見前校長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稱余書，以爲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曾兩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和平會，博士爲美國代表團長，其功最多。夫婦都主張和平，故深惡此等極端之國家主義也。

“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Students Representing Many Nationalities Debate as to the Absurdity or Sense of the Slogan—Suh Hu's Impression.

An interesting debate took place at the Cosmopolitan Clubhouse on the Hill. The subject was the motto which has been printed at the top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Ithaca Journal* since the Mexican question began to become critical—“My country, 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The last phras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started the discussion.

An American student averred that it was an absolute absurdity, to stand

by one's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All the other students present—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Club defended the saying vigorously. This number included student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Cosmopolitan Club. "Some called it an absolute absurdity, while others defended it vigorously." No conclusion was reached.

Suh Hu's idea

Suh Hu,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was struck by one thought that seemed to him to come nearest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and presents it as follows: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fallacy of the saying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No one will deny that there is a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among the civilized people at least. Suppose 'my country' should tax me unconstitutionally, confiscate my property unjustly, or have me imprisoned without a trial, I would undoubtedly protest, even if it were done in the name of the law of 'my country.'

"But when we com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immediately discard that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we declare with no little prid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Am I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we are applying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one to our fellow countrymen and another to foreign or

'outlandish'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unless we adopt on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an argue."

一六 赴白博士夫婦家宴（五月十五日）

十四日，白博士夫婦延校中得獎之學生九人赴宴其家，英文科及演說科諸教師皆在座。此九人者：一爲中國人，三爲猶太人，一女子，其餘爲美國男學生。席終，博士演說致賀意，中言六十餘年前，博士初入耶爾，與容純甫同學，容異服異俗，頗受人笑。其年容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其後無敢挪揄之者矣。博士又言在第一次平和會時，有中國少年爲中國代表，致辭以法文演說，精闢警切，爲全會第一演說，惜不記其名矣。此少年何人耶？博士著作等身，名及海外，前年八十壽辰，德皇威廉，美總統塔虎脫皆飛電致賀，今精神猶健，望之令人興起也。

（附記）白博士自傳中記此中國少年，姓 Li，疑是陸徵祥。

一七 卸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五月廿日）

余自去年五月舉爲世界學生會會長，至今年五月卸職，方自慶幸。不圖此間新立國際

政治學會 (International Policy Club) 今夜開成立會，舉余爲會長。余適有事不及蒞會，及余至始知之，急辭之再四，始得辭卻，否則復爲馮婦矣。

一八 在世界會演說『世界和平與種族界限』(五月廿日)

余於昨夜世界會年終別宴作卸職之演說，題爲『世界和平及種族界限』二大問題，聽者頗爲動容。有人謂此爲余演說之最動人者。有本城晚報主筆 Funnel 者亦在座，今日此報記余演說甚詳。

一九 趙元任作曲(五月廿二日)

趙君元任譜笛調一曲，以西樂諧聲和之，大學琴師顧稱之爲奏於大風琴之上，余往聽之，猶清越似笛聲也。

二〇 叔永作卽事一律索和(五月廿五日)

叔永作卽事一律索和。其詩云：

何人爲作春日戲 (Spring Day Show) 山城五月盡飛仙。軟玉微侵衫勝雪，絳

雲曲護帽如船。晚風垂柳宜輕步，華燭高樓試袒肩。看罷擊毬還競艇，平湖歸去草芊芊。

余和以『山城』一律：

漫說山城小，春來不羨仙。壑深爭作瀑，湖靜好搖船。歸夢難回首，勞人此息肩。綠陰容偃臥，平野草芊芊。

明日（二十六日）復成一律，蓋『遊仙』之詞也：

無端奇思侵春夢，夢未醒時我亦仙。明月深山來採藥，天風銀漢好乘船。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洞裏胡麻炊未熟，人間東海草芊芊。

明日（二十七日）復成一律，紀『春日』：

學子五千皆少年，豪情逸興驕神仙。旗翻大幕紛陳戲，鏡靜平湖看賽船。壁上萬人齊拍手，水濱歸客可摩肩。（國策『肩摩轂擊』，人衆也。）凱唱聲隨殘日遠，晚霞紅映草芊芊。

久不作律詩，以爲從此可絕筆不作近體詩矣，今爲叔永故，遂復爲馮婦，叔永之罪不小也，一笑。

二一 山谷詩名句（五月）

偶翻山谷詩，見「心猶未死醉中物，春不能朱鏡裏顏」頗喜之。

二二 論律詩（五月廿七日）

律詩其託始於排耦之賦乎？對耦之入詩也，初僅偶一用之，如「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陌上桑）「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孔雀東南飛）「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十九首）皆以排比舒暢詞氣，有益而無害。晉人以還，專向排比。陸機陸雲之詩，已幾無篇不排矣。（佳句如「悲風鼓行帆，傾雲結流鶩。」「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飡不免胄，夕息常荷戈。」劣句如「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機（機）潘岳左思亦多駢句。賢如淵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詩佳處都不在排。（如「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露淒暄風息，氣徹天

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之類。

康樂以還，此風日盛。降及梁陳，五言律詩已成風尚，不待唐代也。六朝人律詩如：

佳期竟不歸，春日坐芳菲。拂匣看離鏡，開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銜泥燕，從來相逐飛。（庾肩吾有所思）（梁）

欄外鶯啼罷，園裏日光斜。遊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飈，曉樹沒歸霞。九華暮已隱，抱鬱徒交加。（何遜贈王僧孺）（梁）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烟涵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何遜日夕出富陽）

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綠砌上，窗影向牀斜。開屏寫密樹，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頽倡家。（陰鏗月夜閨中）（陳）

皆不讓唐以後之律詩也。

唐以前律詩之第一大家，莫如陰鏗（陳代人）。其名句如：

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

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

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

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

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

戍樓因碓險，村路入江窮。

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

右數聯雖置之盛唐人集中，可亂楮葉也。

按杜工部贈李白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有絕句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陰，卽鏗；何，遜也。此可見六朝人詩之影響唐人矣。有心人以歷史眼光求律詩之源流沿革，於吾國文學史上當裨益不少。

杏佛和前韻成『遊湖』一律：

高引冥鴻福，桃源亂世仙。秋孃螺子黛，春水鴨頭船。玉藕驚搖腕，紅蓮羨比肩。王孫歸興渺，南陌草芊芊。

二四、吾國人無論理觀念（五月廿八日）

吾嘗謂吾國人無論理觀念。頃見留美學生某君作一文，其起句云：

西哲有言：學識者，權力也。一國之人有學識，即一國之人有權力；一國之人有權力，即其全國有權力。有權力者必強，無權力者必弱，天演之公例也。

此何等論理乎！

二五、張希古亡故（五月廿八日）

得錦城一書，驚悉張美品兄（希古，台州人）亡故。嗟夫！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慘已慘已，吾十四歲入澄衷學堂識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獨愛余，堅約爲昆弟。別後數年，音問屢絕，方擬囑錦城訪之，乃驟得此耗，肺肝爲摧，希古沉重，爲友輩中罕見之人物，天獨不壽之，

傷哉！希古已婚，不知有子女否？其父琴舟先生，工算學，家台州。

二六 春朝一律並任楊二君和詩（五月卅一日）

春色撩人，何可伏案不窺園也！邇來頗悟天地之間，何一非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耶？古人樂天任天之旨，儘可玩味。吾向不知春之可愛，吾愛秋甚於春也。今年忽愛春日甚篤，覺春亦甚厚我，一景一物，無不怡悅神性，豈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腸，遂爲吾樂觀主義所熱耶？今晨作一詩，書此爲之序。

葉香清不厭（人但知花香，而不知新葉之香尤可愛也），鳥語韻無器，柳絮隨風舞，榆錢作雨飄。（校地遍栽榆樹，風來榆實紛紛下，日中望之，真如雨也。）何須乞糟粕，卽此是醇醪。天地有真趣，會心殊未遙。

試以此詩譯爲英文。余作英文詩甚少，記誦亦寡，故不能佳，然亦一時雅事，故記之。其詞云：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ful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

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 Leave the "ancients' dregs" however fine,

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 wine!

Drink deeply, 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

叔永和春朝一律：

侵晨入古校，靜境絕塵囂。隔樹疏鐘出，當樓一幟飄。鳥歌答聖唱，花氣誤村醪。欲問

山中客，芳菲望轉遙。

杏佛亦和一律：

山路蔽蒼翠，春深百鳥囂。泉鳴塵意寂，日暖草香飄。欲笑陶彭澤，忘憂藉濁醪。棲心
若流水，世累自相遙。

二七 山谷之三句轉韻體詩（五月卅一日）

偶讀山谷詩，見有觀伯時畫馬詩云：

儀鸞供帳饜蝨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

木穿石槩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竇逢一豆。

眼明見此五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此詩三句一轉韻也。友人張子高（準）見吾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因移書辯三句一轉韻之體非吾國所無，因引元稹《大唐中興頌》爲據。此詩吾未之見，然吾久自悔吾前此之失言。（見年報第三年）讀書不多而欲妄爲論議，宜其見譏於博雅君子也。（參觀卷三第四〇則）

二八 叔永贈傅有周歸國余亦和一章贈行（六月一日）

晨起，叔永以一詩見示，蓋贈傅有周（驢）歸國之作也。

昔君西去日，是我東遊時。今日君歸去，悵望天一涯。揚帆滄海靜，入里老親嬉。若見

當年友，道雋問候之。

叔永近所作詩，當以此詩爲最佳矣。

余亦和一章送有周。有周爲第二次賠款學生，與余同來美，頗相得，今別四年矣。有周以母老多病，急欲歸去。余素主張吾國學子不宜速歸，宜多求高等學問，蓋吾輩去國萬里，所志不在溫飽，而在淑世。淑世之學，不厭深也。矧今茲滄海橫流，卽歸亦何補？不如暫留修業，繼學之爲愈也。故余誠表有周之歸，未嘗不惜其去，故詩意及之。詩云：

與君同去國，歸去尙無時。故國頻侵夢，新知未有涯。豺狼能肉食，燕雀自醅嬉。河梁倍惆悵，日暮子何之？

二九 記曆（六月一日）

羅馬初分年爲十月，共得三百〇四日。至Julia時乃增二月，共十二月。月如吾國陰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遞，年共三百五十四日，後增一日，共三百五十五日。（奇數吉也。）然日周天之數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零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故須增閏月（Intercalary），閏年行之月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相遞焉。於是四年共得一四六五日。平均每年得三百六十六日零四分之一，則較周天之數多一日也。於是定每十六年後之八

年原定有四閏月者，改爲三閏，以補其差。

其後日久弊生，謬誤百出，至西柴始大定曆，從陽曆而廢月曆，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閏年增一日。時羅馬七百〇八年，即耶穌前四十六年也。（改曆之年增至四百四十五日。）

西柴（Julius Caesar）分月之法，奇數之月（一、三、五、七、九、十一）月得三十一日，偶月皆三十日。惟二月廿九日，閏年三十日。羅馬人頌西柴之功，以其名 JULIUS 名第七月，今英名 JULY 者是也。

後至 Augustus 時，羅馬人媚之，以其名名第八月。惟八月僅三十日，較 JULY 少一日，小人諂諛，遂移二月之第二十九日增於八月，於是七、八、九三月皆有三十一日。又以爲不便，遂改九月十一月爲三十日，而十月十二月改爲三十一日。西柴之法至易記算，遭此竄改，遂成今日難記之法，小人可恨也。

西柴曆（Julian）雖便，然亦有一弊，蓋周天之數爲三六五，日五時零（見上），實未

足四分之一之數，故每百二十八年必有一日之誤。故西柴曆初定時，春分節（Equinox）在三月二十五日，至紀元一五八二年乃在三月十一日。教皇Gregory XIII欲正此失，乃於其年減去十日。又以太陽年（Solar Year）與陽曆之年之差約爲每四百年與三日之比，故葛雷郭令百數之年（紀元千年，千九百年之類）皆不得閏；惟百數之年，其百數以上之位可以四除盡者，乃有閏日。此法凡年數可以四除盡者皆爲閏年。其百數之年如一六〇〇，二〇〇〇，其百數以上諸位（年數除去兩〇）可以四除之者有閏；又如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皆無閏也。蓋四百年而九十七閏。依此法每年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九分十二秒，與太陽年差僅二十六秒，蓋須三千三百二十三年始有一日之差。（摘譯大英百科全書）

三〇 春秋爲全世界紀年最古之書（六月二日）

全世界紀年之書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七二二——四八一B.C.）竹書紀年次之。史記之本紀是紀年體，後世仍之，至司馬溫公始以紀年體作通鑑。通鑑與春秋

及竹書紀年，其體例同也。

三一 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六月二日）

頃見大英百科全書，云吾國以帝王即位之年紀元，始自耶紀元前一六三年，此誤也。前一六三年爲漢文帝後元元年，蓋爲帝王改元之始，而非紀元之始也。春秋竹書皆以君主紀年。尚書虞書屢紀在位之年，惟不知其時係以帝王紀元否？商書伊訓「惟元祀」，太甲中「惟三祀」，皆以帝王紀年之證。周書秦誓上「惟十有三年」，傳序皆以爲周以文王受命紀元也。（參觀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句下注。）余以爲此乃武王即位之年耳。洪範「惟十有三祀」疑同此例。此後紀年之體忽不復見，惟畢命「惟十有二年」再一見耳。

三二 題室中讀書圖分寄禹臣近仁冬秀（六月六日）

叔永爲吾攝一室中讀書圖。圖成，極愜余意，已以一幀寄吾母矣。今復印得六紙，爲友人撰去三紙，餘三紙以寄冬秀近仁禹臣各一，圖背各附一絕：

故里一爲別，垂楊七度青。異鄉書滿架，中有舊傳經。（寄禹臣師）

廿載忘年友，猶應念阿咸。奈何歸雁返，不見故人緘？（寄近仁叔）

萬里遠行役，軒車屢後期。傳神入圖書，憑汝寄相思。（寄冬秀）

圖上架上書，歷歷可數，有經籍十餘冊，以放大鏡觀之，書名猶隱約可辨，故有『猶有舊傳經』之句。

近仁爲余叔輩，爲少時老友，里中文學嘗首推近仁，亦能詩。余在上海時，近仁集山谷句，成數詩見懷。

冬秀長於余數月，與余訂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軒車之期，終未能踐。冬秀時往來吾家，爲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闥之恩，因以少慰。古詩十九首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陬；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吾每誦此詩，未嘗不自責也。

三三 得家中照片題詩（六月六日）

去年得家中照片，吾母與冬秀皆在焉。有詩云：

出門何所望，緩緩來郵車；馬駟解人意，逡巡息路隅。郵人逐戶走，歌嘯心自如。客子久凝竚，迎問『書有無？』郵人授我書，厚與尋常殊。開函喜欲舞，全家在畫圖。中圖坐吾母，貌戚意不舒；悠悠六年別，未老已微癯。夢寐所繫思，何以慰倚侶？對茲一長嘆，悔絕溫郎裾。圖左立冬秀，樸素真吾婦。軒車來何遲，勞君相待久。十載遠行役，遂令此意負。歸來會有期，與君老畦畝。築室楊林橋，背山開戶牖。闢園可十丈，種菜亦種韭。我當授君讀，君爲我具酒。何須趙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壽吾母。

三四 圖畫週報中余之照片（六月六日）

本週一圖畫週報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June 4, 1914) 載余照片。此報銷行至百萬以上，各地舊相識讀此，爭馳書相問。

三五 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六月七日）

吾常語美洲人士，以爲吾國家族制度，子婦有養親之責，父母衰老，有所倚依，此法遠勝此邦個人主義之，但以養成自助之能力，而對於家庭不負養贍之責也；至今思之，吾國之家

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一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一種養老存款（Old age pension），以爲子婦必須養親，此一種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爲固有，此又一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爲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一族一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一人成佛，一族飛昇，一子成名，六親聚噉之，如蟻之附骨，不以爲恥而以爲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夫子婦之養親，孝也，父母責子婦以必養，則依賴之習成矣；西方人之稍有獨立思想者，不屑爲也。吾見有此邦人，年五六十歲，猶自食其力，雖有子婦能贍養之，亦不欲受也，恥受養於人也。父母尙爾，而況親族乎？雜誌記教皇 Pius 第十世（今之教皇）之二妹居於教皇宮之側，居屋甚卑隘，出門皆不戴帽，與貧女無別，皆不識字。夫身爲教皇之尊，而其妹猶食貧如此。今教皇有老姊，嘗病，教皇躬侍其病。報記其姊弟恩愛，殊令人興起，則其人非寡恩者也。蓋西方人自立之心，故不欲因人熱耳。讀之有感，記之。

吾國陋俗，一子得官，追封數世，此與世襲爵位同一無理也。吾頃與許怡蓀書，亦申此意。又言吾國之家族制，實亦一種個人主義。西人之個人主義以個人爲單位，吾國之個人主義

則以家族爲單位，其實一也。吾國之家庭對於社會，儼若一敵國然，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所私利者，爲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個人主義，猶養成一種獨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私利於外，依賴於內，吾未見其善於彼也。

頃見辜湯生所作中國民族之精神一論，引梁敦彥事，謂梁之欲做官戴紅頂子者，欲以悅其老母之心耳。（*The Chinese Rev.* vol. I, No. 1, p. 28.）此即毛義捧檄而喜之意。毛義不惜自下其人格以博其母之一歡，是也；然懸顯親爲鵠，則非也，則私利也。

三六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六月八日）

吾之去婦人之社會也，爲日久矣。吾母爲婦人中之豪傑，二十二歲而寡，爲後母。吾三兄皆長矣，吾母以一人撐拒艱難，其困苦有非筆墨所能盡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內外交稱爲賢母。吾母雖愛余，而督責綦嚴，有過失未嘗寬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爲余道吾父行實，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時稍有所異於羣兒，未嘗非吾母所賜也。吾諸姊中惟大姊最賢而多才，

吾母時諮詢以家事。大姊亦愛余。丁未，余歸省，往見大姊，每談輒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極愛余。吾母兩妹皆敏而能，視余如子。余少時不與諸兒伍，師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導之功爲最，此外則惟上所述諸婦人（吾母，吾外祖母，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吾久處婦人社會，故十三歲出門，乃怯恇如婦人女子，見人輒面紅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問則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爲投身社會之始。及入中國公學，同學多老成人，來自川陝粵桂諸省，其經歷思想都已成熟，余於世故人情所有經驗皆得於是，前此少時所受婦人之影響，至是脫除幾盡。蓋余甲辰去家，至今年甲寅，十年之中，未嘗與賢婦人交際。即在此邦，所識亦多中年以上之婦人，吾但以長者目之耳。於青年女子之社會，乃幾裹足不敢入焉。其結果遂令余成一社會中人，深於世故，思想頗銳，而未嘗不用權術，天真未全漓，而無高尚純潔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Intellect）一方面，而於感情（Emotions）一方面幾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爲全用權數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懸崖

勒馬，猶未爲晚，擬今後當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發達。吾在此邦，處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時機，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猶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顧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之情矣。此實一大病，不可不藥。吾其求和緩於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

吾在此四年，所識大學女生無算，而終不往訪之。吾四年未嘗入 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訪女友，時以自誇，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訪一女子，擬來年常爲之。記此以敍所懷，初非以自文飾也。

吾前和叔永詩云：『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猶是自誇之意。蓋吾雖不深交女子，而同學中交遊極廣，故頗沾沾自喜也。附誌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 J. C. Faure，如鄭萊君，皆曾以此相勸。梅覲莊月前致書，亦言女子陶冶之勢力。余答覲莊書，尙戲之，規以莫墮情障。覲莊以爲莊語，頗以爲忤。今覲莊將東來，當以此記示之，不知覲莊其謂之何？

三七 思家（六月九日）

吾日來歸思時縈懷緒，以日日看人歸去，遂惹吾思家之懷耳。吾去家十年餘矣。丁未一歸，亦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國，亦未能歸別吾母，耿耿至今。辛亥以來，家中百事不如意，大哥漢店被北兵所燬，隻身脫去。二哥亦百不得志，奔走四方。兩兄皆有家累甚重，而皆苦貧。吾諸姪皆穎悟可造，以貧故，不能得完全之教育，可惜也。余偶一念之，輒自恨吾何苦遠去宗國？吾對於諸兄即不能相助，此諸兒皆他日人才，吾有教育之責，何可旁貸也！且吾母所生僅余一人（吾諸兄諸姊皆前母所出），十年倚闕之懷，何忍忽然置之？吾母雖屢書囑安心向學，勿以家事分心，然此是吾母愛子之心，爲人子者何可遂忍心害理，久留國外，置慈母於不顧耶？以上諸念，日來往來胸中，春深矣，故園桃李，一一入夢。王仲宣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吾憂何可任耶？

三八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六月十二日）

十一日與 Frans E. Geldenhüys, Fred Millen, Gertrude Mosier, A. Frances

Jansen 同遊 Enfield Falls 極樂往返共十五英里有餘，蓋合吾國里五十左右。同行者
翮余作詩，未能應之。既歸之明日，乃追寫勝遊，成三十八韻，紀實而已，不能佳也。

遊英非兒瀑泉山三十八韻

春深百卉發，羈人思故園。良友知我懷，約我遊名山。清晨集伴侶，朝曦在林端。並步
出郊坰，炊煙上小村。遙山凝新綠，眼底真無垠。官道一時盡，覓徑窮辛艱。緣溪入深
壑，巖竦不可捫。道狹草木長，新葉吐奇芬。鳥歌破深寂，鼯鼠下窺人。轉石堆作梁，將
扶度潺湲。危岩不容趾，籐根巨可攀。徑險境愈幽，彷彿非人間。探奇及日午，驚濤震
耳喧。尋聲下前澗，飛瀑當我前。舉頭帽欲墮，了不見其顛。奔流十數折，折折成珠簾。
澎湃激崖石，飛沫作霧翻。兩旁峯入雲，逶迤相迴環。譬之絕代姿，左右圍羣鬢。又如
葉護花，掩映成奇觀。對此不能去，且復傍水餐。渴來接流飲，冰冽清肺肝。坐久忘積
暑，更上窮水源。山石巉可削，履穿欲到跟。落松覆徑滑，踰步不敢奔。上有壁立崖，下
有急流湍。『一墜那得取，』杜陵無戲言。攀援幸及頂，俯視卑羣巒。天風吹我襟，長

嘯百髮寬。歸途向山脊，稍稍近人煙。板橋通急澗，石磴鑿山根。從容出林麓，歸來日未曛。茲遊不可忘，中有至理存。佳境每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畏山神慳？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妍。冠蓋看山者，皮相何足論？作詩敘勝遊，持此謝嬋娟。

叔永謂末段命意頗似王介甫遊褒禪山記。檢讀之，果然。介甫記：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久不作如許長詩矣。此詩雖不佳，然尚不失真。嘗謂寫景詩最忌失真。老杜石龕詩『鸛熊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猺又啼。』正犯此病。又忌做作。退之南山詩非無名句，其病在於欲用盡險韻，讀者但覺退之意在用韻，不在寫景也。

三九 記本校畢業式（六月十七日）

余雖於去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入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畢業式甚繁，約略記之。

六月十四日，星期，禮拜堂有『畢業講演』(Baccalaureate Sermon) 講演之牧師爲紐約 The Rev. William Pierson Merrill, D. D. 題爲“*So speak ye, and so do, as men that are to be judged by a law of liberty*”(James II : 12) 略言今人推翻一切權勢，無復有所宗仰，惟凡人處權力之下易也，而處自由之下實難，前此種種之束縛，政治法律宗教各有其用，今一一掃地以盡，吾人將何以易之乎？其言甚痛切。

十五日往觀大學象戲會 (Cornell Masque) 演英大劇家 Bernard Shaw 之諷世劇 “*You Never Can Tell*”。

十六日謂之『畢業班之日』，畢業生及其戚友會於山坡草地上，行畢業日演藝。是夜白特生夫人延余餐於其家，以予客處，無家人在此觀予畢業，故夫人相招以慰吾寂寥，其厚意可感也。

十七日爲畢業日，英名 Commencement 譯言肇始也。夫畢業也而名之曰肇始者，

意以爲學業之終而入世建業之始，其義可思也。是日畢業可九百人，皆禮服，各以學科分列成雙行。禮服玄色，方冠。冠有旒，旒色以學科而異，如文藝院生白旒，農院黃旒，律院紫旒是也。鐘十一下，整隊行，校董前行，校長院長次之，教長教員又次之，學生則文藝院生居先列，而工科生爲最後。畢業場在山坡草地上，設帳爲壇。壇上坐校董以次至教員。壇前設座數千，中爲畢業生，外爲觀者，蓋到者不下三千人。坐定，樂隊奏樂。有牧師率衆祈禱。校長頒給學位，畢業生起立，旒垂左額；既得學位，則以手移旒於右額。復坐，又奏樂。樂終，校長致畢業訓詞。校長休曼先生（Jacob Gould Schurman）本演說大家，此日所演尤動人，略言諸生學成用世，有數事不可少：

一、健全之身體，二、專一之精神，三、科學之智識，四、實地之經驗。

其結語尤精警動人。語時諸生皆起立。其言如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graduating classes: I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s correct—and I think it is—I may draw a conclusion of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every one of you. The life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indeed a race; but it is a race in which not merely one, but every one, may win the prize. For each of you is called 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if, like the members of the crew or team, you each play your part well, you will have won the only prize that is open to you. If the life of men were a mere struggle for each one to get his head above everybody else, then of course the only victor would be the financial magnate, the political potentate, or the gourmand or insatiate sensualist. But if life really means faithful service in and for the community—as religion and reflection agree in declaring—then all honest work, all loyal effort, brings its own reward.

‘Act well your part,

There all the honor lies.’

“If life is a game, it is a rivalry in generou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of which we are all members. College graduates because of their superior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better service than others. 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xpect it of us. My dearest hope, my most earnest prayer, for each and all of you is that you may rise to the height of your opportunities and win the noblest prize open to human beings—the crown of high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and of loyal service to your day and generation.”

演說既畢，全體合唱『母校』之歌。有哽咽不成聲者。蓋諸生居此四年，一旦休業，臨此莊肅之會，聞贈別之辭，唱『母校』之歌，正自有難堪者在，蓋人情也。

四〇 觀西方婚禮（六月廿日）

十八夜有 Miss Pauline Hows 與 Herbert N. Putnam 在本城一教堂中行婚禮。此邦婚禮，或於男女父母家中行之，或於牧師家中行之，或於里正（Justice of the Peace）家中行之。其在教堂中行之者，大率皆富家，儀式最繁麗。吾友維廉斯女士知余未嘗見西方婚禮，女士爲新婦之友，故得請於新婦之父，許余與觀盛禮，歸而記之於下：

禮成於教堂之中，來賓先入（後時爲失儀）。婚嫁之家之近親骨肉坐近禮壇，其疏遠之賓友雜坐後列之座。堂中電燈輝煌，禮壇之上，供蕉葉無數，雜花麗焉。賓者四人，皆新夫婦之戚友。賓入門，僮者以臂授女賓，女賓把其臂就坐，男賓隨之。

鐘八下，樂隊奏新婚之樂。禮堂之側門大開。僮者四人（男子）按節徐步而入。次女僮四人（Bridesmaids）衣輕藍羅衣，各執紅薔薇花，細步按節前導。又次爲榮譽女僮（Maid

of honor) 亦衣輕藍露背之衣，捧紅薔薇一束。又次爲執環童子 (Ring bearer) 約四五歲，白衣金髮，持大珈拉花 (Calla Lily) 中藏婚約之指環焉。又次爲新婦，衣白羅之衣，長裙拂地，可丈餘，上罩輕絲之網。新婦手持百合之花球，倚其父臂上。父衣大禮服，扶新婦緩步而入。

其時，禮壇上之小門亦開，牧師喬治君與新郎同出，立壇下。與偕者爲『好人』 (The best man) 好人者，新郎之相也。偕者與女嬪分立壇左右。新婦既至，牧師致禱詞畢，問新郎曰：『汝某某願娶此婦人某某爲妻耶？』答曰：『諾。』又問新婦曰：『汝某某願嫁此男子某某爲夫耶？』答曰：『諾。』又問：『授此婦人者誰耶？』新婦之父應曰：『余某某爲女子某某之父，實授吾女。』卽以女手授新郎。童子以約婚之指環進，牧師以環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爲妻，誓愛之養之 (to love and to cherish) 吉凶不渝，貧富不易，之死靡他。』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till death doth us part) 牧師誦其辭，新郎一一背誦之。又令新婦誓之，其辭略同上。白特生夫人告

我曩時『愛之養之』之下，在男則有『保護之』，在女則有『服從之』（“to protect”；“to obey”）今平權之風盛行，明達識時務之牧師皆刪去此三字，不復用矣。誓畢，牧師祈天降福於新婚夫婦暨其家人。（凡禱，告事曰禱〔Prayer〕，求福曰祈〔Benediction〕）樂隊再奏樂。新郎以臂授婦。婦挽之而退，『好人』扶榮譽女嬪，僮者各扶女嬪同退。僮者及門而返，復扶新夫婦之近親女賓一一退出，男賓隨之。至親盡出，來賓始羣起出門各散。其近親則隨新夫婦歸女家赴婚筵。筵畢，繼以跳舞。跳舞未終，新夫婦興辭，以汽車同載至湖上新居。

四一 科學社之發起（六月廿九日）

此間同學趙元任、周仁、胡達、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任鴻雋等，一日聚談於一室，有倡議發刊一月報，名之曰『科學』，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爲宗旨』，其用心至可嘉許。此發起諸君如趙君之數學、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數學，秉金、過三君之農學，皆有所成就。美留學界之大病在於無有國文雜誌，不能出所學以餉國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記之。

科學社招股章程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學社 (Science Society)

(二)宗旨 本社發起科學 (Science) 月刊，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爲宗旨。

(三)資本 本社暫時以美金四百元爲資本。

(四)股份 本社發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發起人擔任，餘二十份發售。

(五)交股法 購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爲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購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東以三股爲限。購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餘一股照單股法辦理。凡股東入股轉股，均須先經本社認可。

(六)權利 股東有享受贏餘及選舉被選舉權。

(七)總事務所 本社總事務所暫設美國綺色佳城。

(八)期限 營業期限無定。

(九)通信處 美國過探先。

四二 黃監督不准學生暑期上課（六月廿九日）

黃監督（鼎）忽發通告與各大學，言賠款學生，非絕對必要時，不得習夏課。昨本校注冊司鈔此通告數份，令張掛世界學生會會所。下午，余偶入校，見注冊司門上窗上皆黏此示。夜遇教長班斯先生，亦以此爲問，以爲聞所未聞。此真可笑之舉動！夫學生之不樂荒嬉而欲以暇時習夏課，政府正宜獎勵之，乃從而禁止之，不亦駭人聽聞之甚者乎？

四三 奧太子飛的難死於暗殺（六月卅日）

廿八日奧太子飛的的難與其妻行經巴士尼亞省（Bosnia）之都城，爲一塞維亞學生所鎗殺。巴省本屬塞，奧人吞併爲縣，塞人銜之，今之暗殺，蓋報復之一端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相傳奧之縣巴士尼亞也（一九〇八）由飛的羅之建議，故其食報亦最烈。奧皇嘉色夫（Francis Joseph）在位六十餘年，年八十四矣。其一生所受慘變，亦不知凡幾。一八五三年，匈人刺之，未死。一八六七年，其兄麥克齊米倫（Maximilian 墨西哥皇帝）為革命軍所殺。後數年，其在瑞士為一意人所刺殺。十年前，其嫡子（皇僅有此子）與所歡同出獵，為人所刺，同死野外。今太子為皇之姪，又死於暗殺，可謂慘矣。

（按）上所云『巴省本屬塞』者誤也。參觀卷五第三六則。

四四 余之書癖（六月卅日）

偶過舊書肆，以金一角得 H. A. Taine'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皆世界名著也。書上有舊主人題字 'U. Lord Connell, Reading, Penna.' 其吉本羅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餘年矣。書乃以賤價入吾手，記之以誌吾滄桑之慨。吾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記之以自嘲。

四五 積財不善用，如高臥積薪之上（六月卅日）

與某君言舊日官僚結怨已深，今日宜有以自贖，曩所積財，宜有以善用之以利民淑世。因舉二事：一興學校，一開報館，皆是好事，有力者不可不爲。若徒擁多金，譬之高臥積薪之上，旦夕可焚，不可久也。

四六 提倡禁嫖（六月卅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視爲大惡，方競思善策禁遏之，雖不能絕，而中上社會皆知以此爲大惡（Vice）。其犯此者，社會爭不之齒，亦無敢公然爲之者。余謂卽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國遠矣。吾國人士從不知以狎邪爲大惡。其上焉者，視之爲風流雅事，著之詩歌小說，輕薄文士，至發行報章（小報）專爲妓女作記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視之爲應酬不可免之事，以爲逢場作戲，無傷道德。妓院女閭，遂成宴客之場，議政之所。夫知此爲大惡，知犯此爲大恥，則他日終有絕跡之一日也；若上下爭爲之，而毫不以爲惡，不以爲恥，則真不可爲矣。何也？以此種道德之觀念已斷喪淨盡，羞惡之心無由發生故也。今日急務，在於一種

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爲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爲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爲娼爲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爲人道大惡，爲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爲，并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

四七 綺色佳城公民會議第二次旁聽記（七月二日）

七月一夜，與巴西蘇柴君（A. C. P. Souza）至本市民會議（Common Council）旁聽。（參看卷三第四四則。）是日所議爲『特許電車公司及鐵道公司於市內加築路線』一案。事關全市利害，議會亦不敢決，乃令市民各得以所見陳說於會議，名之曰『公聽』（Public Hearing）。此爲公聽之第二次，以旁聽人衆，議廳不能容，乃移至本州法庭開會。

此案如下：本市電車公司請市政會許其於舊有之路線一律改爲雙軌，向之由愛丹街入大學之線改經大學街。又 Central N. Y. Southern R. R. 鐵道公司（此公司

今將電車公司收買，故二家實一家也。）請將由 Auburn 至 Ithaca 之路線接成一氣，由麥多街入城，向例不許以貨車過市，今請得用貨車（Freight）過市，惟用電力不用汽力耳。又請得於本市立車站，與電車線路相接。

右爲此案大略。本市議會以爲此兩公司當有以報償此特別權利，乃令於每日七時以前，下午五時以後，發行賤價車票，以便工人。又要求種種條件，以利市人。公司亦允之。

市中人士大概皆贊成此舉，以其便交通也。反對者爲麥多街居民及附近置產之人。反對之說紛然，皆不足取。其最強者，以爲市議會在法律上無權可將麥多街之築路權送與此兩公司，以麥多街本由居民所造也。有社會黨首領二三人亦反對此舉，以爲市議會不當以利權讓與資本家。其一人創議以路成之後，每第三車之車值由市政府收之，衆莫不大笑。反對黨延律師代表。兩公司則由電車公司經理維廉氏代表。氏逐一辯論，井然有條，律師不能難也。

吾友 Mr. E. A. George 亦起立演說，以爲商業交易須二人皆得益，若僅一人得

利，其業必不能久。今此兩公司雖皆志在營利，然本市宜利用之以興商務，使交通，不當阻難之。公司有餘利，乃能改良車務。若公司不能自存，吾人又安能責以改良整頓也？

此次辨論極有趣，到者約百餘人。此種會說國者不可不到也。

四八 統一讀音法（七月四日）

偶與陝西張亦農（耘）閒談及讀音之差別，亦農舉「成」「陳」二字，余知其屬二韻而不能別也，亦農以陝音讀之，果有別。余因檢字典，知「成」時征切，「陳」澄神切，「成」爲邪紐，「陳」爲澄紐，則陝音亦未爲得也。滬音讀「成」爲時征切爲得之，而讀「陳」如「成」亦誤也。由是旁及他字如下：

因 親
音陰 無別而異韻
侵

藍 關

難 男南

鷹 嬰

盈 螢 熒

青 清

音韻之不講也久矣。吾輩少時各從鄉土之音，及壯，讀書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讀遂不復注意，今雖知其弊，而先入爲主，不易改變。甚矣，此事之爲今日先務也。頃見教育部全國讀音統一會報告，所採字母，與予前年往北田車中所作大略相同（見北田日記）。此種字母之用，在於字典上用字母注明音讀，如『歌』韻之字，其母音（Vowel）爲『阿』（O）注反切

時，可依下法：

歌 G 古阿切

珂 K 可阿切

莪 N_g 我阿切

多 D 都阿切

佗 F 它阿切

駝

那 N 奈阿切

波 B 巴阿切

頗 P 叵阿切

摩 M 毛阿切

性 Dz 之阿切

蹉 Ts 此阿切

莎 S 史阿切

訶 G (Dutch) Ch(G) 乎阿切

何 H 胡阿切

阿 O 此爲母音

羅 L 來阿切

張亦農言陝音讀司如英文之 Ts，則心紐之字是 Ts 音也。來紐之字有二音：一爲來，是 L 音；一爲崇，是 R 音。見紐之字亦有二音：剛爲古，G 音，柔爲基，是 J 音。日紐之字是任音，如法文之 J，讀如 Zh。今以此法寫音紐全圖如下：

(剛) (柔)

見	古	G	基	J
	溪	K	去	Ch

	舌上				舌頭				牙	
(幫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郡
比	娘	治	池	知	奈	駝	佗	多	我	
B	NY	Tʂ¹		Dz¹	N	Tʰ		D	Ng	Dj

} 何別

重唇音

明	並	滂
毛	部	皮
M		P

輕唇音

微	奉	敷	非
無微	扶奉房	孚敷芳	夫非方
V	F	F Pf	F

齒頭

邪	心	從	清	精
詩	死思	自	慈	贊
Ss	Ss		Ts²	Dz²

		喉				正齒				
半齒	半舌	喻 影 匣 曉	此為母音 此為母音 胡 CH(G.) 奚 CH(G.)	呼 H 喜虛 Sh	禪 時 ʒ	審 尸 s	狀 齟 }	穿 鷗 T _s ³	照 支 D _z ²	} }
未	來									
日	如									
	Z									
	L									
	崇									
	R									

右表除『影』『喻』『禪』二字外，其他三十四字皆子音也。尚有數音，終不能知何以差別，

當求深於此學者教之。

等韻切音表影紐之音皆爲母音，以倚，阿，窠，窠，翁，哀，烏，於，剌，淵，音，恩，汪，謳，變，奧，皆母音也。吾所擬統一音讀之法，要而言之，略如下文：

(一)定三十九字爲子音 (Consonants) 如我所擬古可我多之類。

(二)定若干字爲母音 (Vowels)

凡切音表中之影紐之音皆爲母音。母音在他國文字則有三種：一爲簡單母音，如 a. e. i. o. u 一爲集合母音，如 ao. au. ou. ea. ai. oi. ow. 之類。一爲鼻官母音，如法文 an. on. in. un. 之類。吾合此三類同謂之母音，故母音之數當在四五十左右。

倚，阿，烏，於，屬第一類。

喻紐之母音屬第二類。

恩，翁，淵，音，汪，屬第三類。

(三)子音母音是爲字母。

字母之音讀，由教育部審定，全國遵行。

(四)字典所注音讀，概用切音。切音概用字母。以母爲標，以子爲箭。以箭射標，即得字音。例如下：

(舊法)

冰 逼陵切

蒸 蒸仍切

諸仍切

凝 魚凝切

疑陵切

公 古紅切

沾紅切

(新法)

比(子)膺(母)切

贊膺切

我膺切

古翁切

空 苦功切

可翁切

濛 莫紅切

毛翁切

孤 古乎切

古烏切

攻乎切

枯 苦胡切

可烏切

空胡切

模 莫胡切

毛烏切

高 古勞切

古癩(əŋ)切

居勞切

尻 丘刀切

可癩切

上舉十一字，舊法用二十三字，吾法只用九字足矣。

(五)其與母音同音之字，概用母音注之，如『汚』音『烏』之類。

四九 讀愛茂生劄記（七月五日）

前夜在 Rev. C. W. Heizer 處讀美國思想家愛茂生 (Emerson) 劄記（一八

三六——三八年份）數十頁。此公爲此邦文學鉅子，哲理泰斗，今其劄記已出五冊。其書甚繁。即如此冊所記僅三年之事，而已有四五百頁之多。其記或一日記數千言，或僅一語而已，有時數日不作一字。其所記，敘事極略而少，多說理名言，有時爲讀書隨手所節鈔。書中名言中有讀論語手鈔數則，蓋 Marshman 所譯本也（吾在藏書樓見殘本），所錄爲『毋友不如己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五則，其四則皆有深意。『人焉廋哉』二句則非連上三句讀不可，今獨取二句，幾於斷章取義矣。（譯本 "How can a man remain concealed?"）愛氏所記多樂天之

語，其畢生所持，以爲天地之間，隨在皆有真理，一邱一壑，一花一鳥，皆有天理存焉。

五〇 舊約魯斯傳與法國米耐名畫（七月五日）

讀舊約魯斯傳（The Book of Ruth）如讀近世短篇小說。今人罕讀舊約，坐令幾許瓊寶埋沒不顯，真可惜也。

此傳中記寡婦魯斯隨穫者後，拾田中遺秉。主者卜氏慈，令穫者故遺麥穗，俾魯斯拾之。魯斯夜歸，打所拾穗，得麥一升。摩斯之法曰：『凡穫，勿盡穫爾田隅，毋盡收爾遺穗……遺之以畀貧苦及異方遠來之人。』（Leviticus, 19）又曰：『穫時，有遺秉，勿拾也，以畀旅人孤寡，帝乃福汝所作。凡摘橄欖，勿再摘也，以畀羈旅孤寡。凡收葡萄，其有遺果，勿拾也，以畀羈旅孤寡。』（Deuteronomy, 24）此種風尚，藹然仁慈，古代猶太人之文明，猶可想見。大田之詩曰：『彼有不穫稈，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東西古風之相印證如是。（稈，稚禾也；穧，禾之舖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記此則後，因憶法國畫家米耐（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有名畫曰

『拾穗圖』(The Gleaners)寫貧婦掇拾遺穗，圖之上方隱約見穫者車載所穫歸去也。適有此圖印本，因附黏於此。米耐所畫多貧民之生活，田舍之風景，自成一宗派，曰『穰爾派』(Genre)。米耐所作『拾穗圖』之外，尚有『播種圖』(The Sower)、『聞鐘野禱圖』(Angelus)皆有聲於世界。其播種圖寫農夫手撒穀種，弈弈有神。其『聞鐘野禱圖』(舊教之國教堂日祈禱三次，晨，午，薄暮。教堂鳴鐘，聞鐘聲者皆禱，禱時默誦禱文，其首句云：“Angelus Domini nuntiavit Mariae……”故名“Angelus”)寫農家夫婦力作田間，忽聞遠鐘，皆輟作默禱。斜陽返照草上，暮色暎然，一片莊嚴虔誠之氣，盎然紙上，令觀者如聞鐘聲如聽禱詞也。連類記此則，遂娓娓不休，可笑。

吾近所作劄記，頗多以圖畫視寫之，印證之，於吾國劄記中蓋此爲創見云。

五一 劄記(七月五日)

英文亦有日記劄記之別，逐日記曰 Diary，或曰 Journal。劄記曰 Memoir。述往事曰 Reminiscences。自傳曰 Autobiography。

五二 伊里沙白朝戲台上情形 (七月五日)

“But pardon, gentles all,
The flat unraised spirits that have dared
On this unworthy scaffold to bring forth
So great an object: can this cockpit hold
The vasty fields of France? or may we cram
Within this wooden O^{*} the very casques
That did affright the air at Asincourt?
O, pardon! since a crooked figure may
Attest in little place a million;
And let us, ciphers to this great account,
On your imaginary forces work,
Suppose, within the girdle of these walls
Are now confined two mighty monarchies,
Whose high upreared and abutting fro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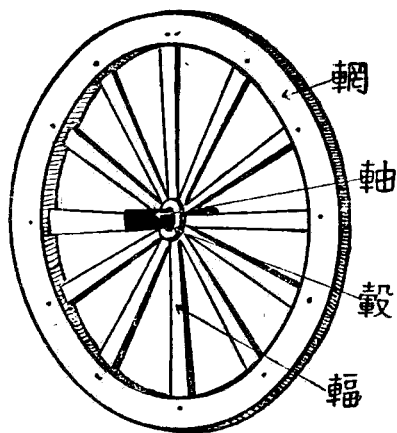
The perilous narrow ocean parts asunder:
 Piece out our imperfections with your thoughts;
 Into a thousand parts divide one man,
 And make imaginary puissance;
 Think, when we talk of horses, that you see them
 Printing their proud hoofs i' the receiving earth;
 For 'tis your thoughts that now must deck our kings,
 Carry them here and there; jumping o'er times,
 Turn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many years
 Into an hour-glass."

— Shakespeare: Prologue to Henry V.

• Within this Wooden O 此劇初在 The Globe 園開演，園爲圓形，故有『木圈』之語。

右錄英國詩聖莎氏亨利第五世劇本引子，讀之可想見伊里莎伯后朝之戲台上布景，蓋與吾國舊日戲台相似耳。

五三 讀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七月七日)



軸 貫車輪以持輪而旋轉者。

輞 周輪之外者。

輻 輪中直木，上湊於轂，下入於輞。

轂 輻所湊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輔嗣注不甚明曉。陸德明音義「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則以當字作抵字解，而「當其無有車之用」作

一氣讀，言抵其無車時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曉。吾以爲『當（平聲）其無（一讀）有車之用（句）』謂輻湊於轂而成車，而用車之時，每一輻皆成轂之一部分，即皆成車之一部分，用車者但知是車，不復知有單獨之輻矣，故當其無輻之時，乃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句）當其無（讀）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後，已無復有埴，埴即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後，戶牖但爲室之一部分，不復成一之一之戶牖矣。譬之積民而成國，國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國之民，已非復前此自由獨立無所統轄之個人矣。故國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財產以捍禦之，知有國不復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無身，乃始有國。（此爲近世黑格爾〔Hegelian〕一派之社會說國家說，所以救十八世紀之極端個人主義也。）此說似較明顯，故記之。

王荆公有老子論（臨川集六十八卷）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辯，可資參證。（四年七月廿三日記。）

• 此說穿鑿可笑，此『無』即空處也。吾當時在校中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故有此謬說。——六年三月自記。

